

新唐書

冊一五

唐書卷一百七十五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一 祁 撰

列傳第一百

竇劉二張楊熊柏

竇羣字丹列京兆金城人父叔向以詩自名代宗時位左拾遺羣兄弟皆擢進士第獨羣以處士客毗陵母卒齧一指置棺中廬墓次終喪從廬庇傳啖助春秋學著書數十篇蘇州刺史韋夏卿薦之朝并表其書報聞不召後夏卿入爲京兆尹復言之德宗擢爲左拾遺時張薦持節使吐蕃乃遷羣侍御史爲薦判官入見帝曰陛下卽位二十年始自草茅擢臣爲拾遺何其難也以二十年難進之臣爲和蕃判官一何易帝壯其言不遣王叔文黨盛雅不喜羣羣亦悻悻不肯附欲逐之韋執誼不可乃止羣往見叔文曰事有不可知者叔文曰奈何曰去年李實伐恩恃權震赫中外君此時逡巡路傍江南一吏耳今君又處實之勢豈不思路傍復有如君者乎叔文悚然亦卒不用憲宗立轉膳部員外郎

兼侍御史知雜事出爲唐州刺史節度使于頔聞其名與語奇之表以自副武元衡李吉甫皆所厚善故召拜吏部郎中元衡輔政薦羣代爲中丞羣引呂溫羊士諤爲御史吉甫以二人躁險持不下羣忤反怨吉甫吉甫節度淮南羣謂失恩因擠之陳登者善術夜過吉甫家羣卽捕登掠考上言吉甫陰事憲宗面覆登得其情大怒將誅羣吉甫爲救解乃免出爲湖南觀察使改黔中會水壞城郭調谿洞羣蠻築作因是羣蠻亂貶開州刺史稍遷容管經略使召還卒于行年五十五贈左散騎常侍羣狼自用果於復怨始召將大任之衆皆懼及聞其死乃安兄常牟弟庠鞏皆爲郎工詞章爲聯珠集行於時義取昆弟若五星然

常字中行大曆中及進士第不肯調客廣陵多所論著隱居二十年鎮州王武俊聞其才奏辟不應杜佑鎮淮南署爲參謀歷朗夔江撫四州刺史國子祭酒致仕卒贈越州都督

牟字貽周累佐節度府晚從昭義盧從史從史寢驕牟度不可諫卽移疾歸東

都從史敗不以覺微避去自賢位國子司業

庠字冑卿終婺州刺史

鞏字友封雅裕有名于時平居與人言若不出口世號囁嚅翁元稹節度武昌奏鞏自副卒

劉栖楚其出寒鄙爲鎮州小史王承宗奇之薦於李逢吉繇鄧州司倉參軍擢右拾遺逢吉之罷裴度逐李紳皆嗾而爲奸者敬宗立視朝常晏數游畋失德栖楚諫曰惟前世王者初嗣位皆親庶政坐以待旦陛下新卽位安臥寢內日晏乃作大行殯宮密邇鼓吹之聲日聞諸朝且憲宗及先帝皆長君朝夕恪勤四方猶有叛者陛下以少主踐阼未幾惡德流布恐福祚之不長也臣以諫爲官使陛下負天下譏請碎首以謝遂頌叩龍墀血被面李逢吉傳詔毋叩頭待詔旨栖楚捧首立帝動容揚袂使去栖楚曰不聽臣言臣請死于此有詔尉諭乃出遷起居郎辭疾歸洛後諫官對延英帝問向廷爭者在邪以諫議大夫召未幾宣授刑部侍郎故事侍郎無宣授者逢吉喜助已故不次任之數月改京

北尹峻誅罰不避權豪先是諸惡少竄名北軍凌藉衣冠有罪則逃軍中無敢捕栖楚一切窮治不閱旬宿姦老蠹爲斂迹一日軍士乘醉有所凌突諸少年從旁譏曰癡男子不記頭上尹邪然其性詭激敢爲怪行乘險抵巇若無顧藉內實恃權怙寵以干進詣宰相厲色慢辭韋處厚惡之出爲桂管觀察使卒贈左散騎常侍

張又新字孔昭工部侍郎薦之子元和中及進士高第歷左右補闕性傾邪李逢吉用事惡李紳冀得其罪求中朝凶果敢言者厚之以危中紳又新與拾遺李續劉栖楚等爲逢吉搏吠所憎故有八關十六子之目敬宗立紳貶端州司馬朝臣過宰相賀闈者曰止宰相方與補闕語姑伺之及又新出流汗揖百官曰端溪之事竊不敢讓人皆辟易畏之尋轉祠部員外郎嘗買婢遷約爲牙儻搜索陵突御史劾舉逢吉庇之事不窮治及逢吉罷領山南東道節度表又新爲行軍司馬坐田亵事貶汀州刺史李訓有寵又新復見用遷刑部郎中爲申州刺史訓死復坐貶終左司郎中又新善文辭再以詔附敗喪其家聲云

楊虞卿字師臯虢州弘農人父寧有高操談辯可喜擢明經調臨渙主簿棄官還夏與陽城爲莫逆交德宗以諫議大夫召城城未拜詔寧卽諭與俱來陝號觀察使李齊運表置幕府齊運入爲京兆尹表奉先主簿拜監察御史坐累免順宗初召爲殿中侍御史終國子祭酒虞卿第進士博學宏辭爲校書郎抵淮南委婚幣焉會陳商葬其先貧不振虞卿未嘗與游悉所齎助之擢累監察御史穆宗初立逸游荒恣虞卿上疏曰烏鳶遭害仁鳥逝誹謗不誅良臣進臣敢冒誅獻瞽言臣聞堯舜以天下爲憂不以位爲樂況今北虜方梗西戎弗靖兩河有瘡痍之虞五嶺罹氛厲之役人之疾苦積下朝之制度莫脩邊亡見儲國用寢屈固未可以高枕而息也陛下初臨萬幾宜有憂天下心當日見輔臣公卿百執事垂意以問使四方內外灼有所聞而聽政六十日入對延英獨三數大臣承聖問而已宅內朝臣偕入齊出無所咨詢諫臣盈廷忠言不聞臣實羞之蓋主恩疏而正路塞也公卿大臣宜朝夕燕見則君臣情接而治道得矣今宰臣四五人或頃刻侍坐鞠躬隕越隨旨上下無能往來此絲君太尊臣太卑

故也公卿列位雖陟降清地曾未奉優睦承下問雖陛下神聖如五帝猶宜周爰顧逮惠以氣色使支體相成君臣昭明陛下求治於宰相宰相求治於臣等進忠若趨利論政若訴冤此而不治無有也自古天子居危思安之心同而居安慮危之心則異故不得皆爲聖明也時又有衡山布衣趙知微亦上書指言帝倡優在側馳騁無度內作色荒外作禽荒辭頗危切帝詔宰相尉謝宰相因是賀天子納諫然不能用也俄詔行勞西北邊還遷侍御史改禮部員外郎史館脩撰進吏部會曹史李寶等鬻僞告調官六十五員贓千六百萬以上虞卿發其姦竇等繫御史府而虞卿親吏嘗受二百萬亡命私奴受三十萬虞卿縛奴送獄三司嚴休復高鈇韋景休雜推竇等皆誅死虞卿坐不檢下免官李宗閔牛僧孺輔政引爲右司郎中弘文館學士再遷給事中虞卿佞柔善諧麗權幸倚爲姦利歲舉選者皆走門下署第注員無不得所欲升沈在牙頰間當時有蘇景胤張元夫而虞卿兄弟汝士漢公爲人所奔向故語曰欲趨舉場問蘇張蘇張猶可三楊殺我宗閔待之尤厚就黨中爲最能唱和者以口語軒輊事

機故時號黨魁德裕之相出爲常州刺史宗閔復入以工部侍郎召遷京兆尹太和九年京師訛言鄭注爲帝治丹剔小兒肝心用之民相驚局護兒曹帝不悅注亦內不安而雅與虞卿有怨卽約李訓奏言語出虞卿家因京兆騶伍布都下御史大夫李固言素嫉虞卿周比因傅左端倪帝大怒下虞卿詔獄於是諸子弟自囚闕下稱寃虞卿得釋貶虔州司戶參軍死子知退知權擅堪漢公皆擢進士第漢公最顯

漢公字用乂始辟興元李絳幕府絳死不與其禍遷累戶部郎中史館修撰轉司封郎中坐虞卿下除舒州刺史徙湖亳蘇三州擢桂管浙東觀察使繇戶部侍郎拜荆南節度使召爲工部尙書或劾漢公治荆南有貪贓降祕書監稍遷國子祭酒宣宗擢爲同州刺史於是給事中鄭裔綽鄭公與共奏漢公冒猥無廉概不可處近輔三還制書帝宅日凡門下論執駁正未嘗卻漢公素結左右有奧助至是帝惑不從制卒行會寒食宴近臣帝自擊毬爲樂巡勞從臣見裔綽等曰省中議無不從唯漢公事爲有黨裔綽獨對同州太宗與王地陛下爲

人子孫當精擇守長付之漢公既以墨敗陛下容可舉劇部私貪人帝恚見顏
間翌日斥裔綽爲商州刺史漢公自同州更宣武天平兩節度使卒子籌範仕
亦顯

汝士字慕巢中進士第又擢宏辭牛李待之善引爲中書舍人開成初絲兵部
侍郎爲東川節度使時嗣復鎮西川乃族昆弟對擁旄節世榮其門終刑部尙
書子知溫知至悉以進士第入官知溫終荆南節度使知至爲宰相劉瞻所善
以比部郎中知制誥瞻得罪亦貶瓊州司馬擢累戶部侍郎楊氏自汝士後貴
赫爲冠族所居靜恭里兄弟並列門戟咸通後在臺省方鎮率十餘人

張宿者本寒人自名諸生憲宗爲廣陵王時因張茂宗薦尉得出入邸中誕譎
敢言及監撫自布衣授左拾遺交通權幸四方賂遺滿門數召對不能慎密坐
漏禁中語貶郴丞十餘年累遷比部員外郎宰相李逢吉數言其狡譎不可信
白爲濠州刺史宿上疏自言留不遣帝欲以爲諫議大夫逢吉曰諫議職要重
當待賢者宿細人不可使汙是官陛下必用之請先去臣乃可帝不悅後逢吉

罷召權知諫議大夫宰相崔羣王涯同請曰諫議大夫前世或自山林擢行伍任之者然皆道義卓異於時今宿望輕若待以不次未足以寵適以累之也請授他官不聽使中人宣授焉宿怨執政不與己乃日肆讒熒與皇甫鎛相附離多中傷正人君子元和末持節至淄青李師道願割地遣子入侍既而悔復遣宿往暴卒于道贈祕書監

熊望者字原師擢進士第性險躁以辯說游公卿間劉栖楚爲京兆尹樹權勢望日出入門下爲刺取事機陰佐計畫敬宗喜爲歌詩議置東頭學士以備燕狎栖楚薦望未及用帝崩文宗立韋處厚秉政詔望因緣險薄營密職圖褻幸謹沸衆議貶漳州司戶參軍

柏耆者有縱橫學父良器爲時威名將耆志健而望高急于立名是時王承宗以常山叛朝廷厭兵耆杖策詣淮西行營謁裴度且言願得天子一節馳入鎮可掉舌下之度爲言乃以左拾遺往既至以大誼動承宗至泣下乃請獻二州以二子入質真擢耆左拾遺由是聲震一時遷起居舍人王承元徙義成軍遣

諫議大夫鄭覃往慰成德軍賚緡錢百萬賚未至舉軍譁議穆宗遣耆諭天子
意衆乃信悅轉兵部郎中諫議大夫太和初李同捷反詔兩河諸鎮出兵久無
功乃授耆德州行營諸軍計會使與判官沈亞之諭旨會橫海節度使李祐平
德州同捷窮請降祐使大將萬洪代守滄州同捷未出也耆以三百騎馳入滄
以事誅洪與同捷朝京師既行諫言王廷湊欲以奇兵劫同捷耆遂斬其首以
獻諸將嫉耆功比奏攢詆文宗不獲已貶耆循州司戶參軍亞之南康尉宦人
馬國亮譖耆受同捷先所得王稷女及奴婢珍貲初祐聞耆殺洪大驚疾遂劇
帝曰祐若死是耆殺之至是積前怒詔長流愛州賜死

贊曰詩人斥譖人最甚投之豺虎有北不置也如羣栖楚輩則然肆訐以示公
構黨以植私其言纒纒若可聽卒而入于敗亂也孔子所謂順非而澤者歟利
口覆邦家者歟耆掩衆取功自速其死哀哉

唐書卷一百七十五考證

寶羣傳京兆金城人○舊書扶風平陵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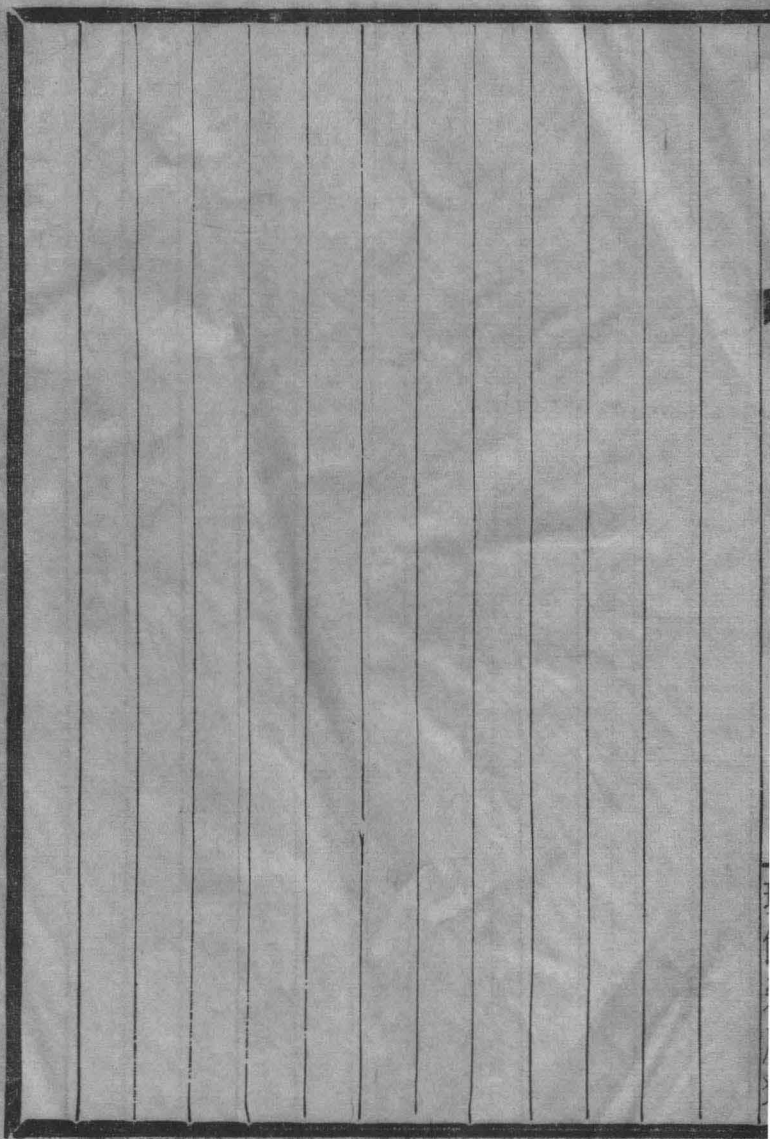
唐書卷一百七十五考證

唐

書

卷一百七十五考證

中華書局聚



唐書卷一百七十六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一百一

韓愈

韓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七世祖茂有功於後魏封安定王父仲卿爲武昌令有美政旣去縣人刻石頌德終祕書郎愈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會卒嫂鄭鞠之愈自知讀書日記數千百言比長盡能通六經百家學擢進士第會董晉爲宣武節度使表署觀察推官晉卒愈從喪出不四日汴軍亂乃去依武寧節度使張建封建封辟府推官操行堅正鯁言無所忌調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宮市德宗怒貶陽山令有愛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改江陵法曹參軍元和初權知國子博士分司東都三歲爲真改都官員外郎卽拜河南令遷職方員外郎華陰令柳澗有臯前刺史劾奏之未報而刺史罷澗諷百姓遮索軍頓役直後刺史惡之按其獄貶澗房州司馬愈過華以爲刺史

陰相黨上疏治之既御史覆問得澗賊再貶封溪尉愈坐是復爲博士既才高數黜官又下遷乃作進學解以自諭曰國子先生晨入太學召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兇邪登崇峻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于列者曰先生欺予哉弟子事先生于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噍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燒膏油以繼晷常矻矻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舐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停百川而東之回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沈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爲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渾渾亡涯周誥商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迨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爲長通於方左右具宜先生之於爲

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躓後動輒得咎暫爲御史遂竄南夷三年博士冗不見治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冬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饑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爲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爲杗細木爲桷構榱侏儒椳闌扂楔各得其所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爲妍卓犖爲傑校短量長唯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于行荀卿宗王大倫以興逃讒于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詞爲經舉足爲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過於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脩而不顯於衆猶且月費奉錢歲靡稟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踵常塗之促促窺陳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茲非其幸歟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閑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賄賄之有無計班資之崇庠忘量己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爲楹而訾醫師以昌陽

引年欲進其稀苓也執政覽之奇其才改比部郎中史館脩撰轉考功知制誥
進中書舍人初憲宗將平蔡命御史中丞裴度使諸軍按視及還且言賊可滅
與宰相議不合愈亦奏言淮西連年脩器械防守金帛糧畜耗於給賞執兵之
卒四向侵掠農夫織婦餉於其後得不償費比聞畜馬皆上槽櫪此譬有十夫
之力自朝抵夕跳躍叫呼勢不支久必自委頓當其已衰三尺童子可制其命
況以三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全力其敗可立而待也然未可知者在陞
下斷與不斷耳夫兵不多不足以取勝必勝之師利在速戰兵多而戰不速則
所費必廣疆場之上日相攻劫近賊州縣賦役百端小遇水旱百姓愁苦方此
時人人異議以惑陛下陛下持之不堅半途而罷傷威損費為弊必深所要先
決於心詳度本末事至不惑乃可圖功又言諸道兵驕旅單弱不足用而界賊
州縣百姓習戰鬪知賊深淺若募以內軍教不三月一切可用又欲四道置兵
道率三萬畜力伺利一日俱縱則蔡首尾不救可以責功執政不喜會有人詆
愈在江陵時為裴均所厚均子鏐素無狀愈為文章字命鏐謗語冀暴由是改

太子右庶子及度以宰相節度彰義軍宣慰淮西奏愈行軍司馬愈請乘遽先入汴說韓弘使叶力元濟平遷刑部侍郎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士人奔走膜頤至爲夷法灼體膚委珍貝騰沓係路愈聞惡之乃上表曰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始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在位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年書史不言其壽推其年數蓋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至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唯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捨身施佛宗廟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後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

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羣臣識見不遠不能深究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以來未有倫比卽位之初卽不許度人爲僧尼道士又不許別立寺觀臣當時以爲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今縱未能卽行豈可恣之令盛也今陛下令羣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昇入大內又令諸寺遞加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豐年之樂徇人之心爲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玩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信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信向百姓微賤於佛豈合更惜身命以至灼頂燔指十百爲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唯恐後時老幼奔波棄其生業若不卽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鬻身以爲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尙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

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貳於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以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弔於其國必令巫祝先以桃茷祓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茷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前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表入帝大怒持示宰相將抵以死裴度崔羣曰愈言訐悟罪之誠宜然非內懷至忠安能及此願少寬假以來諫爭帝曰愈言我奉佛太過猶可容至謂東漢奉佛以後天子咸天促言何乖刺邪愈人臣狂妄敢爾固不可赦於是中外駭懼雖戚里諸貴亦爲愈言乃貶潮州刺史既至潮以表哀謝曰臣以狂妄戇愚不識禮度陳佛骨事言涉不恭正名定罪萬死莫塞陛下哀臣愚忠恕臣狂直謂言雖可罪心亦無他特屈刑章以臣爲潮州刺史既免刑誅又獲祿食聖恩寬大天地莫量破腦劔心豈足爲謝臣所領州在廣府極東過海口下惡水濤瀧壯猛難計期程颶風

鱷魚患禍不測州南近界漲海連天毒霧瘴氛日夕發作臣少多病年纔五十髮白齒落理不久長加以罪犯至重所處遠惡憂惶慄悸死亡無日單立一身朝無親黨居蠻夷之地與魑魅同羣苟非陛下哀而念之誰肯爲臣言者臣受性愚陋人事多所不通惟酷好學問文章未嘗一日暫廢實爲時輩所見推許臣於當時之文亦未有過人者至於論述陛下功德與詩書相表裏作爲歌詩薦之郊廟紀太山之封鏤白玉之牒鋪張對天之宏休揚厲無前之偉蹟編於詩書之策而無愧措於天地之間而無虧雖使古人復生臣未肯讓伏以皇唐受命有天下四海之內莫不臣妾南北東西地各萬里自天寶以後政治少懈文致未優武剋不剛孽臣奸隸蠹居棋處搖毒自防外順內悖父死子代以祖以孫如古諸侯自擅其地不朝不貢六七年四聖傳序以至陛下陛下卽位以來躬親聽斷旋乾轉坤闢機闔開雷厲風飛日月清照天戈所麾無不從順宜定樂章以告神明東巡泰山奏功皇天具著顯庸明示得意使永永年服我成烈當此之際所謂千載一時不可逢之嘉會而臣負罪嬰釁自拘海島戚戚

嗟嗟日與死迫曾不得奏薄伎於從官之內隸御之間窮思畢精以贖前過懷
痛窮天死不閉目伏惟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憐之帝得表頗感悔欲復用之持
示宰相曰愈前所論是大愛朕然不當言天子事佛乃年促耳皇甫鏘素忌愈
直卽奏言愈終狂疏可且內移乃改袁州刺史初愈至潮州問民疾苦皆曰惡
溪有鱷魚食民畜產且盡民以是窮數日愈自往視之令其屬秦濟以一羊一
豚投谿水而祝之曰昔先王既有天下邇山澤罔繩擗刃以除蟲蛇惡物爲民
物害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德薄不能遠有則江漢之間尙皆棄之以與蠻
夷楚越汎潮嶺之間去京師萬里哉鱷魚之涵淹卵育於此亦固其所今天子
嗣唐位神聖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內皆撫而有之況禹跡所揜揚州之近地
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鱷魚其不可與
刺史雜處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鱷魚睥然不安谿潭據處
食民畜熊豕鹿麋以肥其身以種其子孫與刺史拒爭爲長雄刺史雖駑弱亦
安肯爲鱷魚低首下心佞佞覘覘爲吏民羞以偷活於此也且承天子命以來

爲吏固其勢不得不與鱷魚辨鱷魚有知其聽刺史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蟹之細無不容歸以生以食鱷魚朝發而夕至也今與鱷魚約盡三日其率醜類南徙于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鱷魚冥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徙以避之與頑不靈而爲民物害者皆可殺刺史則選材技民操彊弓毒矢以與鱷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祝之夕暴風震電起谿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患袁人以男女爲隸過期不贖則沒入之愈至悉計庸得贖所沒歸之父母七百餘人因與約禁其爲隸召拜國子祭酒轉兵部侍郎鎮州亂殺田弘正而立王廷湊詔愈宣撫旣行衆皆危之元稹言韓愈可惜穆宗亦悔詔愈度事從宜無必入愈至廷湊嚴兵迓之甲士陳廷旣坐廷湊曰所以紛紛者乃此士卒也愈大聲曰天子以公爲有將帥材故賜以節豈意同賊反邪語未終士前奮曰先太師爲國擊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乃以爲賊乎愈曰以爲爾不記先太

師也若猶記之固善天寶以來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等有子若孫在乎亦有居官者乎衆曰無愈曰田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官中書令父子受旗節劉悟李祐皆大鎮此爾軍所共聞也衆曰弘正刻故此軍不安愈曰然爾曹亦害田公又殘其家矣復何道衆謹曰善廷湊慮衆變疾麾使去因曰今欲廷湊何所爲愈曰神策六軍將如牛元翼者爲不乏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公久圍之何也廷湊曰卽出之愈曰若爾則無事矣會元翼亦潰圍出廷湊不追愈歸奏其語帝大悅轉吏部侍郎時宰相李逢吉惡李紳欲逐之遂以愈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詔不臺參而除紳中丞紳果劾奏愈愈以詔自解其後文刺紛然宰相以臺府不協遂罷愈爲兵部侍郎而出紳江西觀察使紳見帝得留愈亦復爲吏部侍郎長慶四年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尙書諡曰文愈性明銳不詭隨與人交始終不少變成就後進士往往知名經愈指授皆稱韓門弟子愈官顯稍謝遣凡內外親若交友無後者爲嫁遣孤女而卹其家嫂鄭喪爲服期以報每言文章自漢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後作者不世出故愈深探本元卓

然樹立成一家言其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皆與衍闕深與孟軻揚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云至它文造端置辭要爲不襲蹈前人者然惟愈爲之沛然若有餘至其徒李翱李漢皇甫湜從而效之遠不及遠甚從愈游者若孟郊張籍亦皆自名於時

孟郊者字東野湖州武康人少隱嵩山性介少諧合愈一見爲忘形交年五十得進士第調溧陽尉縣有投金瀨平陵城林薄蒙翳下有積水郊間往坐水旁裴回賦詩而曹務多廢令白府以假尉代之分其半奉鄭餘慶爲東都留守署水陸轉運判官餘慶鎮興元奏爲參謀卒年六十四張籍諡曰貞曜先生郊爲詩有理致最爲愈所稱然思苦奇澀李觀亦論其詩曰高處在古無上平處下顧二謝云

張籍者字文昌和州烏江人第進士爲太常寺太祝久次遷祕書郎愈薦爲國子博士歷水部員外郎主客郎中當時有名士皆與游而愈賢重之籍性狷直嘗責愈喜博鑿及爲駁雜之說論議好勝人其排釋老不能著書若孟軻揚雄

以垂世者愈最後答書曰吾子不以愈無似意欲推之納諸聖賢之域拂其邪心增其所未高謂愈之質有可以至於道者浚其源道其所歸漑其根將食其實此盛德之所辭讓況於愈者哉抑其中有宜復者故不可遂已昔者聖人之作春秋也既深其文辭矣然猶不敢公傳道之口授弟子至於後世其書出焉其所以慮患之道微也今夫二氏之所宗而事之者下及公卿輔相吾豈敢昌言排之哉擇其可語者誨之猶時與吾悖其聲嘒嘒若遂成其書則見而怒之者必多矣必且以我爲狂爲惑其身之不能恤書於何有夫子聖人也而曰自吾得子路而惡聲不入於耳其餘輔而相者周天下猶且絕糧於陳畏於匡毀於叔孫奔走於齊魯宋衛之郊其道雖尊其窮亦至矣賴其徒相與守之卒有立於天下嚮使獨言之而獨書之其存也可冀乎今夫二氏行乎中土也蓋六百年有餘矣其植根固其流波漫非可以朝令而夕禁也自文王沒武王周公成康相與守之禮樂皆在及乎夫子未久也自夫子而至乎孟子未久也自孟子而至乎揚雄亦未久也然猶其勤若此其困若此而后能有所立吾豈可易

而爲之哉其爲也易則其傳也不遠故余所以不敢也然觀古人得其時行其道則無所爲書爲書者皆所爲不行乎今而行乎後世者也今吾之得吾志失吾志未可知則俟五十六十爲之未失也天不欲使茲人有知乎則吾之命不可期如使茲人有知乎非我其誰哉其行道其爲書其化今其傳後必有在矣吾子其何遽戚戚於吾所爲哉前書謂吾與人論不能下氣若好勝者雖誠有之抑非好己勝也好己之道勝也非好己之道勝也己之道乃夫子孟軻揚雄之道傳者若不勝則無所爲道吾豈敢避是名哉夫子之言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則其與衆人辯也有矣駁雜之譏前書盡之吾子其復之昔者夫子猶有所戲詩不云乎善戲謔兮不爲虐兮記曰張而不弛文武不爲也惡害於道哉吾子其未之思乎籍爲詩長於樂府多警句仕終國子司業

皇甫湜字持正睦州新安人擢進士第爲陸渾尉仕至工部郎中辨急使酒數忤同省求分司東都留守裴度辟爲判官度脩福先寺將立碑求文於白居易湜怒曰近捨湜而遠取居易請從此辭度謝之湜卽請斗酒飲酣援筆立就度

贈以車馬繒綵甚厚湜大怒曰自吾爲顧況集序未常許人今碑字三千字三
縑何遇我薄邪度笑曰不羈之才也從而酬之湜嘗爲蜂螫指購小兒斂蜂擣
取其液一日命其子錄詩一字誤詬躍呼杖杖未至嚙其臂血流

盧仝居東都愈爲河南令愛其詩厚禮之仝自號玉川子嘗爲月蝕詩以譏切
元和逆黨愈稱其工時又有賈島劉叉皆韓門弟子

島字浪仙范陽人初爲浮屠名无本來東都時洛陽令禁僧午後不得出島爲
詩自傷愈憐之因教其爲文遂去浮屠舉進士當其苦吟雖逢值公卿貴人皆
不之覺也一日見京兆尹跨驢不避諱詰之久乃得釋累舉不中第文宗時坐
飛謗貶長江主簿會昌初以普州司倉參軍遷司戶未受命卒年五十六

劉叉者亦一節士少放肆爲俠行因酒殺人亡命會赦出更折節讀書能爲歌
詩然恃故時所負不能俛仰貴人常穿屐破衣聞愈接天下士步歸之作冰柱
雪車二詩出盧仝孟郊右樊宗師見爲獨拜能面道人短長其服義則又彌縫
若親屬然後以爭語不能下賓客因持愈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得耳不若

與劉君爲壽愈不能止歸齊魯不知所終

贊曰唐興承五代剖分王政不綱文弊質窮蠅俚混并天下已定治荒剔蠹討究儒術以興典憲薰醲涵浸殆百餘年其後文章稍稍可述至貞元元和間愈遂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障隄末流反刑以樸刻僞以真然愈之才自視司馬遷揚雄至班固以下不論也當其所得粹然一出於正刊落陳言橫驚別驅汪洋大肆要之無牴牾聖人者其道蓋自比孟軻以荀況揚雄爲未淳寧不信然至進諫陳謀排難卹孤矯拂媮末皇皇於仁義可謂篤道君子矣自晉汔隋老佛顯行聖道不斷如帶諸儒倚天下正議助爲怪神愈獨喟然引聖爭四海之惑雖蒙訕笑踰而復奮始若未之信卒大顯於時昔孟軻拒揚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餘歲撥衰反正功與齊而力倍之所以過況雄爲不少矣自愈沒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

唐書卷一百七十六考證

韓愈傳父仲卿爲武昌令有美政旣去縣人刻石頌德終祕書郎○舊書父仲卿無名位二書不合

唐書卷一百七十六考證

唐書卷一百七十七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一百二

錢崔二韋二高馮三李盧封鄭敬

錢徽字蔚章父起附見盧綸傳徽中進士第居穀城穀城令王郢善接僑士游
客以財貸饋坐是得臯觀察使樊澤視其簿獨徽無有乃表署掌書記蔡賊方
熾澤多募武士于軍澤卒士頗希賞周澈主留事重擅發軍餫不敢給時大雨
雪士寒凍徽先冬頒衣絮士乃大悅又辟宣歙崔衍府王師討蔡檄遣采石兵
會戰戍還頗驕蹇會衍病亟徽請召池州刺史李遜署副使遜至而衍死一軍
賴以安入拜左補闕以祠部員外郎爲翰林學士三遷中書舍人加承旨憲宗
嘗獨召徽從容言宅學士皆高選宜預聞機密廣參決帝稱其長者是時內積
財圖復河湟然禁無名貢獻而至者不甚却徽懇諫罷之帝密戒後有獻毋入
右銀臺門以避學士梁守謙爲院使見徽批監軍表語簡約數曰一字不可益

邪銜之以論淮西事忤旨罷職徙太子右庶子出號州刺史入拜禮部侍郎宰相段文昌以所善楊渾之學士李紳以周漢賓並諉徽求致第籍渾之者憑子也多納古帖祕畫於文昌皆世所寶徽不能如二人請自取楊殷士蘇巢巢者李宗閔壻殷士者汝士之弟皆與徽厚文昌怒方帥劍南西川入辭卽奏徽取士以私訪紳及元稹時稹與宗閔有隙因是共擠其非有詔王起白居易覆試而黜者過半遂貶江州刺史汝士等勸徽出文昌紳私書自直徽曰苟無愧於心安事辨證邪敕子弟焚書初州有盜劫貢船捕吏取濱江惡少年二百人繫訊徽按其枉悉縱去數日舒州得真盜州有牛田錢百萬刺史以給宴飲贈餉者徽曰此農耕之備可侘用哉命代貧民租入轉湖州時宣歙旱左丞孔戣請徙徽領宣歙宰相以其本文辭進不用戣曰相君宜知天下事徽江號之治不及知況其它邪還遷工部侍郎出爲華州刺史文宗立召拜尙書左丞會宣墨麻羣臣在廷方大寒稍稍引避徽素恭謹不去位久而仆因上疏告老不許太和初復爲華州俄以吏部尙書致仕卒年七十五贈尙書右僕射徽與薛正倫

魏弘簡善二人前死徽撫其孤至婚嫁成立任庶子時韓公武以賂結公卿遺徽錢二十萬不納或言非當路可無讓徽曰取之在義不在官時稱有公望子可復方義可復死鄭注時方義終太子賓客子珩字瑞文善文辭宰相王搏薦知制誥進中書舍人搏得罪珩貶撫州司馬

崔咸字重易博州博平人元和初擢進士第又中宏辭鄭餘慶李夷簡皆表在幕府與均禮入朝爲侍御史處正特立風采動一時敬宗將幸東都裴度在興元憂之自表求覲與章偕來於是李逢吉當國畏度復相使京兆尹劉栖楚等十餘人悉力報却之雖度門下賓客皆有去就意宅日度置酒延客栖楚曲意自解附耳語咸嫉其矯舉酒讓度曰丞相乃許所由官躡嚙耳語願上罰爵度笑受而飲栖楚不自安趨出坐上莫不壯之累遷陝虢觀察使日與賓客僚屬痛飲未嘗醒夜分輒決事裁剖精明無一毫差吏稱爲神入拜右散騎常侍祕書監太和八年卒咸素有高世志造詣蘄遠間游終南山乘月吟嘯至感慨泣下諸文中歌詩最善

韋表微字子明隋郿城公元禮七世孫羈尹能屬文母訓諭稍厲輒不敢食以是未嘗讓責韋臯鎮西川王緯司空曙獨孤良弼裴況居幕府皆厚相推挹況嘗謂表微似衛玠自以不能及也擢進士第數辟諸使府久之入授監察御史裏行不樂曰爵祿譬滋味也人皆欲之吾年五十拭鏡擲白冒游少年間取一班一級不見其味也將爲松菊主人不愧陶淵明云俄爲翰林學士是時李紳忤宰相貶端州龐嚴蔣防皆謫去學士缺人人爭薦丞相所善者表微獨薦韋處厚人服其公進知制誥後與處厚議增選學士復薦路隋處厚以諸父事表微因曰隋位崇入且翁右奈何答曰選德進賢初不計私也久之遷中書舍人敬宗嘗語左右欲相二韋會崩文宗立獨相處厚進表微戶部侍郎丁志沼叛詔李聽率師討之次河上天子憂無成功表微曰以聽軍勢不十五日必破賊及捷書上止浹日志沼殘兵六千奔昭義宰相請推處首惡者誅之歸脅從者于魏表微上言逆子降又殺之非好生也請以聽代史憲誠于魏志沼之徒可使招納不聽以病痼罷學士卒年六十贈禮部尚書始被病醫藥不能具所居

堂寢隘陋既沒弔客咨嗟篤故舊雖庸下與攜手語笑無間然尤好春秋病諸儒執一概是非紛然著三傳總例完會經趣又以學者薄師道不如聲樂賤工能尊其師著九經師授譜詆其違

高鉞字翹之史失其何所人與弟銖錯俱擢進士第累遷右補闕史館脩撰元和末以中人爲和糴使鉞繼疏論執轉起居郎數陳政得失穆宗嘉之面賜緋魚召入翰林爲學士張韶變興倉卒鉞從敬宗夜駐左軍翌日進知制誥拜中書舍人入見帝因勸躬聽擘以示憂勤帝納其言賜錦綵俄罷學士累進吏部侍郎人善其振職出爲同州刺史卒贈兵部尙書遺命薄葬鉞少孤寡介然無黨援以致宦達諸弟皆檢愿友愛爲搢紳景重子湜字澄之第進士累官右諫議大夫咸通末爲禮部侍郎時士多絲權要干請湜不能裁旣而抵帽于地曰吾決以至公取之得譴固吾分乃取公乘億許棠聶夷中等以兵部侍郎判度支出爲昭義節度使爲下所逐貶連州司馬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卒億字壽仙棠字文化夷中字坦之皆有名當時

珍傲宋版印
銖字權仲既擢第署太原張弘靖幕府入遷監察御史太和時擢累給事中文
宗得李訓驟拜侍講學士銖率諫官伏閣言訓素行儉邪不可任必亂天下帝
遣使者諭曰朕留訓時時講繹前命不可改當是時已旱而水彗變未息鄭注
權震撼人情危駭既銖等弗見省羣臣失色明年訓當國出銖爲浙東觀察使
歷義成節度使大中初遷禮部尙書判戶部徙太常卿嘗罰禮生博士李愨愨
見曰故事禮院不關白太常故卿莅職博士不參集不宜罰小史隳舊典銖歎
曰吾老不能退乃爲小兒所辱卒

錯字弱金連中進士宏辭科辟河東府參謀歷吏部員外郎遷中書舍人開成
元年權知貢舉文宗自以題畀有司錯以籍上帝語侍臣曰比年文章卑弱今
所上差勝於前鄭覃曰陛下矯革近制以正頽俗而錯乃能爲陛下得人帝曰
諸鎮表奏太浮華宜責掌書記以誠流宕李石曰古人因事爲文今人以文害
事懲弊抑末誠如聖訓卽以錯爲禮部侍郎閱三歲頗得才實始歲取四十人
才益少詔減十人猶不能滿遷吏部侍郎出爲鄂岳觀察使卒贈禮部尙書

子湘字濬之擢進士第歷長安令右諫議大夫從兄湜與路巖親善而湘厚劉瞻巖既逐瞻貶湘高州司馬僖宗初召爲太子右庶子終江西觀察使

馮宿字拱之婺州東陽人父子華廬親墓有靈芝白兔號孝馮家宿貞元中與弟定從弟審寬並擢進士第徐州張建封表掌書記建封卒子愔爲軍中脅主留事李師古將乘喪復故地愔大懼於是王武俊擁兵觀釁宿以書說曰張公與公爲兄弟欲共力驅兩河歸天子天下莫不知今張公不幸幼兒爲亂兵所脅內則誠款隔絕外則疆寇侵逼公安得坐視哉誠能奏天子不忘舊勳赦愔鼻使東身自歸則公有靖亂之功繼絕之德矣武俊悅卽以表聞遂授愔留後宿不樂佐愔更從浙東賈全觀察府愔憾其去奏貶泉州司戶參軍召爲太常博士王士真死子承宗阻命不得諡宿謂世勞不可遺乃上佳諡示不忘忠再遷都官員外郎裴度節度彰義軍表爲判官淮西平除比部郎中長慶時進知制誥牛元翼徙節山南東道爲王廷湊所圍以宿總留事還進中書舍人出華州刺史避諱不拜徙左散騎常侍兼集賢殿學士拜河南尹洛苑使姚文壽縱

珍傲宋版印
部曲奪民田匿于軍吏不敢捕府大集部曲輒與文壽偕來宿掩取榜殺之歷工部刑部二侍郎脩格後敕三十篇行于時累封長樂縣公擢東川節度使完城郭增兵械十餘萬詔分餘甲賜黔巫道涪水數壞民廬舍宿脩利防庸一方便賴疾革將斷重刑家人請宥之宿曰命脩短天也撓法以求祐吾不敢卒年七十贈吏部尚書諡曰懿治命薄葬悉以平生書納墓中子圖字昌之連中進士宏辭科大中時終戶部侍郎判度支寬爲起居郎

定字介夫偉儀觀與宿齊名人方漢二馮于頔素善之頔在襄陽定徒步上謁吏不肯白乃亟去頔聞斥吏歸錢五十萬及諸境定返其遺以書讓頔不下士頔大慚第進士異等辟浙西薛平府以鄆尉爲集賢校理始定居喪號毀甚故數移疾大學士疑其簡怠奪職三遷祠部員外郎出爲郢州刺史吏告定略民妻乾沒庫錢御史鞠治無狀坐游宴不節免官起爲國子司業再遷太常少卿文宗嘗詔開元霓裳羽衣舞參以雲韶肄于廷定部諸工立縣間端凝若植帝異之問學士李珣珣以定對帝喜曰豈非能古章句者邪親誦定送客西江詩

召升殿賜禁中瑞錦詔悉所著以上遷諫議大夫是歲訓注敗多誅公卿中外危惴及改元天子御前殿仇士良請以神策仗衛殿門定力爭罷之又請許左右史從宰相至延英記所言執政不悅改太子詹事鄭覃兼太子太師上日欲會尚書省定據禮當集詹事府詔可論者多其正換衛尉卿以散騎常侍致仕卒贈工部尚書諡曰節初源寂使新羅其國人傳定黑水碑畫鶴記韋休符使西蕃所館寫定商山記於屏其名播戎夷如此

審字退思開成中爲諫議大夫拜桂管觀察使歷國子祭酒監有孔子碑武后所立睿宗署額審請琢周著唐終祕書監子緘字宗之乾符初歷京兆河南尹李虞仲字見之父端附見文藝傳虞仲第進士宏辭累遷太常博士建言諡者所以表德懲惡春秋褒貶法也茆士爵祿僂辱流放皆緣一時非以明示百代然而後之所以知其行者惟諡是觀古者將葬請諡今近或二三年遠乃數十年然後請諡人歿已久風績湮歇採諸傳聞不可考信諫狀雖在言與事浮臣請凡得諡者前葬一月請考功刺太常定議其不請與請而過時者聽御史劾

舉居京師不得過半期居外一期若善惡著而不請許考功察行謚之節行卓異雖無官及官卑者在所以聞詔可寶曆初以兵部郎中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出爲華州刺史歷吏部侍郎簡儉寡欲時望歸重卒年六十五贈吏部尚書

李翱字習之後魏尚書左僕射沖十世孫中進士第始調校書郎累遷元和初爲國子博士史館脩撰常謂史官紀事不得實乃建言大氏人之行非大善大惡暴於世者皆訪於人人不周知故取行狀謚牒然其爲狀者皆故吏門生苟言虛美溺于文而忘其理臣請指事載功則賢不肖易見如言魏徵但記其諫爭語足以爲直言段秀實但記倒用司農印追逆兵笏擊朱泚足以爲忠烈不者願敕考功太常史館勿受如此可以傳信後世矣詔可又條興復太平大略曰陛下卽位以來懷不廷臣誅畔賊刷五聖憤恥自古中興之盛無以加臣見聖德所不可及者若淄青生口夏侯澄等四十七人爲賊逼脅質其父母妻子而驅之戰陛下俘之赦不誅詔田弘正隨材授職欲歸者縱之澄等得生歸轉以相謂賊衆莫不懷盛德無肯拒戰劉悟所以能一昔斬師道者以三軍皆苦

賊而暱就陛下故不淹日成大功一也今歲關中麥不收陛下哀民之窮下明詔蠲賦十萬石羣臣動色百姓歌樂遍吠晦二也昔齊遺魯以女樂季桓子受之君臣共觀三日不朝孔子行今韓弘獻女樂陛下不受遂以歸之三也又出李宗奭妻女於掖廷以田宅賜沈遵師聖明寬恕億兆欣感臣愚不能盡識若它詔令一皆類此武德貞觀不難及太平可覆掌而致臣聞定禍亂者武功也復制度興太平者文德也今陛下既以武功定海內若遂革弊事復高祖太宗舊制用忠正而不疑屏邪佞而不邇改稅法不督錢而納布帛絕進獻寬百姓租賦厚邊兵以制蕃戎侵盜數引見待制官問以時事通壅蔽之路此六者政之根本太平所以興陛下既已能行其難若何而不爲其易者乎以陛下資上聖如不惑近習容悅之辭任骨鯁正直與之脩復故事以興大化可不勞而成也若一日不事臣恐大功之後逸樂易生進言者必曰天下既平矣陛下可以高枕自安逸如是則高祖太宗之制度不可以復制度不復則太平未可以至臣竊惜陛下當可興之時而謙讓未爲也再遷考功員外郎初諫議大夫李景

儉表翱自代景儉斥翱下除朗州刺史久之召爲禮部郎中翱性峭鯁論議無所屈仕不得顯官怫鬱無所發見宰相李逢吉面斥其過失逢吉詭不校翱恚懼卽移病滿百日有司白免官逢吉更表爲廬州刺史時州旱遂疫逋捐係路亡籍口四萬權豪賤市田屋牟厚利而窶戶仍輸賦翱下教使以田占租無得隱收豪室稅萬二千緡貧弱以安入爲諫議大夫知制誥改中書舍人柏耆使滄州翱感言其才耆得罪由是左遷少府少監後歷遷桂管湖南觀察使山南東道節度使卒翱始從昌黎韓愈爲文章辭致渾厚見推當時故有司亦謚曰文

盧簡辭字子策父綸別傳與兄簡能弟弘止簡求皆有文並第進士歷佐帥府入遷侍御史習知法令及臺閣舊事實曆中黎幹子熠詣臺請復葉縣故田有司莫能知簡辭獨詰曰按幹坐黨魚朝恩誅貲田皆沒大曆後數十年比有赦令無原洗之言熠安得冒論不爲治福建鹽鐵院官盧昂坐贓簡辭窮按乃得金牀瑟瑟枕大如斗敬宗曰禁中無此昂爲吏可知矣李程鎮太原表爲節度

判官入授考功員外郎累擢湖南浙西觀察使以檢校工部尚書爲忠武節度使徙山南東道坐事貶衢州刺史卒

簡能見鄭注傳其子知猷字子蕃中進士第登宏辭補祕書省正字蕭鄴鎮荆南劍南再辟掌書記入遷右補闕出爲饒州刺史以政最聞累進中書舍人朱玫亂避難不出僖宗還京召拜工部侍郎史館脩撰歷太常卿戶部尚書至太子太師昭宗爲劉季述所幽感憤卒贈太尉知猷器量渾厚世推爲長者善書有楷法文辭贍麗子文度亦貴顯

弘止字子彊佐劉悟府累擢監察御史沈傳師表爲江西團練副使入拜侍御史華州刺史宇文鼎戶部員外盧允中坐贓詔弘止按訊文宗將殺鼎弘止執據臯由允中鼎乃連坐不應死帝釋之累遷給事中會昌中詔河北三節度討劉稹何弘敬王元逵先取邢洛磁三州宰相李德裕畏諸帥有請地者乃以弘止爲三州團練觀察留後制未下稹平卽詔爲三州及河北兩鎮宣慰使還拜工部侍郎以戶部領度支初兩池鹽法弊得費不相償弘止使判官司空與檢

鉤釐正條上新法卽表輿兩池使自是課入歲倍用度賴之踰年出爲武寧節度使徐自王智興後吏卒驕沓銀刀軍尤不法弘止戮其尤無狀者終弘止治不敢譁優詔褒勞弘止羸病丐身還東都不許徙宣武卒于鎮贈尙書右僕射子虔灌有美才終祕書監

簡求字子臧始從江西王仲舒幕府兩爲裴度元稹所辟又佐牛僧孺鎮襄陽入遷戶部員外郎會昌中討劉稹以忠武節度使李彥佐爲招討使各選簡求副之俾知後務歷蘇壽二州刺史大中九年党項擾邊拜涇原渭武節度使徙義武鳳翔河東三鎮簡求爲政長權變文不害居邊善綏御人皆安之太原統退渾契苾沙陀三部難馴制它帥或與詛盟質子弟然寇掠不爲止簡求歸所質開示至誠虜憚其恩信不敢亂久之辭疾以太子少師致仕還東都治園沼林芳與賓客置酒自娛卒年七十六贈尙書左僕射子嗣業汝弼皆中進士第汝弼以祠部員外郎知制誥從昭宗遷洛方柳璨斲喪王室汝弼懼移疾去客上黨後依李克用克用表爲節度副使太原府子亭簡求所署多在每宴亭中

未嘗居賓位西向俛首人美其有禮嗣業子文紀後貴顯

高元裕字景圭其先蓋渤海人第進士累辟節度府以右補闕召道商州會方士趙歸真擅乘驛馬元裕詆曰天子置驛爾敢疾驅邪命左右奪之還具以聞敬宗視朝不時稍稍決事禁中宦豎恣放大臣不得進見元裕諫曰今西頭勢乃重南衙樞密之權過宰相帝頗寤而不能有所檢制人皆危之俄換侍御史內供奉士始相賀李宗閔高其節擢諫議大夫進中書舍人鄭注入翰林元裕當書命乃言以醫術侍注愧憾及宗閔得臯元裕坐出錢貶閬州刺史注死復授諫議大夫翰林侍講學士莊恪太子立擇可輔導者乃兼賓客進御史中丞卽建言紀綱地官屬須選有不稱職者請罷之於是監察御史杜宣猷柳瓌崔鄴侍御史魏中庸高弘簡並奪職故事三司監院官帶御史者號外臺得察風俗舉不法元和中李夷簡因請按察本道州縣後益不職元裕請監院御史隸本臺得專督察詔可累擢尚書左丞領吏部選出爲宣歙觀察使入授吏部尚書拜山南東道節度使封渤海郡公奏蠲逋賦甚衆在鎮五年復以吏部尚書

召卒于道年七十六贈尚書右僕射元裕性勤約通經術敏於爲吏巖巖有風采推重于時自侍講爲中丞文宗難其代元裕表言兄少逸才可任因以命之世榮其遷少逸長慶末爲侍御史坐失舉劾貶贊善大夫累遷諫議大夫乃代元裕稍進給事中出爲陝虢觀察使中人責峽石驛吏供餅惡鞭之少逸封餅以聞宣宗怒召使者責曰山谷間是餅豈易具邪謫隸恭陵中人皆斂手以兵部尚書致仕卒元裕始名允中太和中改今名

元裕子璩字瑩之第進士累佐使府以左拾遺爲翰林學士擢諫議大夫近世學士超省郎進官者惟鄭顥以尙主而璩以寵升云懿宗時拜劍南東川節度使召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閱月卒贈司空太常博士曹鄴建言璩宰相交游醜雜進取多蹊徑諡法不思妄愛曰刺請諡爲刺從之

封敖字碩夫其先蓋冀州蓳人元和中署進士第江西裴堪辟置其府轉右拾遺雅爲宰相李德裕所器會昌初以左司員外郎召爲翰林學士三遷工部侍郎敖屬辭贍敏不爲奇澀語切而理勝武宗使作詔書慰邊將傷夷者曰傷居

爾體痛在朕躬帝善其如意出賜以宮錦劉稹平德裕以定策功進太尉時敖草其制曰謀皆予同言不它惑德裕以能明專任己以成功謂敖曰陸生恨文不迫意如君此等語豈易得邪解所賜玉帶贈之未幾拜御史中丞與宰相盧商慮囚誤縱死辜復爲工部侍郎大中中歷平盧興元節度使初鄭涯開新路水壞其棧敖更治斜谷道行者告便蓬果賊依雞山寇三川敖遣副使王贄捕平之加檢校吏部尙書還爲太常卿卿始視事廷設九部樂敖宴私第爲御史所劾徙國子祭酒復拜太常進尙書右僕射然少行檢士但高其才故不至宰相卒子彥卿望卿從子特卿皆第進士

鄭薰字子溥亡鄉里世系擢進士第歷考功郎中翰林學士出爲宣歙觀察使前人不治薰頗以清力自將牙將素驕共謀逐出之薰奔揚州貶棣王府長史分司東都懿宗立召爲太常少卿擢累吏部侍郎時數大赦階正議光祿大夫者得蔭一子門施戟於是宦人用階請蔭子薰却之不肯敘宰相杜悰才其人擬判度支辭又擬刑部兼御史中丞固辭乃免久之進左丞性愛友糾族百口

稟不充求外遷擬華州刺史輒留中為侍酬沮後以太子少師致仕薰端勁
 再知禮部舉引寒俊士類多之既老號所居為隱巖蒔松于廷號七松處士云
 敬晦字日彰河中河東人祖括字叔弓進士及第遷殿中侍御史楊國忠惡不
 諧己外除果州刺史進累兵部侍郎志簡淡在職不求名周智光已誅議者健
 括才選為同州刺史拜御史大夫隱然持重弗以私害公大曆中卒晦進士及
 第辟山南東道節度府與馬曙聯舍於是帥不政法制陵頽曙引大吏廷責之
 吏負兼軍職不引咎走訴諸府牙將且十輩方雜語以申吏枉晦讓諸將曰吏
 冒軍名公等不能詰反引與為伍奈何眾愧謝闔府咨美擢累諫議大夫武宗
 時趙歸真以詐營罔天子御史平吳湘獄得辜宰相晦上疏極道非是不少回
 縱大中中歷御史中丞刑部侍郎諸道鹽鐵轉運使浙西觀察使時南方連饑
 有詔弛權酒茗官用告豐晦處身儉勤貲力遂充徙兗海節度使以太子賓客
 分司卒贈兵部尚書諡曰肅晦兄昕暉弟昉煦俱第進士籍昕為河陽節度使
 暉右散騎常侍世寵其家

韋博字大業京兆萬年人祖黃裳浙西節度觀察使博取進士第遷殿中侍御史開成中蕭本詐窮得臯詔與中人籍其財中人利寶玉欲竊取去博奪還簿無遺貲回鶻入寇以符澈爲河東節度使拜博爲判官久之進主客郎中時詔毀佛祠悉浮屠隸主客博言令太暴宜近中宰相李德裕惡之會羌渾叛以何清朝爲靈武節度使詔博副之擢右諫議大夫召對賜金紫因行西北邊商虜彊弱還奏有旨進左大夫爲京兆尹與御史中丞翬競不平皆得臯下除博衛尉卿出爲平盧節度使檢校禮部尙書徙昭義卒年六十二贈兵部尙書

李景讓字後己贈太尉愷孫也性方毅有守寶曆初遷右拾遺淮南節度使王播以錢十萬市朝廷懽求領鹽鐵景讓詣延英亟論不可遂知名沈傳師觀察江西表以自副歷中書舍人禮部侍郎商華號三州刺史母鄭治家嚴身訓勒諸子始貧乏時治牆得積錢僮婢奔告母曰士不勤而祿猶蓄其身況無妄而得我何取亟使閉坎景讓自右散騎常侍出爲浙西觀察使母問行日景讓率然對有日鄭曰如是吾方有事未及行蓋怒其不嘗告也且曰已貴何庸母行

景讓重請舉乃赦故雖老猶加筆敕已起欣欣如初嘗怒牙將杖殺之軍且謀變母欲息衆謹召景讓廷責曰爾填撫方面而輕用刑一夫不寧豈特上負天子亦使百歲母銜羞泉下何面目見先大夫乎將鞭其背吏大將再拜請不許皆泣謝迺罷一軍遂定景讓家行脩治閨門唯謹入爲尙書左丞拜天平節度使徙山南東道封酒泉縣男大中中進御史大夫甫視事劾免侍御史孫玉汝監察御史盧栢威肅當朝爲大夫三月蔣伸輔政景讓名素出伸右而宣宗擇宰相盡書羣臣當選者以名內器中禱憲宗神御前射取之而景讓名不得世謂除大夫百口有佗官相者謂之辱臺景讓愧艱不能平見宰相自陳考深當代卽拜西川節度使以病丐致仕或諫公廉潔亡素儲不爲諸子謀邪景讓笑曰兒曹詎餓死乎書聞輒還東都以太子少保分司卒年七十二贈太子太保諡曰孝性獎士類拔孤仄如李蔚楊知退皆所推引始爲左丞蔣伸坐晏所酌酒語客曰有孝於家忠於國者飲此客肅然景讓起卒爵伸曰無宜於公所善蘇滌裴夷直皆爲李宗閔楊嗣復所擢故景讓在會昌時抑厭不遷宣宗銜穆

宗舊怨景讓建請遷敬文武三主以猶子行爲嫌請還代宗以下主復入廟正昭穆事下百官議不然乃罷德望稍衰矣然清素寡欲門無雜賓李琢罷浙西以同里訪之避不見及去命斲其騙石焉元和後大臣有德望者以居里顯景讓宅東都樂和里世稱清德者號樂和李公云

弟景温字德己歷諫議大夫福建觀察使徙華州刺史以美政聞累遷尙書右丞盧攜當國弟隱絲博士遷本部員外郎材下資淺人疾其冒無敢繩景温不許赴省時故事久廢景温旣舉職人皆躉其正弟景莊亦至顯官

唐書卷一百七十七

唐書卷一百七十八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一百三

劉蕡

劉蕡字去華幽州昌平人客梁汴間明春秋能言古興亡事沈健于謀浩然有
拔世意擢進士第元和後權綱弛遷神策中尉王守澄負弒逆罪更二帝不能
討天下憤之文宗卽位思洗元和宿恥將翦落支黨方宦人握兵橫制海內號
曰北司凶醜朋挺外脅羣臣內掣侮天子蕡常痛疾太和二年舉賢良方正能
直言極諫帝引諸儒百餘人于廷策曰朕聞古先哲王之治也玄默無爲端拱
司契陶吐心以居簡凝日用於不宰厚下以立本推誠而建中繇是天人通陰
陽和俗躋仁壽物無疵癘噫盛德之所臻寡乎其不可及已三代令主質文迭
救百氏滋熾風流寢微自漢以降足言蓋寡朕顧唯味道祇荷丕構奉若謨訓
不敢怠荒任賢惕厲宵衣旰食詎追三五之遐軌庶紹祖宗之鴻緒而心有未

達行有未孚由中及外闕政斯廣是以人不率化氣或堙阨災旱竟歲播植愆時國廩罕蓄乏九年之儲吏道多端微三載之績京師諸夏之本也將以觀治而豪猾踰檢太學明教之源也期於變風而生徒惰業列郡在乎頒條而干禁或未絕百工在乎按度而淫巧或未息俗恬風靡積訛成蠹其擇官濟治也聽人以言則枝葉難辨御下以法則恥格不形其阜財發號也生之寡而食之衆煩於令而鮮於治思所以究此繆斲致之治乎茲心浩然若涉淵冰故前詔有司博延羣彥佇啓宿懵冀臻時雍子大夫皆識達古今志在康濟造廷待問副朕虛懷必當箴治之闕辨政之疵明綱條之致紊稽富庶之所急何施革於前弊何澤惠於下土何脩而治古可近何道而和氣克充推之本源著於條對至若夷吾輕重之權孰輔於治嚴尤底定之策孰叶於時元凱之考課何先叔子之克平何務惟此龜鑑擇乎中庸斯在洽聞朕將親覽蕡對曰臣誠不佞有正國致君之術無位而不得行有犯顏敢諫之心無路而不得達懷憤鬱抑思有時而發常欲與庶人議于道商賈諉于市得通上聽一悟主心雖被祆言之罪

無所悔況逢陛下詢求過闕咨訪嘉謀制詔中外舉直言極諫臣辱斯舉專承
大問敢不悉意以言至於上所忌時所禁權幸所諱惡有司所與奪臣愚不識
伏惟陛下少加優容不使聖時有讜言受戮者天下之幸也謹昧死以對伏以
聖策有思古先之治念玄默之化將欲通天地以濟俗和陰陽以煦物見陛下
慮道之深也臣以爲哲王之治其則不遠惟致之之道何如耳伏以聖策有祇
荷丕構而不敢荒寧奉若謨訓而罔有怠忽見陛下憂勞之至也若夫任賢惕
厲宵衣旰食宜絀左右之纖佞進股肱之大臣若夫追蹤三五紹復祖宗宜鑒
前古之興亡明當代之成敗心有未達以下情蔽而不得並通行有未孚以上
澤壅而不得下浹欲人之化在脩己以先之欲氣之和在遂性以導之揀災旱
在致精誠廣播殖在視食力國廩罕畜本乎冗食尙繁吏道多端本乎選用失
當豪猾踰檢繇中外之法殊生徒惰業繇學校之官廢列郡干禁繇授任非人
百工淫巧繇制度不立伏以聖策有擇官濟治之心阜財發號之歎見陛下教
化之本也且進人以行則枝葉安有難辨乎防下以禮則恥格安有不形乎念

生寡而食衆可罷斥惰游念令煩而治鮮要察其行否博延羣彥願陛下必納其言造廷待問則小臣安敢愛死伏以聖策有求賢箴闕之言審政辨疵之令見陛下咨訪之勤也遂小臣斥姦豪之志則弊革于前守陛下念康濟之心則惠敷于下邪正之道分而治古可近禮樂之方著而和氣克充至若夷吾之法非皇王之權嚴尤所陳無最上之策元凱之所先不若唐堯考績叔子之所務不若虞舜舞干且非大德之中庸上聖之龜鑑又何足爲陛下道之哉或有以繫安危之機兆存亡之變者臣請披肝膽爲陛下別白而重言之臣前所謂哲王之治其則不遠者在陛下慎思之力行之始終不懈而已謹按春秋元者氣之始也春者歲之元也春秋以元加于歲以春加于王明王者當奉若天道以謹其始也又舉時以終歲舉月以終時春秋雖無事必書首月又存時明王者當承天之道以謹其終也王者動作終始必法於天者以其運行不息也陛下能謹其始又能謹其終懋而脩之勤而行之則執契而居簡無爲而不宰廣立本之大業崇建中之盛德安有三代循環之弊百僞滋熾之漸乎臣故曰唯致

之之道何如耳臣前所謂若夫任賢惕厲宵衣旰食宜絀左右之織佞進股肱
之大臣實以陛下憂勞之至也臣聞不宜憂而憂者國必衰宜憂而不憂者國
必危陛下不以國家存亡社稷安危之策而降於清問臣未知陛下以布衣之
臣不足與定大計耶或萬機之勤有所未至也不然何宜憂而不憂乎臣以爲
陛下所先憂者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四海將亂此四者國家已然之
兆故臣謂聖慮宜先及之夫帝業艱難而成之固不可容易而守之太祖肇其
基高祖勤其績太宗定其業玄宗繼其明至于陛下二百餘載其間聖明相因
擾亂繼作未有不用賢士近正人而能興者或一日不念則顛覆大器宗廟之
恥萬古爲恨臣謹按春秋人君之道在體元以居正昔董仲舒爲漢武帝言之
略矣有未盡者臣得爲陛下備論之夫繼故必書卽位所以正其始也終必書
所終之地所以正其終也故爲君者所發必正言所履必正道所居必正位所
近必正人春秋闞弒吳子餘祭書其名譏疏遠賢士昵刑人有不君之道伏惟
陛下思祖宗開國之勤念春秋繼故之誠明法度之端則發正言履正道杜篡

弑之漸則居正位近正人遠刀鋸之殘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以顓其任庶寮得以守其官奈何以褻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外專陛下之命內竊陛下之權威攝朝廷勢傾海內羣臣莫敢指其狀天子不得制其心禍稔蕭牆姦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生於今日此宮闈將變也臣謹按春秋定公元年春王不言正月者春秋以爲先君不得正其終則後君不得正其始故曰定無正也今忠賢無腹心之寄闈寺專廢立之權陷先帝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況太子未立郊祀未脩將相之職不歸名器之宜不定此社稷將危也臣謹按春秋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春秋之義兩下相殺不書此書者重其顓王命也夫天之所授者在命君之所存者在令操其命而失之者是不君也侵其命而專之者是不臣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將傾也臣謹按春秋晉趙鞅以晉陽之兵叛入于晉書其歸者能逐君側之惡以安其君故春秋善之今威柄陵夷藩臣跋扈有不達以臣大節而首亂者將以安君爲名不究春秋之微稱兵者以逐惡爲義則典刑不繇天子征伐必自諸侯此海內之將亂也故樊噲排闥而

雪涕袁盎當車而抗辭京房發憤以殞身竇武不顧而畢命此皆陛下明知之矣臣謹按春秋晉狐射姑殺陽處父書襄公殺之者以其君漏言也襄公不能固陰重之機處父所以及殘賊之禍故春秋非之夫上漏其情則下不敢盡意上泄其事則下不敢盡言故傳有造膝詭辭之文易有失身害成之戒今公卿大臣非不欲爲陛下言之慮陛下不能用也忽而不用必泄其言臣下旣言而不行必嬰其禍適足鉗直臣之口而重姦臣之威是以欲盡其言則有失身之懼欲盡其意則有害成之憂裴回鬱塞以須陛下感悟然後盡其啓沃陛下何不聽朝之餘時御便殿召當世賢相老臣訪持變扶危之謀求定傾揀亂之術塞陰邪之路屏褻狎之臣制侵陵迫脅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旣不得治其前當治於後不得正其始當正其終則可以虔奉典謨克承丕構終任賢之效無宵旰之憂矣臣前所謂追蹤三五紹復祖宗宜鑒前古之興亡明當時之成敗者臣聞堯禹之爲君而天下大治者以能任九官四岳十二牧不失其舉不貳其業不侵其職居官唯其能左右唯其賢元凱在下

雖微而必舉四凶在朝雖彊而必誅考其安危明其取捨至秦二世漢元成咸願措國如唐虞致身如堯舜而終敗亡者以其不見安危之機不知取捨之道不任大臣不辨姦人不親忠良不遠讒佞也伏惟陛下察唐虞之所以興而景行於前鑒秦漢之所以亡而戒懼於後陛下無謂廟堂無賢相庶官無賢士今綱紀未絕典刑猶在人誰不欲致身爲王臣致時爲升平陛下何忽而不用邪又有居官非其能左右非其賢惡如四凶詐如趙高姦如恭顯陛下何憚而不去邪神器固有歸天命固有分祖宗固有靈忠臣固有心陛下其念之哉昔秦之亡也失於彊暴漢之亡也失於微弱彊暴則姦臣畏死而害上微弱則彊臣竊權而震主臣伏見敬宗不虞亡秦之禍不翦其萌伏惟陛下深軫亡漢之憂以杜其漸則祖宗之洪業可紹三五之遐軌可追矣臣前所謂陛下心有所未達以下情塞而不能上通行有所未孚以上澤壅而不得下浹且百姓有塗炭之苦陛下無絲而知陛下有子惠之心百姓無絲而信臣謹按春秋書梁亡不書取者梁自亡也以其思慮昏而耳目塞上出惡政人爲寇盜皆不知其所以

終自取其滅亡也臣聞國君之所以尊者重其社稷也社稷之所以重者存其百姓也苟百姓不存則雖社稷不得固其重社稷不重則人君不得保其尊故治天下者不可不知百姓之情夫百姓者陛下之赤子陛下宜令慈仁者視育之如保傅焉如乳哺焉如師之教導焉故人之於上也恭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今或不然陛下親近貴倖分曹建署補除卒吏召致賓客因其貨賄假以聲勢大者統藩方小者爲守牧居上無清惠之政而有饕餮之害居下無忠誠之節而有姦欺之罪故人之於上也畏之如豺狼惡之如讎敵今海內困窮處處流散饑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鰥寡孤獨不得存老幼疾病不得養加以國權兵柄顛於左右貪臣聚斂以固寵姦吏因緣而玩法冤痛之聲上達於九天下入於九泉鬼神爲之怨怒陰陽爲之愆錯君門萬重不得告訴士人無所歸化百姓無所歸命官亂人貧盜賊並起土崩之勢憂在旦夕卽不幸因之以病癘繼之以凶荒陳勝吳廣不獨起於秦赤眉黃巾不獨生於漢臣所以爲陛下發憤扼腕痛心泣血也如此則百姓有塗炭之苦陛下何繇而知之乎陛下有子

惠之心百姓安得而信之乎使陛下行有所未孚心有所未達固其然也臣聞漢元帝卽位之初更制七十餘事其心甚誠其稱甚美然紀綱日紊國祚日衰姦宄日彊黎元日困繇不能擇賢明而任之失其操柄也自陛下卽位憂勤兆庶屢降德音四海之內莫不抗首而長息自喜復生於死亡之中也伏惟陛下慎終如始以塞四方之望誠能揭國柄以歸于相持兵柄以歸于將去貪臣聚斂之政除姦吏因緣之害惟忠賢是近惟正直是用內寵便僻無所聽焉選清慎之官擇仁惠之長敏之以利煦之以和教之以孝慈導之以德義去耳目之塞通上下之情俾萬國懽康兆庶蘇息卽心無不達而行無不孚矣臣前所謂欲人之化也在脩己以先之臣聞德以脩己教以導人脩之也則人不勸而自立導之也則人不教而率從君子欲政之必行也故以身先之欲人之從化也故以道御之今陛下先之以身而政未必行御之以道而人未從化豈立教之旨未盡其方邪夫立教之方在乎君以明制之臣以忠行之君以知人爲明臣以正時爲忠知人在任賢而去邪正時則固本而守法賢不任則重賞不足以

勸善邪不去則嚴刑不足以禁非本不固則人流法不守則政散而欲教之必至化之必行不可得也陛下能斥姦邪而不私其左右舉賢正而不遺其疏遠則化浹朝廷矣愛人而敦本分職而奉法脩其身以及其人始於中而成於外則化行天下矣臣前所謂欲氣之和也在遂其性以導之者當納人於仁壽也夫欲人之仁壽也在立制度脩教化夫制度立則財用省財用省則賦斂輕賦斂輕則人富矣教化脩則爭競息爭競息則刑罰清刑罰清則人安矣既富矣則仁義興焉既安矣則壽考至焉仁義之心感於下和平之氣應於上故災害不作休祥荐臻四方底寧萬物咸遂矣臣前所謂揀災旱在乎致精誠者臣謹按春秋魯僖公一年之中三書不雨者以其人君有恤人之志也文公三年之中一書不雨者以其人君無閔人之心也故僖致誠而旱不害物文無卹閔而變則成災陛下有閔人之志則無成災之變矣臣前所謂廣播殖在乎視食力者臣謹按春秋君人者必時視人之所勤人勤於力則功築罕人勤於財則貢賦少人勤於食則百事廢今財食與力皆勤矣願陛下廢百事之用以廣三時

之務則播植不愆矣臣前所謂國廩罕蓄本乎冗食尙繁者臣謹按春秋臧孫辰告糴于齊春秋譏其無九年之蓄一年不登而百姓飢臣願斥游惰之人以篤耕殖省不急之費以贍黎元則廩蓄不乏矣臣前所謂吏道多端本乎選用失當者繇國家取人不盡其材任人不明其要故也今陛下之用人也求其聲而不求其實故人之趨進也務其末而不務其本臣願覈考課之實定遷序之制則多端之吏息矣臣前所謂豪猾踰檢繇中外之法殊者以其官禁不一也臣謹按春秋齊桓公盟諸侯不日而葵丘之盟特以日者美其能宣明天子之禁率奉王官之法故春秋備而書之然則官者五帝三王之所建也法者高祖太宗之所制也法宜畫一官宜正名今又分外官中官之員立南司北司之局或犯禁於南則亡命于北或正刑於外則破律於中法出多門人無所措繇兵農勢異而中外法殊也臣聞古者因井田以制軍賦間農事以脩武備提封約卒乘之數命將在公卿之列故兵農一致而文武同方以保乂邦家式遏亂略太宗置府兵臺省軍衛文武參掌閑歲則櫜弓力穡有事則釋耒荷戈所以脩

復古制不廢舊物今則不然夏官不知兵籍止於奉朝請六軍不主武事止於
養階勳軍容合中官之政戎律附內臣之職首一戴武弁疾文吏如仇讎足一
蹈軍門視農夫如草芥謀不足以翦除姦兇而詐足以抑揚威福勇不足以鎮
衛社稷而暴足以侵害閭里羈縻藩臣干陵宰輔隳裂王度汨亂朝經張武夫
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藏姦觀釁之心無伏節死難之
誼豈先王經文緯武之旨邪臣願陛下貫文武之道均兵農之功正貴賤之名
一中外之法還軍衛之職脩省署之官近崇貞觀之風遠復成周之制自邦畿
以刑下國始天子而達諸侯可以制猾姦之彊無踰檢之患矣臣前所謂生徒
惰業絲學校之官廢者蓋國家貴其祿賤其能先其事後其行故庶官乏通經
之學諸生無脩業之心矣臣前所謂列郡干禁絲授任非人者臣以爲刺史之
任治亂之根本繫焉朝廷之法制在焉權可以御豪彊恩可以惠孤寡彊可以
禦姦寇政可以移風俗其將校曾更戰陣及功臣子弟請隨宜酬賞苟無治人
之術者不當任此官卽絕于禁之患矣臣前所謂百工淫巧絲制度不立者臣

請以官位祿秩制其器用車服禁以金銀珠玉錦繡雕鏤不蓄於私室則無蕩心之巧矣臣前所謂辨枝葉者繇考言以詢行也臣前所謂形于恥格者繇道德而齊禮也臣前所謂念生寡而食衆可罷斥惰游者已備於前矣臣前所謂令煩而治鮮要察其行否者臣聞號令者治國之具也君審而出之臣奉而行之或虧益止留罪在不赦今陛下令煩而治鮮得非持之者有所蔽欺乎臣前謂博延羣彥願陛下必納其言造廷待問則小臣其敢愛死者昔晁錯爲漢削諸侯非不知禍之將至忠臣之心壯夫之節苟利社稷死無悔焉臣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僂蓋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悔豈忍姑息時忌竊陛下人命之寵哉昔龍逢死而啓商比干死而啓周韓非死而啓漢陳蕃死而啓魏今臣之來也有司或不敢薦臣之言陛下又無以察臣之心退必戮於權臣之手臣幸得從四子游於地下固臣之願也所不知殺臣者臣死之後將孰爲啓之哉至如人主之闕政教之疵前日之弊臣旣言之矣若乃流下土之惠脩近古之治而致和平者在陛下行之而已然上之所陳者實以臣親承聖問敢不條

對雖臣之愚以爲未極教化之大端皇王之要道伏惟陛下事天地以教人恭
奉宗廟以教人孝養高年以教人悌長字百姓以教人慈幼調元氣以煦育扇
大和以仁壽可以消搖無爲垂拱成化至若念陶鈞之道在擇宰相以任之使
權造化之柄念保定之功在擇將帥以任之使脩閭外之寄念百度之求正在
擇庶官而任之使顓職業之守念百姓之怨痛在擇良吏以任之使明惠養之
術自然言足以爲天下教動足以爲天下法仁足以勸善義足以禁非又何必
宵衣旰食勞神惕慮然後致治哉是時第策官左散騎常侍馮宿太常少卿賈
鍊庫部郎中龐巖見蕢對嗟伏以爲過古晁董而畏中官眦睚不敢取士人讀
其辭至感慨流涕者諫官御史交章論其直於時被選者二十有三人所言皆
冗齷常務類得優調河南府參軍事李邵曰蕢逐我留吾顏其厚邪乃上疏曰
陛下御正殿求直言使人得自奮臣才志懦劣不能質今古是非使陛下聞未
聞之言行未行之事忽忽內思愧羞神明今蕢所對敢空臆盡言至皇王之成
敗陛下所防閑時政之安危不私所料又引春秋爲據漢魏以來無與蕢比有

司以言涉訐忤不敢聞自詔書下萬口籍籍歎其誠鯁至於垂泣謂蕢指切左
右畏近臣銜怒變與非常朝野惴息誠恐忠良道窮綱紀遂絕季漢之亂復興
于今以陛下仁聖近臣故無害忠良之謀以宗廟威嚴近臣故無速敗亡之禍
指事取驗何懼直言且陛下以直言召天下士蕢以直言副陛下所問雖訐必
容雖過當獎書于史策千古光明使萬有一蕢不幸死天下必曰陛下陰殺讜
直結讎海內忠義之士皆憚誅夷人心一搖無以自解況臣所對不及蕢遠甚
內懷愧恥自謂賢良奈人言何乞回臣所授以旌蕢直臣逃苟且之慚朝有公
正之路陛下免天下之疑顧不美哉帝不納郃字子玄後歷賀州刺史蕢對後
七年有甘露之難令狐楚牛僧孺節度山南東西道皆表蕢幕府授祕書郎以
師禮禮之而宦人深嫉蕢誣以罪貶柳州司戶參軍卒始帝恭儉求治志除凶
人然懦而不睿臣下畏禍不敢言故蕢對極陳晉襄公殺陽處父以戒帝又引
闔弒吳子陰贊帝決帝後與宋申錫謀誅守澄不克守澄廢帝弟漳王而斥申
錫帝依違其間不敢主也買鍊與王涯李訓舒元興位宰相以謀敗皆爲中官

夷其宗而宦者益橫帝以憂崩及昭宗誅韓全誨等左拾遺羅衮上言蕡當太和時宦官始熾因直言策請奪爵土復掃除之役遂罹譴逐身死異土六十餘年正人義夫切齒飲泣比陛下幽東內幸西州王室幾喪使蕡策蚤用則杜漸防萌逆節可消寧殷憂多難遠及聖世耶今天地反正枉魄憤齒有望於陛下帝感悟贈蕡左諫議大夫訪子孫授以官云

贊曰漢武帝三策董仲舒仲舒所對陳天人大概緩而不切也蕡與諸儒偕進獨譏切宦官然亦太疏直矣戒帝漏言而身誦語于廷何邪其後宋申錫以謀泄貶李訓以計不臧死宦者遂彊可不戒哉意蕡之賢當先以忠結上後爲帝謀天下所以安危者庶其紓患耶

唐書卷一百七十八

唐書卷一百七十八考證

劉蕡傳○舊書入文苑傳

唐書卷一百七十八考證

唐

書

卷一百七十八考證

中華書局聚

唐書卷一百七十九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一百四

李鄭二王賈舒

李訓字子垂始名仲言字子訓故宰相揆族孫質狀魁梧敏于辯論多大言自標置擢進士第補太學助教辟河陽節度府從父逢吉爲宰相以仲言陰險善謀事厚昵之坐武昭獄流象州文宗嗣位更赦還以母喪居東都鄭注佐昭義府仲言慨然曰當世操權力者皆齷齷吾聞注好士有中助可與共事因往見注相得甚歡時逢吉方留守怏怏不樂思復用知與注善付金幣百萬使西至京師厚結注注喜介之謁王守澄守澄善遇之卽以注術仲言經義并薦於帝仲言持詭辯激叩可聽善鉤揣人主意又以身儒者海內望族既見識擢志望不淺始宋申錫謀誅守澄不克死宦尹益橫帝愈憤恥而憲祖之弑罪人未得雖外假借內不堪欲夷絕其類顧在位臣持祿取容無仗節死難者注陰知帝

指屢建密計引仲言叶力帝外託講勸又皆以守澄進故與之謀則其黨不疑仲言尙縗纍帝使衣戎服號王山人與注出入禁中服除起爲四門助教賜緋袍銀魚時太和八年也其十月遷周易博士兼翰林侍講學士入院詔法曲弟子二十人侑宴示優寵於是給事中鄭肅韓伋諫議大夫李羽郭承嘏中書舍人高元裕權瓌等共劾仲言儉人天下共知不宜在左右帝不聽仲言數進講至闡寺必感憤申重以激帝心帝見其言縱橫謂果可任遂不疑而待遇莫與比因改名訓帝猶慮宦人猜忌乃疏易五義示羣臣有能異訓意者賞欲天下知以師臣待訓明年秋七月進翰林學士兵部郎中知制誥居中倚重實行宰相事宦人陳弘志時監襄陽軍訓啓帝召還至青泥驛遣使者杖殺之復以計白罷守澄觀軍容使賜鳩死又逐西川監軍楊承和淮南韋元素河東王踐言於嶺外已行皆賜死而崔潭峻前物故詔剖棺鞭尸元和逆黨幾盡訓本挾竒進及大權在己銳意去惡故與帝言天下事無不如所欲與注相朋比務報恩復讎素忌李德裕宗閔之寵乃因楊虞卿獄指爲黨人嘗所惡者悉陷黨中遷

貶無闕日班列幾空中外震畏帝爲下詔開諭羣情稍安不踰月以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金紫服仍詔三日一至翰林以終易義訓起流人一歲至宰相謂遭時其志可行欲先誅宦豎乃復河湟攘夷狄歸河朔諸鎮意果而謀淺天子以爲然俄賜第勝業里賞賚旁午每進見它宰相備位天子傾意宦官衛兵皆懼憚迎拜天下險怪士徼取富貴皆憑以爲資訓時時進賢才偉望以悅士心人皆惑之嘗建言天下浮屠避徭賦耗國衣食請行業不如令者還爲民旣執政自白罷因以市恩始注先顯訓藉以進及勢相埒賴寵爭功不兩立然方事未集乃出注使鎮鳳翔外爲助援內實猜克待逞且殺之擢所厚善分總兵柄於是王璠爲太原節度使郭行餘爲邠寧節度使羅立言權京兆尹韓約金吾將軍李孝本權御史中丞陰許璠行餘多募士及金吾臺府卒劫以爲用十一月壬戌帝御紫宸殿約奏甘露降金吾左仗樹羣臣賀訓元輿奏言甘露近在禁中陛下宜親往以承天祉許之卽輦如含元殿詔宰相羣臣往視還訓奏言非甘露帝曰豈約妄邪顧中尉仇士良魚志弘等驗之訓因欲閉止

諸宦人使無逸者時璠行餘皆辭赴鎮兵列丹鳳門外穀而待訓傳呼曰兩鎮軍入受詔旨聞者趨入邠寧軍不至璠懼弗能前獨行餘拜殿下宦人至仗所約流汗不能舉首士良等怪之曰將軍何爲爾會風動廡幕見執兵者士良等驚走出闔者將闔扉爲宦侍叱爭不及閉訓急連呼金吾兵曰衛乘輿者人賜錢百千於是有隨訓入者宦人曰急矣上當還內卽扶輦決眾恩下殿趨訓攀輦曰陛下不可去士良曰李訓反帝曰訓不反士良手搏訓而躡訓壓之將引刀韉中救至士良免立言孝本領衆四百東西來上殿與金吾士縱擊宦官死者數十人訓持輦愈急至宣政門宦人郝志榮搤訓仆之輦入東上閣卽閉宮中呼萬歲元輿雖知謀不以告涯曰上將開延英邪而羣臣見宰相問故會士良遣神策副使劉泰倫陳君奕等率衛士五百挺兵出所值輒殺涯等惶遽易服步出殺諸司史六七百人復分兵屯諸宮門捕訓黨千餘人斬四方館流血成渠宦豎知訓事連天子相與怨嘖帝懼僞不語故宦人得肆志殺戮俄而元輿涯皆爲兵所執涯實不知謀士良榜笞急乃自署反狀詔出衛騎千餘馳咸

陽奉天捕亡者大索都城分掩涯訓等第兵遂大掠入黎壇羅讓渾鐵胡証等家及賈耽廟貲產一空兩省印簿書輒持去祕館圖籍蕩然無餘者明日召羣臣朝至建福門從者不得入光範門尙閉列兵誰何乃繇金吾右仗至宣政衙兵皆露持是時無宰相御史中丞久之閣門使馬元贄啓宣政扉傳詔張仲方可京兆尹而吏皆前死羣臣不能班帝初未知涯等被繫猶遲其不朝既而士良白涯與訓謀逆將立鄭注遽召僕射令狐楚鄭覃兵部尙書王源中吏部侍郎李虞仲等至帝對悲憤因付涯訊牒曰果涯書邪楚曰然涯誠有謀罪應死是日京師兵剽劫未止民乘亂往往復私怨相戕擊人死甚衆帝遣楊鎮斬遂良等屯兵大衢鼓而儆之兵乃止帝逼宦官於是下詔暴訓涯等罪孝本易綠袴猶金帶以帽障面奔鄭注至咸陽追騎及之鍊匿民間羸服乘驢自歸璠聚河東兵環第自衛弘志使偏將攻之呼曰王涯等得罪起尙書爲相璠喜啓關納之旣行知見給泣曰李訓累我俄行餘立言皆得自涯十餘族并奴婢悉繫左右軍璠見涯恚曰公何見引涯曰君昔漏宋丞相謀於守澄今焉逃死訓旣

敗被綠衣詭言黜官走終南山依浮屠宗密宗密欲匿之其徒不可乃奔鳳翔
爲蓋屋將所執械而東訓恐爲宦人酷辱祈監者曰得我者有賞不如持首去
乃斬之傳其首餘黨悉禽後一日兩神策兵將涯等赴郊廟過兩市皆腰斬梟
首以徇餗臨刑憤叱獨元輿曰鼂錯張華尙不免豈特吾屬哉約最後捕得責
以反狀不服斬之殺訓弟仲襄元臯始元臯以屬疏自解得去士良訊奴言事
前一昔宿訓第遣人追斬之訓死士良捕宗密將殺之怡然曰與訓游久浮屠
法遇困則救死固其分乃釋之是時暴尸旁午有詔棄都外男女孩嬰相雜廁
淹旬許京北府瘞斂作二大冢葬道左右宅曰帝頗思訓數爲李石鄭覃稱其
才而宦豎益熾帝末以制居常忽忽不懌每游燕雖倡樂雜沓未嘗歡顏慘不
展往往瞋目獨語或裴回眺望賦詩以見情自是感疾至棄天下云

鄭注絳州翼城人世微賤以方伎游江湖間元和末至襄陽依節度使李愬爲
愬煮黃金餌之壺親遇署衙推從至徐州稍參處軍政注多藝詭譎陰狡億探
人度隱輒中所欲爲愬籌事未嘗不用挾邪市權舉軍患之監軍王守澄白愬

愬曰然彼奇士也將軍試與語守澄始拒不納既坐機辯橫生鉤得其意守澄大驚引至後堂語終夕恨相見晚謝愬曰誠如公言卽署巡官守澄入總樞密與俱至京師厚加贍卹日夜爲守澄計議因陰通賂遺初士纖巧者附離後要官貴人亦趨往旣陷宋申錫搢紳側目金吾將軍孟文亮鎮邠寧取爲司馬不肯行御史中丞宇文鼎劾奏乃上道過奉天輒還御史復言注姦狀請付有司治罪始王涯用注力再輔政又憚守澄遏其奏更擢通王府司馬右神策判官士議譴駭劉從諫惡其人欲因斥去之卽表副昭義節度至府不旬月文宗暴眩守澄復薦注卽日召入對浴堂門賜賚至渥是夜彗出東方長三尺芒耀怒急俄進太僕卿兼御史大夫注資貪沓旣藉權寵專鬻官射利貲積鉅萬不知止起第善和里通承巷飛廡複壁聚京師輕薄子方鎮將吏以煽聲焰間入神策與守澄語必終日或夜艾乃罷險人躁夫有所干謝日走門李訓旣附注進於是兩人權震天下矣尋擢工部尙書翰林侍講學士時訓已在禁中日日議論帝前相倡和謀鉏翦中官自謂功在晷刻帝惑之乘是進退士大夫撓馘朝

法賢不肖淆亂以爲弛張當然衆策其必亂帝問富人術以權茶對其法欲置
茶官籍民圃而給其直工自擯暴則利悉之官帝始詔王涯爲權茶使又言秦
雍災當興役厭之帝嘗詠杜甫曲江辭有宮殿千門語意天寶時環江有觀榭
宮室聞注言卽詔兩神策治曲江昆明作紫雲樓采霞亭詔公卿得列舍隄上
注本姓魚冒爲鄭故當時號魚鄭及用事人廋謂曰水族貌寢陋不能遠視常
衣麤裘外示質素始李愬病痿注治之有狀守澄神其術故中人皆昵愛俄檢
校尙書左僕射鳳翔隴右節度使詔月入奏事請寮屬於訓訓與舒元輿謀終
殺注慮其豪俊爲助更擇臺閣長者以錢可復爲副李敬彝爲司馬盧簡能
蕭傑爲判官盧弘茂爲掌書記舊制節度使受命戎服詣兵部謁後寢廢注請
復之而王璠郭行餘皆踵爲常是日度支京兆等供帳入辭帝賜通天犀帶出
都門旗干折注惡之先是守澄死以十一月葬澹水注奏言守澄國勞舊願身
護喪因羣宦者臨送欲以鎮兵悉禽誅之訓畏注專其功乃先五日舉事注率
五百騎至扶風令韓遼知其謀奔武功注聞訓敗乃還其屬魏弘節勸注殺監

軍張仲清及大將賈克中等十餘人注驚撓不暇聽仲清與前少尹陸暢用其將李叔和策訪注計事斬其首兵皆潰去注妻兄魏逢尤佻險贊注爲姦數顧賊爲率更令鳳翔少尹遣逢至京師與訓約被誅可復等及親卒千餘人皆族矣擢仲清內常侍遼咸陽令叔和檢校太子賓客賜錢千萬暢鳳翔行軍司馬臬注首光宅坊三日瘞之羣臣皆賀乃夷其家初未獲注京師戒嚴涇原鄜坊節度使王茂元蕭弘皆勒兵備非常及是人相慶籍其貲得絹百萬匹它物稱是注敗前菌生所服帶上褚中藥化爲蠅數萬飛去可復徽子也爲禮部郎中簡能者簡辭弟駕部員外郎傑者俊弟也主客員外郎弘茂右拾遺可復將死女年十四爲祈免女曰殺我父何面目以生抱可復求死亦斬之弘茂妻蕭臨刑詔曰我太后妹奴輩可來殺兵皆斂手乃免弘節勇而多謀始在鄜坊趙儋節度府爲注所辟敬彝爲路隋所辟隋卒客江淮以未赴免因擢兵部員外郎終衢州刺史

王涯字廣津其先本太原人魏廣陽侯罔之裔祖祚武后時諫罷萬象神宮知

名開元時以大理司直馳傳決獄所至仁平父冕歷左補闕温州刺史涯博學
工屬文往見梁肅肅異其才薦於陸贄擢進士又舉宏辭再調藍田尉久之以
左拾遺爲翰林學士進起居舍人元和初會其甥皇甫湜以賢良方正對策異
等忤宰相涯坐不避嫌罷學士再貶虢州司馬從爲袁州刺史憲宗思之以兵
部員外郎召知制誥再爲翰林學士累遷工部侍郎封清源縣男涯文有雅思
永貞元和間訓誥溫麗多所稟定帝以其孤進自樹立數訪逮以私居遠或召
不時至詔假光宅里官第諸學士莫敢望俄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坐循默不稱職罷再遷吏部侍郎穆宗立出爲劍南東川節度使時吐蕃寇邊
西北騷然又略雅州涯調兵拒之上言蜀有兩道直擣賊腹一繇龍川清川以
抵松州一繇綿州威蕃柵抵棲鷄城皆虜險要地臣願不愛金帛使信臣持節
與北虜約曰能發兵深入者殺某人取某地受某賞開懷以示之所以要約諄
熟異它日者則匈奴之銳可出西戎之力衰矣帝不報長慶三年入爲御史大
夫遷戶部尚書鹽鐵轉運使寶曆時復出領山南西道節度使文宗嗣位召拜

太常卿以吏部尙書代王播復總鹽鐵政益刻急歲中進尙書右僕射代郡公而御史中丞宇文鼎以涯兼使職恥爲之屈奏僕射視事日四品以上官不宜獨拜涯怒卽建言與其廢禮不如審官請避位以存舊典帝難之詔尙書省雜議工部侍郎李固言謂禮君於士不答拜非其臣則答不臣人之臣也大夫於其臣雖賤必答拜避正君也大夫於獻不親君有賜不面拜爲君之答己也古者列國君猶與大夫答拜所以尊事天子別嫌明微也議者謂僕射代尙書令禮當重凡百司州縣皆有副貳缺則攝總至著定之禮則不可越僕射由是也按令凡文武三品拜一品四品拜二品開元禮京兆河南牧州刺史縣令上日丞以下答拜此禮令相戾不可獨據又言受冊官始上無不答拜者而僕射亦受冊禮不得異雖相承爲故事然人情難安者安得弗改請如禮便帝不能決涯竟用舊儀自李師道平三道十二州皆有銅鐵官歲取冶賦百萬觀察使擅有之不入公上涯始建白如建中元年九月戊辰詔書收隸天子鹽鐵詔可久之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合度支鹽鐵爲一使兼領之乃奏罷京畿權酒

錢以悅衆俄檢校司空兼門下侍郎罷度支真拜司空始變茶法益其稅以濟用度下益困而鄭注亦議權茶天子命涯爲使心知不可不敢爭李訓敗乃及禍初民怨茶禁苛急涯就誅皆羣詬晉抵以瓦礫涯質狀願省長上短下動舉詳華性畜儉不畜妓妾惡卜祝及宅方伎別墅有佳木流泉居常書史自怡使客賀若夷鼓琴娛賓文宗惡俗侈靡詔涯懲革涯條上其制凡衣服室宇使略如古貴戚皆不便謗訕囂然議遂格然涯年過七十嗜權固位偷合訓等不能絜去就以至覆宗是時十一族貨貨悉爲兵掠而涯居永寧里乃楊憑故第財貯鉅萬取之彌日不盡家書多與祕府侔前世名書畫嘗以厚貨鉤致或私以官鑿垣納之重複祕固若不可窺者至是爲人破垣剔取奩軸金玉而棄其書畫於道籍田宅入于官子孟堅爲工部郎中集賢殿學士仲翔太常博士季琰校書郎皆死仲翔始匿侍御史裴鑿家鑿執以赴軍仲翔曰業不見容當自求生奈何反相噬邪聞者哀之後令狐楚見帝從容言向與臣並列者旣族滅矣而露齒不藏深可悼痛帝惻然詔京兆尹薛元賞葬涯等十一人各賜襲衣仇

士良使盜竊發其冢投骨渭水涯女爲竇紉妻以瘡病免家人給告涯當貶忽夢涯自提首告曰族滅矣惟若存歲時無忘我女驚號墮地乃以實告涯從弟沐客江南困窮來京師謁涯二歲乃得見許以祿仕難作亦死昭宗天復初大赦明涯訓之寃追復爵位官其後裔

賈鍊字子美河南人少孤客江淮間從父全觀察浙東鍊往依之全尤器異收卹良厚舉進士高第聲稱籍甚又策賢良方正異等授渭南尉集賢校理擢累考功員外郎知制誥鍊美文辭開敏有斷然褊急氣陵輩行李渤爲諫議大夫惡其人爲宰相言之而李逢吉竇易直愛鍊才得不斥穆宗崩告哀江浙道拜常州刺史舊制兩省官出使得朱衣吏前導鍊赴州猶用之觀察使李德裕敕吏還怏怏爲憾入爲太常少卿復知制誥歷禮部侍郎凡三典貢舉得士七十五人多名卿宰相再遷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姑臧縣男太和九年上巳詔百官會曲江故事尹自門步入揖御史鍊自矜大不徹扇蓋騎而入御史楊儉蘇特固爭鍊曰黃面兒敢爾儉曰公爲御史能嘿嘿耶大夫温造以聞坐奪俸不勝

志求出爲浙西觀察使未行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爲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國史旣得位會李宗閔得罪而指儉特爲黨斥去之少與沈傳師善傳師前死嘗夢云君可休矣鍊寤而祭諸寢復夢曰事已爾叵奈何劉蕡以賢良方正對策指中人爲禍亂根本而鍊與馮宿龐嚴爲考官畏避不敢聞竟罹其禍鍊本中立不肯身犯顏排姦倖以及誅與王涯實不知謀人寃之

舒元興婺州東陽人地寒不與士齒始學卽警悟去客江夏節度使鄒士美異其秀特數延譽元和中舉進士見有司鉤校苛切旣試尙書雖水炭脂炬食具皆人自將吏一倡名乃得入列棘圍席坐廡下因上書言古貢士未有輕於此者且宰相公卿繇此出夫宰相公卿非賢不在選而有司以隸人待之誠非所以下賢意羅棘遮截疑其姦又非所以求忠直也詩賦微藝斷離經傳非所以觀人文化成也臣恐賢者遠辱自引去而不肖者爲陛下用也今貢珠貝金玉有司承以斐笥皮幣何輕賢者重金玉邪又言取士不宜限數今有司多者三十少止二十假令歲有百元凱而曰吾格取二十謂求賢可乎歲有才德纔數十

人而曰必取二十謬進者乃過半謂合令格可乎俄擢高第調鄆尉有能名裴度表掌與元書記文檄豪健一時推許拜監察御史劾按深害無所縱再遷刑部員外郎元輿自負才有過人者銳進取太和五年獻文闕下不得報上書自言馬周張嘉貞代人作奏起逆旅卒爲名臣今臣備位于朝自陳文章凡五晦朔不一報竊自謂才不後周嘉貞而無因入又不露所緼是終無振發時也漢主父偃徐樂嚴安以布衣上書朝奏暮召而臣所上八萬言其文鍛鍊精粹出入今古數千百年披剔剖抉有可以輔教化者未始遺拔犀之角擢象之齒豈主父等可比哉盛時難逢竊自愛惜文宗得書高其自激叩出示宰相李宗閔以浮躁誕肆不可用改著作郎分司東都時李訓居喪尤與元輿善及訓用事再遷左司郎中御史大夫李固言表知雜事固言輔政權知御史中丞會帝錄囚元輿奏辨明審不三月卽真兼刑部侍郎專附鄭注注所惡舉繩逐之月中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詭謀謬算日與訓比敗天下事二人爲之也然加禮舊臣外釣人譽先時裴度令狐楚鄭覃皆爲當路所軋致閑處至是悉還高

秩元輿爲牡丹賦一篇時稱其工死後帝觀牡丹凭殿闌誦賦爲泣下第元褻元肱元迴皆第進士元褻又擢賢良方正終司封員外郎餘及誅

王璠字魯玉元和初舉進士宏辭皆中遷累監察御史儀寓峻整著稱于時以起居舍人副鄭覃宣慰鎮州長慶末擢職方郎中知制誥時李逢吉秉政特厚璠驟拜御史中丞璠挾所恃頗橫恣道直左僕射李絳交騎不避絳上言左右僕射師長庶官開元時名左右丞相雖去機務然猶總百司署位不著姓上曰班見百官而中丞御史在廷元和中伊慎爲僕射太常博士韋謙以慎位緣恩進削其禮至僕射就臺見中丞或立廷中中丞乃至憲度倒置不可爲法逢吉憚絳正遏其事不奏但罷璠爲工部侍郎而絳亦用太子少師分司東都議者不直之初璠按武昭獄意逢吉德己及罷中丞乃失望久之出爲河南尹時內廩小兒頗擾民璠殺其尤暴者遠近畏伏入爲尙書右丞再遷京兆尹自李諒後政條墮斃姦豪寢不戢璠頗修舉政有名鄭注姦狀始露宰相宋申錫御史中丞宇文鼎密與璠議除之璠反以告王守澄而注由是傾心於璠進左丞判

太常卿事出爲浙西觀察使李訓得幸璠於逢吉舊故薦之復召爲左丞拜
戶部尚書判度支封祁縣男李宗閔得罪璠亦其黨見注求解乃免訓將誅宦
人乃授河東節度使已而敗璠子遐休直弘文館所善學士令狐定及劉軻劉
鞞仲無頗柳喜集其所皆被縛定等自解辯得釋遐休誅璠鑿潤州外隍得石
刻曰山有石石有玉玉有瑕術家謂璠祖名崙生礎礎生璠盡遐休蓋其應云
郭行餘者元和時擢進士河陽烏重胤表掌書記重胤葬其先使誌冢辭不爲
重胤怒卽解去擢累京兆少尹嘗值尹劉栖楚不肯避栖楚捕導從繫之自言
宰相裴度頗爲諭止行餘移書曰京兆府在漢時有尹有都尉有丞皆詔自除
後循而不改開元時諸王爲牧故尹爲長史司馬卽都尉丞耳今尹總牧務少
尹副焉未聞道路間有下車望塵避者故事猶在栖楚不能答遷楚汝二州刺
史大理卿擢邠寧節度使李訓在東都與行餘善故用之

韓約朗州武陵人本名重華志勇決略涉書有吏幹歷兩池榷鹽使虔州刺史
交趾叛領安南都護再遷太府卿太和九年代崔鄆爲左金吾衛大將軍居四

日起事約繇錢穀進更安南富饒地聚貲尤多

羅立言者宣州人貞元末擢進士魏博田弘正表佐其府改陽武令以治劇遷河陰立言始築城郭地所當者皆富豪大賈所占下令使自築其處吏籍其闕陋號於衆曰有不如約爲我更完民憚其嚴數旬畢民無田者不知有役設鎖絕汴流姦盜屏息河南尹丁公著上狀加朝散大夫然倨下傲上出具弓矢呵道宴賓客列倡優如大府人皆惡之以是稀遷然自放不衰改度支河陰留後坐平糴非實沒萬九千緡鹽鐵使惜其幹止奏削兼侍御史繇廬州刺史召爲司農少卿以財事鄭注亦與李訓厚善訓以京兆多吏卒擢爲少尹知府事以就其謀

李孝本宗室子元和時第進士累遷刑部郎中依訓得進於是御史中丞舒元輿引知雜事元輿入相擢權知中丞事

顧師邕字睦之少連子性恬約喜書寡游合第進士累遷監察御史李訓薦爲水部員外郎翰林學士訓遣宦官田全操劉行深周元稹薛士幹似先義逸劉

英詔按邊既行命師邕爲詔賜六道殺之會訓敗不果師邕流崖州至藍田賜死

李貞素嗣道王實子性和裕衣服喜鮮明漢陽公主妻以季女累遷宗正少卿由將作監改左金吾衛將軍韓約之詐貞素知之流儋州至商山賜死

贊曰李訓浮躁寡謀鄭注斬斬小人王涯暗沓舒元輿險而輕邀幸天功寧不殆哉李德裕嘗言天下有常勢北軍是也訓因王守澄以進此時出入北軍若以上意說諸將易如靡風而反以臺府抱關游徼抗中人以搏精兵其死宜哉文宗與宰相李石李固言鄭覃稱訓稟五常性服人倫之教不如公等然天下奇才公等弗及也德裕曰訓曾不得齒徒隸尙才之云世以德裕言爲然傳曰國將亡天與之亂人若訓等持腐株支大廈之顛天下爲寒心豎毛文宗偃然倚之成功卒爲闥謁所乘天果厭唐德哉

唐書卷一百七十九

唐書卷一百七十九考證

韓約傳○此傳及顧師邕李貞素傳舊書俱無

唐書卷一百七十九考證

唐書卷一百七十九考證

唐書卷一百八十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一百五

李德裕

李德裕字文饒元和宰相吉甫子也少力于學既冠卓犖有大節不喜與諸生
試有司以蔭補校書郎河東張弘靖辟爲掌書記府罷召拜監察御史穆宗卽
位擢翰林學士帝爲太子時已聞吉甫名由是顧德裕厚凡號令大典冊皆更
其手數召見賚獎優華帝怠荒于政故戚里多所請巧挾宦人誦禁中語關託
大臣德裕建言舊制駙馬都尉與要官禁不往來開元中訶督尤切今乃公至
宰相及大臣私第是等無佗材直洩漏禁密交通中外耳請白事宰相者聽至
中書無輒詣第帝然之再進中書舍人未幾授御史中丞始吉甫相憲宗牛僧
孺李宗閔對直言策痛詆當路條失政吉甫訴於帝且泣有司皆得罪遂與爲
怨吉甫又爲帝謀討兩河叛將李逢吉沮解其言功未旣而吉甫卒裴度實繼

之逢吉以議不合罷去故追銜吉甫而怨度擯德裕不得進至是間帝暗庸誅度使與元稹相怨奪其宰相而已代之欲引僧孺益樹黨乃出德裕爲浙西觀察使俄而僧孺入相由是牛李之憾結矣初潤州承王國清亂竇易直傾府庫資軍貲用空殫而下益驕德裕自檢約以留州財贍兵雖儉而均故士無怨再募則賦物儲物南方信機巫雖父母癘疾子棄不敢養德裕擇長老可語者諭以孝慈大倫患難相收不可棄之義使歸相曉敕違約者顯寘以法數年惡俗大變又按屬州非經祠者毀千餘所撤私邑山房千四百舍寇無所度蔽天子下詔褒揚敬宗立侈用無度詔浙西上脂盞妝具德裕奏比年旱災物力未完乃三月壬子赦令常貢之外悉罷進獻此陛下恐聚斂之吏緣以成姦彫窶之人不勝其敝也本道素號富饒更李錡薛苹皆權酒於民供有羨財元和詔書停權酤又赦令禁諸州羨餘無送使今存者惟留使錢五十萬緡率歲經費常少十三萬軍用褊急今所須脂盞妝具度用銀二萬三千兩金百三十兩物非土產雖力營索尙恐不逮願詔宰相議何以俾臣不違詔旨不乏軍興不疲人

不斂怨則前敕後詔咸可遵承不報方是時罷進獻不閱月而求貢使者足相接于道故德裕推一以諷它又詔索盤條繚綾千匹復奏言太宗時使至涼州見名鷹諷李大亮獻之大亮諫止賜詔嘉歎玄宗時使者抵江南捕鴛鵲翠鳥汴州刺史倪若水言之卽見褒納皇甫詢織半臂造琵琶捍撥鏤牙箏於益州蘇頲不奉詔帝不加罪夫鳩鵲鏤牙微物也二三臣尙以勞人損德爲言豈二祖有臣如此今獨無之蓋有位者蔽而不聞非陛下拒不納也且立鵝天馬盤條掬豹文彩怪麗惟乘輿當御今廣用千匹臣所未諭昔漢文身衣弋絺元帝罷輕織服故仁德慈儉至今稱之願陛下師二祖容納遠思漢家恭約裁賜節減則海隅蒼生畢受賜矣優詔爲停自元和後天下禁毋私度僧徐州王智興給言天子誕月請築壇度人以資福詔可卽顯募江淮間民皆曹輩奔走因牟擷其財以自入德裕劾奏智興爲壇泗州募願度者人輸錢二千則不復勘詰普加髡落自淮而右戶三丁男必一男剔髮規影儀賦所度無算臣聞度江者日數百蘇常齊民十固八九若不加禁遏則前至誕月江淮失丁男六十萬不

爲細變有詔徐州禁止時帝昏荒數游幸狎比羣小聽朝簡忽德裕上丹扈六箴表言心乎愛矣遐不謂矣此古之賢人篤於事君者也夫迹疏而言親者危地遠而意忠者忤臣竊惟念拔自先聖徧荷寵私不能竭忠是負靈鑒臣在先朝嘗獻大明賦以諷頗蒙嘉採今日盡節明主亦由是也其一曰宵衣諷視朝希晚也二曰正服諷服御非法也三曰罷獻諷斂求怪珍也四曰納誨諷侮棄忠言也五曰辨邪諷任羣小也六曰防微諷僞游輕出也辭皆明直婉切帝雖不能用其言猶敕韋處厚諄諄作詔厚謝其意然爲逢吉排笮訖不內徙時亳州浮屠詭言水可愈疾號曰聖水轉相流聞南方之人率十戶僦一人使往汲旣行若飲病者不敢近輦血危老之人率多死而水斗三十千取者益宅汲轉鬻於道互相欺誅往者日數十百人德裕嚴勒津邏捕絕之且言昔吳有聖水宋齊有聖火皆本妖祥古人所禁請下觀察使令狐楚填塞以絕妄源從之帝方惑佛老禱福祈年浮屠方士並出入禁中狂人杜景先上言其友周息元壽數百歲帝遣宦者至浙西迎之詔在所馳驛敦遣德裕上疏曰道之高者莫若

廣成玄元人之聖者莫若軒轅孔子昔軒轅問廣成子治身之要曰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無勞子形無搖子精乃可長生慎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脩身千二百歲矣形未嘗衰又曰得吾道者上爲皇下爲王玄元語孔子曰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陛下脩軒后之術物色異人若使廣成玄元混迹而至告陛下之言亦無出於此臣慮今所得者皆迂怪之士使物淖冰以小術欺聰明如文成五利者也又前世天子雖好方士未有御其藥者故漢人稱黃金可成以爲飲食器則壽高宗時劉道合玄宗時孫甌生皆能作黃金二祖不之服豈非以宗廟爲重乎儻必致真隱願止師保和之術慎毋及藥則九廟尉悅矣息元果誕謠不情自言與張果葉靜能游帝詔畫工肖狀爲圖以觀之終帝世無宅驗文宗卽位乃逐之太和三年召拜兵部侍郎裴度薦材堪宰相而李宗閔以中人助先秉政且得君出德裕爲鄭滑節度使引僧孺協力罷度政事二怨相濟凡德裕所善悉逐之於是二人權震天下黨人牢不可破矣踰年徙劍南西川蜀自南詔入寇敗杜元穎而郭釗代之病

不能事民失職無聊生德裕至則完殘奮怯皆有條次成都既南失姚協西亡維松由清溪下沫水而左盡爲蠻有始韋臯招來南詔復嶺州傾內資結蠻好示以戰陣文法德裕以臯啓戎資盜其策非是養成癰疽第未決耳至元穎時遇隙而發故長驅深入蹂剔千里蕩無孑遺今廢夷尙新非痛矯革不能刷一方恥乃建籌邊樓按南道山川險要與蠻相入者圖之左西道與吐蕃接者圖之右其部落衆寡饋餉遠邇曲折咸具乃召習邊事者與之指畫商訂凡虜之情僞盡知之又料擇伏瘴舊寮與州兵之任戰者廢遣癯羸什三四士無敢怨又請甲人於安定弓人河中弩人浙西絲是蜀之器械皆犀銳率戶二百取一人使習戰貸勿事緩則農急則戰謂之雄邊子弟其精兵曰南燕保義保惠兩河慕義左右連弩騎士曰飛星驚擊奇鋒流電霆聲突騎總十一軍築杖義城以制大度青溪關之阻作禦侮城以控榮經犄角勢作柔遠城以阨西山吐蕃復叩崧關徙嶺州治臺登以奪蠻險舊制歲抄運內粟贍黎嶺州起嘉眉道陽山江而達大度乃分餉諸戍常以盛夏至地苦瘴毒輦夫多死德裕命轉叩雅

粟以十月爲漕始先夏而至以佐陽山之運饋者不涉炎月遠民乃安蜀人多鬻女爲人妾德裕爲著科約凡十三而上執三年勞下者五歲及期則歸之父毋毀屬下浮屠私廬數千以地予農蜀先主祠旁有獠村其民剔髮若浮屠者畜妻子自如德裕下令禁止蜀風大變於是二邊寔懼南詔請還所俘掠四千人吐蕃維州將悉怛謀以城降維距成都四百里因山爲固東北繇索叢嶺而下二百里地無險走長川不三千里直吐蕃之牙異時戍之以制虜入者也德裕旣得之卽發兵以守且陳出師之利僧孺居中沮其功命返悉怛謀於虜以信所盟德裕終身以爲恨會監軍使王踐言入朝盛言悉怛謀死拒遠人向化意帝亦悔之卽以兵部尙書召俄拜中書門下平章事封贊皇縣伯故事丞郎詣宰相須少間乃敢通郎官非公事不敢謁李宗閔時往往通賓客李聽爲太子太傅招所善載酒集宗閔閣酣醉乃去至德裕則喻御史有以事見宰相必先白臺乃聽凡罷朝絲龍尾道趨出遂無輒至閣者又罷京兆築沙堤兩街上朝衛兵常建言朝廷惟邪正二途正必去邪邪必害正然其辭皆若可聽願審

所取舍不然二者並進雖聖賢經營無繇成功俄而宗閔罷德裕代爲中書侍郎集賢殿大學士始二省符江淮大賈使主堂廚食利因是挾貲行天下所至州鎮爲右客富人倚以自高德裕一切罷之後帝暴感風害語言鄭注始因王守澄以藥進帝少間又薦李訓使待詔帝欲授諫官德裕曰昔諸葛亮有言親賢臣遠小人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士後漢所以傾覆也今訓小人頃咎惡暴天下不宜引致左右帝曰人誰無過當容其改且逢吉嘗言之對曰聖賢則有改過若訓天資姦邪尙何能改逢吉位宰相而顧愛兇回以累陛下亦罪人也帝語王涯別與官德裕搖手止涯帝適見不憚訓注皆怨卽復召宗閔輔政拜德裕爲興元節度使入見帝自陳願留闕下復拜兵部尙書宗閔奏命已行不可止更徙鎮海軍以代王璠先是太和中漳王養母杜仲陽歸浙西有詔在所存問時德裕被召乃檄留後使如詔書璠入爲尙書左丞而漳王以罪廢死因與戶部侍郎李漢共譖德裕嘗賂仲陽導王爲不軌帝惑其言召王涯李固言路隋質之注璠漢三人者語益堅獨隋言德裕大臣不宜有此讒罔少

衰遂貶德裕爲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復貶袁州長史隋亦免宰相未幾宗閔以罪斥而注訓等亂敗帝追悟德裕以誣構遂乃徙滁州刺史又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開成初帝從容語宰相朝廷豈有遺事乎衆皆以宋申錫對帝俛首涕數行下曰當此時兄弟不相保況申錫邪有司爲我褻顯之又曰德裕亦申錫比也起爲浙西觀察使後對學士禁中黎埴頓首言德裕與宗閔皆逐而獨三進官帝曰彼嘗進鄭注而德裕欲殺之今當以官與人埴懼而出又指坐展前示宰相曰此德裕爭鄭注處德裕三在浙西出入十年遷淮南節度使代牛僧孺僧孺聞之以軍事付其副張鷟卽馳去淮南府錢八十萬緡德裕奏言止四十萬爲鷟用其半僧孺訴于帝而諫官姚合魏謩等共劾奏德裕挾私怨沮傷僧孺帝置章不下詔德裕覆實德裕上言諸鎮更代例殺半數以備水旱助軍費因索王播段文昌崔從相授簿最具在惟從死官下僧孺代之其所殺數最多卽自劾始至鎮失於用例不敢妄遂待罪有詔釋之武宗立召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既入謝卽進戒帝辨邪正專委任而後朝廷治臣嘗爲

先帝言之不見用夫正人既呼小人爲邪小人亦謂正人爲邪何以辨之請借物爲諭松柏之爲木孤生勁特無所因倚蘿蔦則不然弱不能立必附它木故正人一心事君無待於助邪人必更爲黨以相蔽欺君人者以是辨之則無惑矣又謂治亂繫信任引齊桓公問管仲所以害霸者仲對琴瑟笙竽弋獵馳騁非害霸者惟知人不能舉舉不能任任而又雜以小人害霸也太玄德憲四宗皆盛朝其始臨御自視若堯舜變久則不及初陛下知其然乎始一委輔相故賢者得盡心久則小人並進造黨與亂視聽故上疑而不專政去宰相則不治矣在德宗最甚晚節宰相惟奉行詔書所與圖事者李齊運裴延齡韋渠牟等訖今謂之亂政夫輔相有欺罔不忠當亟免忠而材者屬任之政無它門天下安有不治先帝任人始皆回容積纖微以至誅貶誠使雖小過必知而改之君臣無猜則讒邪不干其間矣又言開元初輔相率三考輒去雖姚崇宋璟不能逾至李林甫秉權乃十九年遂及禍敗是知亟進罷宰相使政在中書誠治本也帝嘗疑楊嗣復李珣顧望不忠遣使殺之德裕知帝性剛而果於斷卽率三

宰相見延英嗚咽流涕曰昔太宗德宗誅大臣未嘗不悔臣欲陛下全活之無異時恨使二人罪惡暴著天下共疾之帝不許德裕伏不起帝曰爲公等赦之德裕降拜升坐帝曰如令諫官論事雖千疏我不赦德裕重拜因追還使者嗣復等乃免時帝數出畋游暮夜乃還德裕上言人君動法於日故出而視朝入而燕息傳曰君就房有常節惟深察古誼毋繼以夜側聞五星失度恐天以是勤勤儆戒詩曰敬天之渝不敢馳驅願節田游承天意尋冊拜司空回鶻自開成時爲黠戛斯所破會昌後烏介可汗挾公主牙塞下種族大飢以弱口重器易粟於邊退渾党項利虜掠因天德軍使田牟上言願以部落兵擊之議者請可其言德裕曰回鶻於國嘗有功以窮來歸未輒擾邊遽伐之非漢宣帝待呼韓之義不如與之食以待其變陳夷行曰資盜糧非計也不如擊之便德裕曰沙陀退渾不可恃也夫見利則進遇敵則走雜虜之常態孰肯爲國家用邪天德兵素弱以一城與勁虜確無不敗請詔牟無聽諸戎計帝於是貸粟二萬斛會嗚沒斯殺赤心以降赤心兵潰去於是回鶻勢窮數丐羊馬欲藉兵復故地

又願假天德城以舍公主帝不許乃進逼振武保大柵杷頭峯以略朔川轉戰雲州刺史張獻節嬰城不出回鶻乃大掠党項退渾皆保險莫敢拒帝益知向不許田牟用二部兵之效乃復問以計德裕曰杷頭峯北皆大磧利用騎不可以步當之今烏介所恃公主爾得健將出奇奪還之王師急擊彼必走今銳將無易石雄者請以藩渾勁卒與漢兵銜枚夜擊之勢必得帝卽以方略授劉沔令雄邀擊可汗於殺胡山敗之迎公主還回鶻遂敗進位司徒黠戛斯遣使來且言攻取安西北廷帝欲從黠戛斯求其地德裕曰不可安西距京師七千里北廷五千里異時絲河西隴右抵玉門關皆我郡縣往往有兵故能緩急調發自河隴入吐蕃則道出回鶻回鶻今破滅未知黠戛斯果有其地邪假令安西可得卽復置都護以萬人往戍何所興發何道饋輓彼天德振武於京師近力猶苦不足況七千里安西哉臣以爲縱得之無用也昔漢魏相請罷田車師賈捐之請棄珠崖近狄仁傑亦請棄四鎮及安東皆不願貪外以耗內此三臣者當全盛時尙欲棄割以肥中國況久沒甚遠之地乎是持實費市虛事滅一回

鷲而又生之帝乃止澤潞劉從諫死其從子稹擅留事以邀節度德裕曰澤潞內地非河朔比昔皆儒術大臣守之李抱真始建昭義軍最有功德宗尙不許其子繼及劉悟死敬宗方怠於政遂以符節付從諫太和時擅兵長子陰連訓注外託効忠請除君側及有狗馬疾謝醫拒使便以兵屬稹捨而不討無以示四方帝曰可勝乎對曰河朔稹所恃以脣齒也如令魏鎮不與則破矣夫三鎮世嗣列聖許之請使近臣明告以澤潞命帥不得視三鎮今朕欲誅稹其各以兵會帝然之乃以李回持節諭王元逵何弘敬皆聽命始議用兵中外交章固爭皆曰悟功高不可絕其嗣又從諫畜兵十萬粟支十年未可以破也它宰相亦嬖嬰趨和德裕獨曰諸葛亮言曹操善爲兵猶五攻昌霸三越灤況其下哉然羸縮勝負兵家之常惟陛下聖策先定不以小利鈍爲浮議所搖則有功矣有如不利臣請以死塞責帝忿然曰爲我語於朝有沮吾軍議者先誅之羣論遂息元逵兵已出而弘敬逗留持兩端德裕建遣王宰以陳許精甲假道於魏以伐礪弘敬聞遽勒兵請自涉漳取礪潞會橫水戍兵叛入太原逐其帥李石

奉裨將楊弁主留事方是時稹未下朝廷益爲憂議者頗言兵皆可罷帝遣中人馬元實如太原偵其變弁厚賄中人帳飲三日還謬曰弁兵多屬明光甲者十五里德裕詰曰李石以太原無兵故調橫水卒千五百使戍榆社弁因以亂渠能列卒如此多邪則曰晉人勇皆兵也募而得之德裕曰募士當以財李石以人欠一縑故兵亂石無以索之弁何得邪太原一鎧一戟舉送行營安致十五里明光乎使者語塞德裕卽奏弁賤伍不可赦如力不足請捨稹而誅弁遽趣王逢起榆社軍詔元逵趨土門會太原河東監軍呂義忠聞卽日召榆社卒入斬弁獻首京師德裕每疾貞元太和間有所討伐諸道兵出境卽仰給度支多遷延以困國力或與賊約令懈守備得一縣一屯以報天子故師無大功因請敕諸將令直取州勿攻縣故元逵等下邢洛礮而稹氣索矣俄而高文端歸命稱稹糧乏皆女子授穉哺兵未幾郭誼持稹首降帝問何以處誼德裕曰稹豎子安知反職誼爲之今三州已降而稹窮蹙又取其族以邀富貴不誅後無以懲惡帝曰朕意亦爾因詔石雄入潞盡取誼等及嘗爲稹用者悉誅之策功

拜太尉進封趙國公德裕固讓言唐與太尉惟七人尙父子儀乃不敢拜近王
智輿李載義皆超拜保傅蓋重惜此官裴度爲司徒十年亦不遷臣願守舊秩
足矣帝曰吾恨無官酬公毋固辭德裕又陳先臣封於趙冢孫寬中始生字曰
三趙意將傳嫡不及支庶臣前益封已改中山臣先世皆嘗居汲願得封衛從
之遂改衛國公帝嘗從容謂宰相曰有人稱孔子其徒三千亦爲黨信乎德裕
曰昔劉向云孔子與顏回子貢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與皋陶轉相汲引不
爲比周無邪心也臣嘗以共敝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共工驩兜則爲黨舜禹
不爲黨小人相與比周迭爲掩蔽也賢人君子不然忠於國則同心聞於義則
同志退而各行其己不可交以私趙宣子隨會繼而納諫司馬侯叔向比以事
君不爲黨也公孫弘每與汲黯請間黯先發之弘推其後武帝所言皆聽黯弘
雖並進然廷詰齊人少情譏其布被爲詐則先發後繼不爲黨也太宗與房玄
齡圖事則曰非杜如晦莫能籌之及如晦在焉亦推玄齡之策則同心圖國不
爲黨也漢朱博陳咸相爲腹心背公死黨周福房植各以其黨相傾議論相軋

故朋黨始於甘陵二部及甚也謂之鉤黨繼受誅夷以王制言之非不幸也周之衰列國公子有信陵平原孟嘗春申游談者以四豪爲稱首亦各有客三千務以譎詐勢利相高仲尼之徒唯行仁義今議者欲以比之罔矣臣未知所謂黨者爲國乎爲身乎誠爲國邪隨會叔向汲黯房杜之道可行不必黨也今所謂黨者誣善蔽忠附下罔上車馬馳驅以趨權勢晝夜合謀美官要選悉引其黨爲之否則抑壓以退仲尼之徒有是乎陛下以是察之則姦僞見矣時韋弘質建言宰相不可兼治錢穀德裕奏言管仲明於治國其語曰國之重器莫重於令令重君尊君尊國安治人之本莫要於令故曰虧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從令者死五者無赦又曰令在上而論可否在下是主威下繫於人也太和後風俗寔敝令出於上非之在下此敝不止無以治國匡衡曰大臣者國家股肱萬姓所瞻仰明主所慎擇也傳曰下輕其上爵賤人圖柄臣則國家搖動而人不靜今弘質爲人所教而言是圖柄臣者也且蕭望之漢名儒爲御史大夫奏云歲首日月少光咎在臣等宣帝以望之意輕丞相下有

司詰問貞觀中監察御史陳師合上言人之思慮有限一人不可總數職太宗曰此欲離間我君臣斥之嶺外臣謂宰相有姦謀隱隱則人人皆得上論至於制置職業人主之柄非小人所得千古者朝廷之士各守官業思不出位弘質賤臣豈得以非所宜言妄觸天聽是輕宰相陛下照其邪計從黨人中來當遏絕之德裕大意欲朝廷尊臣下肅而政出宰相深疾朋黨故感憤切言之又嘗謂省事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吏能簡冗官誠治本也乃請罷郡縣吏凡二千餘員衣冠去者皆怨時天下已平數上疏乞骸骨而星家言熒惑犯上相又懇丐去位皆不許當國凡六年方用兵時決策制勝宅相無與故威名獨重於時宣宗卽位德裕奉冊太極殿帝退謂左右曰向行事近我者非太尉邪每顧我毛髮爲森豎翌日罷爲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荆南節度使俄徙東都留守白敏中令狐絢崔鉉皆素仇大中元年使黨人李咸斥德裕陰事故以太子少保分司東都再貶潮州司馬明年又導吳汝納訟李紳殺吳湘事而大理卿盧言刑部侍郎馬植御史中丞魏扶言紳殺無罪德裕徇成其寃至爲黜御

史罔上不道乃貶爲崖州司戶參軍事明年卒年六十三德裕既沒見夢令狐
綯曰公幸哀我使得歸葬綯語其子瀉瀉曰執政皆共憾可乎旣夕又夢綯懼
曰衛公精爽可畏不言禍將及白于帝得以喪還德裕性孤峭明辯有風采善
爲文章雖至大位猶不去書其謀議援古爲質袞袞可喜常以經綸天下自爲
武宗知而能任之言從計行是時王室幾中興先是韓全義敗於蔡杜叔良敗
於深皆監軍宦人制其權將不得專進退詔書一日三四下宰相不豫又諸道
銳兵票士皆監軍取以自隨每督戰乘高建旗自表師小不勝輒卷旗去大兵
隨以北繇是王師所向多負至討回鶻澤潞德裕建請詔書付宰司乃下監軍
不得干軍要率兵百人取一以爲衛自是號令明壹將乃有功元和後數用兵
宰相不休沐或繼火乃得罷德裕在位雖遽書警奏皆從容裁決率午漏下還
第休沐輒如令沛然若無事時其處報機急帝一切令德裕作詔德裕數辭帝
曰學士不能盡吾意伐劉稹也詔王元逵何弘敬曰勿爲子孫之謀存輔車之
勢元逵等情得皆震恐思効已而三州降賊遂平帝每稱魏博功則顧德裕道

詔語咨其切於事而能伐謀也三鎮每奏事德裕引使者戒敕爲忠義指意丁寧使歸各爲其帥道之故河朔畏威不敢慢後除浮屠法僧亡命多趣幽州德裕召邸吏戒曰爲我謝張仲武劉從諫招納亡命今視之何益仲武懼以刀授居庸關吏曰僧敢入者斬帝旣數討叛有功德裕慮忤于武不可戢卽奏言曹操破袁紹於官渡不追奔自謂所獲已多恐傷威重養由基古善射者柳葉雖百步必中觀者曰不如少息若弓撥矢鉤前功皆棄陛下征伐無不得所欲願以兵爲戒乃可保成功帝嘉納其言方士趙歸真以術進德裕諫曰是嘗敬宗時以詭妄出入禁中人皆不願至陛下前帝曰歸真我自識顧無大過召與語養生術爾對曰小人於利若蛾赴燭向見歸真之門車轍滿矣帝不聽于是挾術詭時者進帝志衰焉所居安邑里第有院號起草亭曰精思每計大事則處其中雖左右侍御不得豫不喜飲酒後房無聲色娛生平所論著多行于世云子燁仕汴宋幕府貶象州立山尉懿宗時以赦令徙郴州餘子皆從死貶所燁子延古乾符中爲集賢校理擢累司勳員外郎還居平泉昭宗東遷坐不朝謁

貶衛尉主簿德裕之斥中書舍人崔嘏字乾錫誼士也坐書制不深切貶端州刺史嘏舉進士復以制策歷邢州刺史劉稹叛使其黨裴問戍于州嘏說使聽命改考功郎中時皆謂遴賞至是作詔不肯巧傳以罪吳汝納之獄朝廷公卿無爲辨者惟淮南府佐魏劔就逮吏使誣引德裕雖痛楚掠終不從竟貶死嶺外又丁柔立者德裕當國時或薦其直清可任諫爭官不果用大中初爲左拾遺旣德裕被放柔立內愍傷之爲上書直其冤坐阿附貶南陽尉懿宗時詔追復德裕太子少保衛國公贈尙書左僕射距其沒十年

贊曰漢劉向論朋黨其言明切可爲流涕而主不悟卒陷亡辜德裕復援向言指質邪正再被逐終嬰大禍嗟乎朋黨之興也殆哉根夫主威奪者下陵聽弗明者賢不肖兩進進必務勝而後人人引所私以所私乘狐疑不斷之際是引桀跖孔顏相闕于前而以衆寡爲勝負矣欲國不亡得乎身爲各宰相不能損所憎顯擠以仇使比周勢成根株牽連賢智播奔而王室亦衰寧明有未哲歟不然功烈光明佐武中興與姚宋等矣

唐書卷一百八十

唐

書

卷一百八十

列傳

十一 中華書局聚

珍
仿
宋
片
注

唐書卷一百八十考證

李德裕傳璋王養母○舊書作養女誤

唐書卷一百八十考證

唐

書卷一百八十考證

一中華書局聚

唐書卷一百八十一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一百六

陳三李曹劉

陳夷行字周道其先江左諸陳也世客潁川由進士第擢累起居郎史館修撰以勞遷司封員外郎凡再歲以吏部郎中爲翰林學士莊恪太子在東宮夷行侍讀五日一謁爲太子講說數遷至工部侍郎開成二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而楊嗣復李珣相次輔政夷行介特雅不與合每議論天子前往往往語相侵短夷行不能堪輒引疾求去文宗遣使者尉勞起之會以王彥威爲忠武節度使史孝章領邠寧議皆出嗣復及夷行對延英帝問除二鎮當否對曰苟自聖擇無不當者嗣復曰若用人盡出上意而當固善如小不稱下安得嘿然夷行曰比姦臣數干權願陛下無倒持大阿以鑄授人嗣復曰古者任則不疑齊桓公器管仲於讐虜豈有倒持慮邪帝以其面相觸頗不悅仙韶樂工尉遲璋授

王府率右拾遺竇洵直當衙論奏鄭覃嗣復嫌以細故謂洵直近名夷行曰諫官當衙正須論宰相得失彼賤工安足言者然亦不可置不用帝卽徙璋光州長史以百緡賜洵直進門下侍郎帝嘗怪天寶政事不善問姚元崇宋璟于時在否李珣曰姚亡而宋罷珣因推言玄宗自謂未嘗殺一不辜而任李林甫種夷數十族不亦惑乎夷行曰陛下今亦宜戒以權屬人嗣復曰夷行失言太宗易暴亂爲仁義用房玄齡十有六年任魏徵十有五年未常失道人主用忠良久益治用邪佞一日多矣時用郭蘧爲坊州刺史右拾遺宋祁論不可蘧果坐贓敗帝欲賞祁夷行曰諫官論事是其職若一事善輒進官恐後不免有私夷行蓋專詆嗣復又素善覃陰助其力以排折朋黨是時雖天子亦惡其太過恩禮遂衰罷爲吏部尙書尋拜華州刺史武宗卽位召爲御史大夫俄還門下侍郎平章事進位尙書左僕射夷行與崔琪俱拜乃奏僕射始視事受四品官拜無著令比日左右丞吏部侍郎御史中丞皆爲僕射拜階下謂之隔品致敬準禮皇太子見上臺羣官羣官先拜而後答以無二上也僕射與四品官並列朝

廷不容獨優前日鄭餘慶著僕射上儀謂隔品官無亢禮時竇易直任御史中丞議不可及易直自爲僕射乃忘前議當時鄙厭之臣等不願以失禮速誚於時且開元元年以左右僕射爲左右丞相位次三公三公上日答拜而僕射受之非是望敕所司約三公上儀著定令詔可始累朝紛議不決至夷行遂定以足疾乞身罷爲太子太保以檢校司空爲河中節度使卒

李紳字公垂中書令敬玄曾孫世宦南方客潤州紳六歲而孤哀等成人母盧躬授之學爲人短小精悍於詩最有名時號短李蘇州刺史韋夏卿數稱之葬母有烏銜芝墜轎車元和初擢進士第補國子助教不樂輒去客金陵李錡愛其才辟掌書記錡寢不法賓客莫敢言紳數諫不入欲去不許會使者召錡稱疾留後王澹爲具行錡怒陰教士鬻食之卽脅使者爲衆奏天子幸得留錡召紳作疏坐錡前紳陽怖栗至不能爲字下筆輒塗去盡數紙錡怒罵曰何敢爾不憚死邪對曰生未嘗見金革今得死爲幸卽注以刃令易紙復然或言許縱能軍中書紳不足用召縱至操書如所欲卽囚紳獄中錡誅乃免或欲以聞謝

曰本激于義非市名也乃止久之從辟山南觀察府穆宗召爲右拾遺翰林學士與李德裕元稹同時號三俊累擢中書舍人稹爲宰相而李逢吉教人告于方事稹遂罷欲引牛僧孺懼紳等在禁近沮解乃授德裕浙西觀察使僧孺輔政以紳爲御史中丞顧其氣剛卞易疵累而韓愈勁直乃以愈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免臺參以激紳紳愈果不相下更持臺府故事論詰往反詆訐紛然繇是皆罷之以紳爲江西觀察使帝素厚遇紳遣使者就第勞賜以爲樂外遷紳泣言爲逢吉中傷入謝又自陳所以然帝悟改戶部侍郎逢吉終欲陷之紳族子虞有文學名隱居華陽自言不願仕時來省紳雅與柏耆程昔範善及耆爲拾遺虞以書求薦紳惡其無立操痛誚之虞失望後至京師悉暴紳所言於逢吉逢吉滋怒乃用張又新李續等計擢虞昔範與劉栖楚皆爲拾遺以伺紳隙內結中人王守澄自助會敬宗立逢吉知紳失勢可乘使守澄從容奏言先帝始議立太子杜元穎李紳勸立深王獨宰相逢吉請立陛下而李續李虞助之逢吉乘間言紳嘗不利於陛下請逐之帝初卽位不能辨乃貶紳爲端州司馬

栖楚等怒得善地皆切齒詔下百官賀逢吉唯左拾遺吳思不往逢吉斥思令告大行喪於吐蕃此時人無敢言者惟韋處厚屢言紳枉折逢吉之姦後天子於禁中得先帝手緘書一笥發之見裴度元穎紳三疏請立帝爲嗣始大感悟悉焚逢吉黨所上謗書始紳南逐歷封康間湍瀨險澁惟乘漲流乃濟康州有媪龍祠舊傳能致雲雨紳以書禱俄而大漲寶曆赦令不言左降官與量移處厚執爭詔爲追定得徙江州長史遷滁壽二州刺史霍山多虎擷茶者病之治機穽發民跡射不能止紳至盡去之虎不爲暴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太和中李德裕當國擢紳浙東觀察使李宗閔方得君復以太子賓客分司開成初鄭覃以紳爲河南尹河南多惡少或危帽散衣擊大毬尸官道車馬不敢前紳治剛嚴皆望風遁去遷宣武節度使大旱蝗不入境武宗卽位徙淮南召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尙書右僕射門下侍郎封趙郡公居位四年以足緩不任朝謁辭位以檢校右僕射平章事復節度淮南卒贈太尉諡文肅始禮人吳汝納者韶州刺史武陵兄子也武陵坐贓貶潘州司戶參軍死汝納家被

逐久不調時李吉甫任宰相汝納怨之後遂附宗閔黨中會昌時爲永寧尉弟湘爲江都尉部人訟湘受贓狼籍身娶民顏悅女紳使觀察判官魏劄鞠湘罪明白論報殺之時議者謂吳氏世與宰相有嫌疑紳內顧望織成其罪諫官屢論列詔遣御史崔元藻覆按元藻言湘盜用程糧錢有狀娶部人女不實按悅嘗爲青州衙推而妻王故衣冠女不應坐德裕惡元藻持兩端奏貶崖州司戶參軍宣宗立德裕去位紳已卒崔鉉等久不得志導汝納使爲湘訟言湘素直爲人誣讎大校重牢五木被體吏至以娶妻資媵結贓且言顏悅故士族湘罪皆不當死紳枉殺之又言湘死紳令卽瘞不得歸葬按紳以舊宰相鎮一方恣威權凡戮有罪猶待秋分湘無辜盛夏被殺崔元藻銜德裕斥己卽翻其辭因言御史覆獄還皆對天子別白是非德裕權軋天下使不得對具獄不付有司但用紳奏而寘湘死是時德裕已失權而宗閔故黨令狐綯崔鉉白敏中皆當路因是逞憾以利誘動元藻等使三司結紳杖鉞作藩虐殺良平準神龍詔書酷吏歿者官爵皆奪子孫不得進宦紳雖亡請從春秋戮死者之比詔削紳三

官子孫不得仕貶德裕等擢汝納左拾遺元藻武功令始紳以文藝節操見用而屢爲怨仇所根却卒能自伸其才以名位終然所至務爲威烈或陷暴刻故雖沒而坐湘冤云

李讓夷字達心系本隴西擢進士第辟鎮國李絳府判官又從西川杜元穎幕府與宋申錫善申錫爲翰林學士薦讓夷右拾遺俄召拜學士素善薛廷老廷老不飭細檢數飲酒不治職罷去坐是亦奪職累進諫議大夫開成初起居舍人李褒免文宗謂李石曰褚遂良以諫議大夫兼起居郎今諫議誰歟可言其人石以馮定孫簡蕭俶李讓夷對帝曰讓夷可也李固言請用崔球張次宗鄭覃曰球故與李宗閔善且記注操筆在赤墀下所書爲後世法不可用黨人若裴中孺李讓夷臣不敢有言乃決用讓夷進中書舍人既而李珣楊嗣復以覃之薦終帝世不得遷武宗初李德裕復入三遷至尙書右丞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潞州平檢校尙書右僕射宣宗立進司空門下侍郎爲大行山陵使未復土拜淮南節度使以疾願還卒于道贈司徒讓夷廉介不妄交位雖

顯劇以儉約自將爲世咨美

曹確字剛中河南河南人擢進士第歷踐中外官累拜兵部侍郎懿宗咸通中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進中書侍郎確邃儒術器識方重動循法度時帝薄於德昵寵優人李可及可及者能新聲自度曲辭調悽折京師媮薄少年爭慕之號爲拍彈同昌公主喪畢帝與郭淑妃悼念不已可及爲帝造曲曰數百年教舞者數百皆珠翠襍飾刻畫魚龍地衣度用繒五千倚曲作辭哀思裴回聞者皆涕下舞闋珠寶覆地帝以爲天下之至悲愈寵之家嘗娶婦帝曰第去吾當賜酒俄而使者負二銀榼與之皆珠珍也可及憑恩橫甚人無敢斥遂擢爲威衛將軍確曰太宗著令文武官六百四十三謂房玄齡曰朕設此待天下賢士工商雜流假使技出等夷正當厚給以財不可假以官與賢者比肩立同坐食也文宗欲以樂工尉遲璋爲王府率拾遺竇洵直固爭卒授光州長史今而位將軍不可帝不聽至僖宗立始貶死方幸時惟確屢言之而神策中尉西門季玄者亦剛鯁謂可及曰汝以巧佞惑天子當族滅嘗見其受賜謂曰今

載以官車後籍沒亦當爾確居位六年進尚書右僕射以同平章事出爲鎮海節度使徙河中卒始畢誠與確同宰相俱有雅望世謁曹畢云弟汾以忠武軍節度使入爲戶部侍郎判度支卒

劉瞻字幾之其先出彭城後徙桂陽舉進士博學宏詞皆中徐商辟署鹽鐵府
參遷太常博士劉瑑執政薦爲翰林學士拜中書舍人進承旨出爲河東節度使咸通十一年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同昌公主薨懿宗捕太醫韓紹宗等送詔獄逮繫宗族數百人瞻喻諫官皆依違無敢言即自上疏固爭紹宗窮其術不能效情有可矜陛下徇愛女囚平民忿不顧難取肆暴不明之謗帝大怒即日賜罷以檢校刑部尚書同平章事爲荆南節度使路巖韋保衡從爲惡言聞帝斥廉州刺史於是翰林學士鄭畋以責詔不深切御史中丞孫瑄諫議大夫高湘等坐與瞻善分貶嶺南巖等殊未慊按圖視驩州道萬里即貶驩州司戶參軍事命李庾作詔極詆將遂殺之天下謂瞻鯁正特爲讒擠舉以爲冤幽州節度使張公素上疏申解巖等不敢害僖宗立徙康號二州刺史

以刑部尙書召復以中書侍郎平章事居位三月卒瞻爲人廉約所得俸以餘濟親舊之窶困者家不留儲無第舍四方獻饋不及門行己終始完潔弟助字元德性仁孝幼時與諸兄游至食飲取最下者及長能文辭喜黃老言年二十卒

李蔚字茂休系本隴西舉進士書判拔萃皆中拜監察御史擢累尙書右丞懿宗惑浮屠常飯萬僧禁中自爲贊唄蔚上疏切諫引狄仁傑姚元崇辛替否所言譏病時弊帝不聽但以虛禮褒答俄拜京兆尹太常卿出爲宣武節度使徙淮南代還民詣闕請留詔許一歲僖宗乾符初以吏部尙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罷爲東都留守河東亂殺其帥崔季康用邠寧李侃代之士不附以蔚嘗在太原府有惠政爲人所懷拜河東節度使同平章事至鎮三日卒始懿宗成安國祠賜寶坐二度高二丈構以沈檀塗髹鏤龍鳳葩蘄金釦之上施複坐陳經几其前四隅立瑞鳥神人高數尺磴道以升前被繡囊錦襜珍麗精絕咸通十四年春詔迎佛骨鳳翔或言昔憲宗嘗爲此俄晏駕帝曰使朕生見之死無恨

乃以金銀爲剎珠玉爲帳孔鸞周飾之小者尋丈高至倍刻檀爲檐注陞城塗黃金每一剎數百人舉之香輿前後係道綴珠瑟瑟幡蓋殘綵以爲幢節費無貲限夏四月至長安綵觀夾路其徒導衛天子御安福樓迎拜至泣下詔賜兩街僧金幣京師耆老及見元和事者悉厚賜之不逞小人至斷臂指流血滿道所過鄉聚皆哀土爲剎相望于塗爭以金翠杖飾傳言剎悉震搖若有光景云京師高貲相與集大衢作繒臺縵闕注水銀爲池金玉爲樹木聚桑門羅像考鼓鳴螺繼日夜錦車繡輿載歌舞從之秋七月帝崩方人王甘心篤向如蔚言者甚多皆不能救僖宗立詔歸其骨都人耆耄辭餞或嗚咽流涕

贊曰人之惑怪神也甚哉若佛者特西域一槁人耳裸顛露足以乞食自資癯辱其身屏營山樊行一概之苦本無求于人徒屬稍稍從之然其言荒茫漫靡夷幻變現善推不驗無實之事以鬼神死生貫爲一條據之不疑培嗜欲棄親屬大抵與黃老相出入至漢十四葉書入中國蹟夫生人之情以耳目不際爲奇以不可知爲神以物理之外爲畏以變化無方爲聖以生而死死復生回復

償報歆豔其間爲或然以賤近貴遠爲憲鞮譯差殊不可研詰華人之譎誕者
又攘莊周列禦寇之說佐其高層累架騰直出其表以無上不可加爲勝妄相
夸脅而倡其風於是自天子逮庶人皆震動而祠奉之初宰相王縉以緣業事
佐代宗於是始作內道場晝夜梵唄冀禳寇戎大作孟蘭肖祖宗像分供塔廟
爲賊臣嘻笑至憲宗世遂迎佛骨於鳳翔內之宮中韓愈指言其弊帝怒竄愈
瀕死憲亦弗獲天年幸福而禍無亦左乎懿宗不君精爽奪迷復蹈前車而覆
之興哀無知之場丐庇百解之費以死自誓無有顧藉流淚拜伏雖事宗廟上
帝無以進焉屈萬乘之貴自等於古胡數千載而遠以身爲徇嗚呼運瘡祚殫
天告之矣懿不三月而徂唐德之不競厥有來哉悲夫

唐書卷一百八十一考證

李紳傳敬元曾孫○舊書作高祖敬元

唐書卷一百八十一考證

唐

書

卷一百八十一考證

中華書局聚

唐書卷一百八十二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一百七

二李崔蕭二鄭二盧韋周二裴劉趙王

李固言字仲樞其先趙人擢進士甲科江西裴堪劍南王播皆表署幕府累官戶部郎中溫造爲御史中丞表知雜事進給事中將作監王堪坐治太廟不謹改太子賓客固言上還制書曰陛下當以名臣左右太子堪以慢官斥處調護地非所宜詔改宅王傅固言再遷尙書右丞李德裕輔政出固言華州刺史俄而李宗閔復用召爲吏部侍郎州大豪何延慶橫猾譁衆遮道使不得去固言怒捕取杖殺之尸諸道旣領選按籍自擬先收寒素梲吏姦進御史大夫太和九年宗閔得罪李訓鄭注用事訓欲自取宰相乃先以固言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旋坐黨人出爲山南西道節度使訓自代其處訓敗文宗頗思之復召爲平章事仍判戶部羣臣請上徽號帝曰今治道猶鬱羣臣之請謂何

比州縣多不治信乎固言因白鄧州刺史王堪隋州刺史鄭襄尤無狀帝曰貞元時御史獨王堪爾鄭覃本舉堪疑固言抵己卽曰臣知堪故用爲刺史舉天下不職何獨二人帝識其意不主前語因稱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聞德宗時多闕官寧乏才邪固言曰用人之道隨所保任觀稱與否而升黜之無乏才矣帝曰宰相用人毋計親疏竇易直爲宰相未嘗用姻戚使己才不足任天下重自宜引去苟公舉雖親何嫌用所長耳帝不欲大臣有黨故語兩與之俄以門下侍郎平章事爲西川節度使詔雲韶雅樂卽臨臯館送之讓還門下侍郎乃檢校尙書左僕射始置羸軍千匹又募銳士三千武備雄完武宗立召授右僕射會崔琪陳夷行以僕射爲宰相改檢校司空兼太子少師領河中節度使蒲津歲河水壞梁吏撤笮用舟邀丐行人固言至悉除之帝伐回鶻詔方鎮獻財助軍上疏固諫不從以疾復爲少師遷東都留守宣宗初還右僕射後以太子太傅分司東都卒年七十八贈太尉固言吃接賓客頗褻緩然每議論人主前乃更詳辯

李珣字待價其先出趙郡客居淮陰幼孤事母以孝聞甫冠舉明經李絳爲華州刺史見之曰日角珠廷非庸人相明經碌碌非子所宜乃更舉進士高第河陽烏重胤表置幕府以拔萃補渭南尉擢右拾遺穆宗旣位荒酒色景陵始復土卽召李光顏于邠寧李愬于徐州期九月九日大宴羣臣珣與宇文鼎温畚韋瓘馮藥同進曰道路皆言陛下追光顏等將與百官高會且元朔未改陵土新復三年之制天下通喪今同軌之會適去遠夷之使未還遏密弛禁本爲齊人鐘鼓合饗不施禁內夫王者之舉爲天下法不可不慎且光顏愬忠勞之臣方盛秋屯邊如令訪謀猷付疆事召之可也豈以酒食之歡爲厚邪帝雖置其言然厚加勞遣鹽鐵使王播增茶稅十之五以佐用度珣上疏謂權率本濟軍興而稅茶自貞元以來有之方天下無事忽厚斂以傷國體一不可茗爲人飲與鹽粟同資若重稅之售必高其敝先及貧下二不可山澤之產無定數程斤論稅以售多爲利若價騰踊則市者稀其稅幾何三不可陛下初卽位詔懲聚斂今反增茶賦必失人心帝不納方是時禁中造百尺樓土木費鉅萬故播亟

斂陰中帝欲珽以數諫不得留出爲下邳令武昌牛僧孺辟署掌書記還爲殿中侍御史宰相韋處厚曰清廟之器豈擊搏才乎除禮部員外郎僧孺還相以司勳員外郎知制誥爲翰林學士加戶部侍郎始鄭注以醫進文宗一日語珽曰卿亦知有鄭注乎宜與之言珽曰臣知之姦回人也帝愕然曰朕疾愈注力也可不一見之注由是怨珽及李宗閔以罪去珽爲申辨貶江州刺史徙河南尹復爲戶部侍郎開成中楊嗣復得君引珽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李固言皆善三人者居中秉權乃與鄭覃陳夷行等更持議一好惡相影和朋黨益熾矣珽數辭位不許帝嘗自謂臨天下十四年雖未至治然視今日承平亦希矣珽曰爲國者如治身及身康寧調適以自助如恃安而忽則疾生天下當無事思所闕禍亂可至哉杜棕領度支有勞帝欲拜戶部尙書以問宰相陳夷行答曰恩權予奪願陛下自斷珽曰祖宗倚宰相天下事皆先平章故官曰平章事君臣相須所以致太平也苟用一吏處一事皆決於上將焉用彼相哉隋文帝勞於小務以疑待下故二世而亡陛下嘗謂臣曰竇易直勸我凡宰相啓擬五取

三二取一彼宜勸我擇宰相不容勸我疑宰相帝曰易直此言殊可鄙帝又語
貞元初政事誠善珏曰德宗晚喜聚財方鎮以進奉市恩吏得賦外求索此其
敵也帝曰人君輕所賦節所用可乎珏曰貞觀時房杜王魏爲文皇帝謀固此
耳帝頗向納進封贊皇縣男始莊恪太子薨帝意屬陳王旣而帝崩中人引宰
相議所當立珏曰帝旣命陳王矣已而武宗卽位人皆爲危之珏曰臣下知奉
所言安與禁中事帝新聽政珏數稱道無逸篇以勸時潞州劉從諫獻犬馬滄
州劉約獻白鷹珏請卻之以示四方遷門下侍郎爲文宗山陵使會秋大雨梓
宮至安上門陷于濘不前罷爲太常卿終以議所立貶江西觀察使再貶昭州
刺史宣宗立內徙彬舒二州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遷河陽節度使罷橫賦宿
逋百餘萬以吏部尙書召珏去鎮而府庫十倍於初俄檢校尙書右僕射淮南
節度使珏顧己大臣諠不以內外自異表請立皇太子維天下心江淮旱發倉
粟賑流民以軍羨儲殺半價與人卒年六十九贈司空諡曰貞穆始淮南三節
度皆卒於鎮人勸易署寢珏曰上命我守揚州是實正寢若何去之及疾亟官

屬見臥內惟以州有稅酒直而神策軍常爲豪商占利方論奏未見報爲恨一不及家事性寡欲早喪妻不置妾侍門無餽餉淮南之人德之珏已歿叩闕下願立碑刻其遺愛云

贊曰天子待宰相以不疑是矣雖然於賢不肖當別白分明乃可與言治文宗無知人之明但以不疑責宰相是時善惡混淆故黨人成於下主聽亂於上王室之衰由此爲之階劉向所云持不斷之慮者開羣枉之門殆文宗爲邪

崔珙其先博陵人父頰官同州刺史生八子皆有才世以擬漢荀氏八龍珙爲人有威重精吏治以拔萃異等累擢至泗州刺史由太府卿爲嶺南節度使入對延英文宗訪治撫後先珙對精亮有理趣帝咨嗟迂久時徐州以王智興後軍驕數犯法節度使高瑀未能制天子思材望威烈者檢革其弊見珙意慷慨又知治泗得士心卽謂宰相曰欲武寧節度使者無易珙才更詔王茂元帥嶺南而以珙代瑀居二歲徐人戢畏入爲右金吾大將軍遷京兆尹會大旱奏析澹入禁中者取十九溉民田仇士良使盜擊宰相李石於親仁里迹出禁軍珙

坐不能捕以爲負望少衰開成末累進刑部尙書諸道鹽鐵轉運使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領鹽鐵卽拜中書侍郎會昌二年進位尙書左僕射明年以兄瑄喪被疾求解以所守官罷與崔鉉故有怨及鉉宰相代爲使卽奏珙妄費宋滑院鹽鐵錢九十萬緡又劾與劉從諫厚數護其姦貶澧州刺史再斥恩州司馬宣宗立徙商州刺史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起爲鳳翔節度使鉉復執政珙懼以疾自乞方是時西戎歸故地邊奏係驛議所以綏接珙坐不自力避事下除太子少師分司東都就拜留守復節度鳳翔卒于官

子涓性開敏爲杭州刺史受署未盡識卒史乃以紙各署姓名傅襟上過前一閱後數百人呼指無誤終御史大夫

瑄字從律珙兄舉進士賢良方正皆高第累辟諸使府入朝稍歷吏部員外郎李德裕任御史中丞引知雜事進給事中太和初持節宣慰盧龍使有指及興元殺李絳復往尉撫軍皆按堵還遷工部侍郎京兆尹宋申錫爲讒所危宦豎切齒時罕敢辨者瑄與大理卿王正雅固請出獄付外與衆治之天下重其賢

以尚書右丞出爲荆南節度使進左丞時弟珙任京兆尹並據顯劇處世以爲榮俄判兵部西銓吏部東銓徙東都留守以吏部尚書召辭疾不拜會昌中終山南西道節度使贈尚書左僕射瑄行方介有器蘊人屬以爲相而卒不至當時共咨云第璪璵尤顯璪位刑部尚書璵河中節度使

璵子澹舉止秀峙時謂玉而冠者擢進士第累進禮部員外郎當時士大夫以流品相尚推名德者爲之首咸通中世推李都爲大龍甲涓豪放不得預雖自抑下猶不許而澹與焉終吏部侍郎

子遠有文而風致整峻世慕其爲目曰釘座梨言座所珍也乾寧中以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中書侍郎從遷洛罷爲尚書右僕射柳璨忌衣冠有望者貶爲白州長史被殺於白馬驛家沒掖庭諸崔自咸通後有名歷臺閣藩鎮者數十人天下推士族之冠始其曾王母長孫春秋高無齒祖母唐事姑孝每旦乳姑一日病召長幼言吾無以報婦願後子孫皆若爾孝世謂崔氏昌大有所本云

蕭鄴字啓之梁長沙宣王懿九世孫及進士第累進監察御史翰林學士出爲衡州刺史大中中召還翰林拜中書舍人遷戶部侍郎判本司以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懿宗初罷爲荆南節度使仍平章事進檢校尚書左僕射徙劍南西川南詔內寇不能制下遷檢校右僕射山南西道觀察使歷戶部吏部二尚書拜右僕射還以平章事節度河東在官無足稱道卒

鄭肅字又敬其先滎陽人以儒世家肅力于學有根柢第進士書判拔萃補興平尉累擢太常少卿博士有疑議往咨必據經條答文宗高擇魯王府屬肅以諫議大夫兼長史王爲皇太子遷給事中進尚書右丞出爲陝虢觀察使開成二年召拜吏部侍郎帝以肅嘗輔導東宮詔兼賓客爲太子授經旣而太子母愛弛爲讒所乘廢斥有端肅因入見言天下大本不可輕動意致深切帝爲動容然內寵方熯太子終以憂死出爲檢校禮部尚書河中節度使武宗知太子無罪特困於讒而朝廷謂肅臨義不可奪佹佹有大臣節召爲太常卿遷山南東道節度使五年以檢校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李德裕叶心輔

政宣宗卽位遷中書侍郎罷爲荆南節度使卒贈司空諡曰文簡子洎仕至州刺史洎子仁規仁表皆豪爽有文仁規位中書舍人

仁表累擢起居郎嘗以門閥文章自高曰天瑞有五色雲人瑞有鄭仁表傲縱多所陵藉人畏薄之劉鄴未仕往謁洎而仁表等鄙訛其文鄴爲相因罪貶仁表死嶺外始肅罷政事帝以盧商代之

商字爲臣蚤孤家窶困能以學自奮舉進士拔萃皆中由校書郎佐宣歙西川幕府入朝累十餘遷至大理卿爲蘇州刺史吏以鹽法求贏貲民愈困商令計口售鹽無常額人便之歲貲返增宰相上其勞進浙西觀察使召爲刑部侍郎京兆尹方伐潞芻糧踰太行餉軍環六七鎮詔商以戶部侍郎判度支又詔杜悰兼鹽鐵度支并二使財以贍兵乃不乏出爲東川節度使以兵部侍郎還判度支擢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范陽郡公大中元年春旱詔商與御史中丞封敖理囚繫於尙書省誤縱死罪罷爲武昌軍節度使以疾解拜戶部尙

書卒

盧鈞字子和系出范陽徙京兆藍田舉進士中第以拔萃補祕書正字從李絳爲山南府推官調長安尉又從裴度爲太原觀察支使遷監察御史爭宋申錫獄知名進吏部郎中出爲常州刺史遷給事中有大詔令必反覆省審駁奏無私拜華州刺史關輔驛馬疲耗鈞爲市健馬率三歲一易自是無乏事擢嶺南節度使海道商舶始至異時帥府爭先往賤售其珍鈞一不取時稱絜廉專以清靜治蕃獠與華人錯居相婚嫁多占田營第舍吏或撓之則相挺爲亂鈞下令蕃華不得通婚禁名田產闔部肅壹無敢犯貞元後流放衣冠其子姓窮弱不能自還者爲營棺槨還葬有疾若喪則經給醫藥殯斂孤女稚兒爲立夫家以奉稟資助凡數百家南方服其德不懲而化又除采金稅華蠻數千走闕下請爲鈞生立祠刻石頌德鈞固辭以戶部侍郎召判戶部會昌中漢水害襄陽拜鈞山南東道節度使築隄六千步以障漢暴王師伐劉稹武宗以鈞寬厚能得衆詔兼節度昭義軍會稹死敕乘駟往進檢校兵部尙書專領昭義鈞及潞石雄兵已入而稹將白惟信率餘卒三千保潞城未下雄召之使往十餘輩皆

死鈞次高平惟信獻款且曰不卽降者畏石尙書爾鈞與約而遣方雄欲盡夷潞兵鈞不聽坐治堂上左右皆雄親卒擊鼓傳漏鈞自居甚安雄引去乃召惟信至送闕下餘衆悉原俄而興士五千戍代北鈞坐城門勞遣帷家人以觀戍卒驕顧家屬不欲去酒酣反攻城迫大將李文矩爲帥鈞倉卒奔潞城文矩投地僵臥稍諭叛者衆乃悔服卽相與謝鈞迎還府斬首惡乃定詔趣戍者行密使盡戮之鈞請徐乘其變而使者不發須報時戍人已去潞一舍鈞選牙卒五百壯騎百以騎載兵夜趨遲明至太平驛盡斬之卽拜檢校尙書左僕射宣宗卽位改吏部尙書會劉約自天平徙宣武未至暴死家僮五百無所仰衣食思亂乃授鈞宣武節度使人情晏然召入復爲吏部尙書遷檢校司空太子少師封范陽郡公節度河東大中九年召爲左僕射鈞宿齒數外遷而後來多至宰相始被召自以當輔政旣失志故內怨望數移病不事事邀游林墅累日一還令狐綯惡之罷僕射以檢校司空守太子太師帝元日大饗含元殿鈞年八十升降如儀音吐鴻暢舉朝咨歎以鈞耆碩長者顧不任職咎綯爲娼賢綯聞言

于帝卽以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山南西道節度使俄檢校司徒爲東都留守懿宗初復節度宣武辭不拜以太保致仕卒年八十七贈太傅諡曰元鈞與人交始若澹薄旣久乃益固所居官必有績大抵根仁恕至誠而施於事玩服不爲鮮明位將相沒而無贏財

盧簡方失其系世不知所以進盧鈞鎮太原表爲節度府判官會党項羌叛鈞使簡方督兵乘邊旁河相險集樹堡鄣自神山至鹿泉縣三百里扈遏其衝賊不得騁候邏使之累遷江州刺史徙大同軍防禦使大開屯田練兵侈鬪沙陀畏附擢義昌節度使入拜太僕卿領大同節度久之徙振武軍道病卒

韋琮字禮玉世顯仕琮進士及第稍進殿中侍御史坐訊獄不得實改太常博士擢累戶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門下侍郎兼禮部尙書無功罷爲太字賓客分司卒

周墀字德升本汝南人少孤事母孝及進士第辟湖南團練府巡官入爲監察御史集賢殿學士長史學屬辭高古文宗雅重之李宗閔鎮山南表行軍司馬

閱歲召還太和末訓注亂政以黨語汙搢紳有名士分逐之獨擘雖嘗爲宗閔所禮不能以罪誣也遷起居舍人改考功員外郎兼舍人事帝御紫宸與宰相語事已或召左右史咨質所宜擘最爲天子欽矚俄知制誥入翰林爲學士武宗卽位以疾改工部侍郎出爲華州刺史徙江西觀察使劾舉部刺史翦捕劇賊出兵戍彭蠡湖禁止剽劫進拜義成節度使封汝南縣男宿將暴整不循令者擘命鞭其背一軍大治以兵部侍郎召判度支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中書侍郎建言故宰相德裕重定元和實錄竄寄宅事以廣父功凡人君尙不改史取必信也遂創新書河東節度使王宰重賂權幸求同平章事領宣武擘言天下大鎮如并汴者纔幾宰之求何可厭宣宗納之駙馬都尉韋讓求爲京兆持不與絲是妄進者少衰會吐蕃微弱以三州七關自歸帝召宰相議河湟事擘對不合旨罷爲劍南東川節度使駙馬都尉鄭穎言于帝曰世謂擘以直言相亦以直言免帝悟加拜檢校尙書右僕射卒年五十九贈司徒

裴休字公美孟州濟源人父肅貞元時爲浙東觀察使劇賊栗鏗誘山越爲亂

陷州縣肅引州兵破禽之自記平賊一篇上之德宗嘉美生三子休仲子也操守嚴正方兒童時兄弟偕隱家墅晝講經夜著書終年不出戶有饋鹿者諸生共薦之休不食曰疏食猶不足今一啖肉後何以繼擢進士第舉賢良方正異等歷諸府辟署入爲監察御史更內外任至大中時以兵部侍郎領諸道鹽鐵轉運使六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卽奏言宰相論政上前知印者次爲時政記所論非一詳己辭略它議事有所缺史氏莫得詳請宰相人自爲記合付史官詔可進中書侍郎太和後歲漕江淮米四十萬斛至渭河倉者纔十三舟檝償敗吏乘爲姦冒沒百端劉晏之法盡廢休分遣官詢按其弊乃命在所令長兼董漕襄能者謫怠者由江抵渭舊歲率雇緡二十八萬休悉歸諸吏敕巡院不得輒侵牟著新法十條又立稅茶十二法人以爲便居三年粟至渭倉者百二十萬斛無留壅時方鎮設邸閣居茶取直因視商人它貨橫賦之道路苛擾休建言許收邸直毋擅賦商人又收山澤寶冶悉歸鹽鐵秉政凡五歲罷爲宣武軍節度使封河東縣子久之由太子少保分司東都復起歷昭義河東鳳翔

荆南四節度卒年七十四贈太尉休不爲皁察行所治吏下畏信能文章書楷
適媚有體法爲人醞藉進止雍閑宣宗嘗曰休真儒者然嗜浮屠法居常不御
酒肉講求其說演繹附著數萬言習歌唄以爲樂與紇干臬素善至爲桑門號
以相字當世嘲薄之而所好不衰

劉瑒字子全高宗宰相仁軌五世孫第進士鎮國陳夷行表爲判官入遷左拾
遺諫罷武宗方士言多懇幅大中初擢翰林學士宣宗始復關隴裁處叢繁書
詔夜數十雖捉筆遽成辭皆允切會伐党項詔爲行營宣慰使遷刑部侍郎乃
哀彙敕令可用者由武德訖大中凡二千八百六十五事類而析之參訂重輕
號大中刑律統類以聞法家推其詳絲河南尹進宣武軍節度使先時大饗雜
進倡舞瑒曰豈軍中樂邪取壯士千人被鎧擁矛盾習擊刺與吏士臨觀又下
令不何止夜行使民自便境內以安徙河東節度使未幾以戶部侍郎召判度
支始瑒在翰林帝素器遇至是手詔追還外無知者既發太原人方大驚後請
間帝視案上曆謂瑒爲朕擇一令日瑒跪曰某日良帝笑曰是日卿可遂相卽

詔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領度支嘗與崔慎由議帝前慎由請甄別流品瑒質曰王夷甫相晉崇尚浮虛以述流品卒致淪夷今日不循名責實使百吏各稱職而先流品未知所以致治也慎由不得對絲是罷宰相俄而瑒大病加工部尚書拜臥內猶手疏陳政事居位半歲卒年六十三贈尚書左僕射瑒以名節自將凡議論處事不私趨於當乃止未嘗以言色借貴近與瑒同知政者夏侯

孜

孜字好學亳州譙人累遷婺絳等州刺史繇兵部侍郎諸道鹽鐵轉運使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領鹽鐵懿宗立進門下侍郎譙郡侯俄以同平章事出爲西川節度使召拜尚書左僕射還執政進司空爲貞陵山陵使坐隧壞出爲河中節度使猶同平章事初堂史署制仆孜懷中卽死不數日孜罷咸通時蠻犯蜀深入士乏糧追責孜治蜀無素備以太子少保分司東都卒

趙隱字大隱京兆奉天人祖植當德宗出狩變倉卒羽衛單寡朱泚攻城急植率家人奴客以死拒守獻家財勞軍帝嘉之賊平渾瑊引在幕府累擢鄭州刺

史鄭滑節度使李融奏以自副融疾病委以軍政大將宋朝晏火其營夜爲亂植列卒不動須之遲明而潰捕斬皆盡優詔嘉慰累擢嶺南節度使終于官父存約辟署興元李絳府值軍亂方與絳燕間吏報賊至絳麾存約使去對曰荷公德厚誼不當獨免卽部勒左右捍之而同被害隱以父死難與兄隲廬墓幾十年闔門誦書不應辟召親友更敦勉令仕會昌中擢進士第歷州刺史河南尹以兵部侍郎領鹽鐵轉運使咸通末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中書侍郎封天水縣伯性仁悌不敢以貴權自處始布衣時家無貲與隲同耕以養雖姻宗之富未嘗干以財宦寢顯還家易衣侍左右猶布衣也隲終宣歙觀察使旣輔政宅宰相及百官皆詣第升堂慶母歲時公卿必參訊懿宗誕日宴慈恩寺隱侍母以安輿臨觀宰相方率百官拜恩於廷卽回班候夫人起居搢紳以爲榮後崔彥昭張濬當國皆有母遂踵其禮僖宗初罷爲鎮海軍節度使王郢之亂坐撫御失宜下除太常卿廣明初爲吏部尙書居母喪卒子光逢光裔光胤皆第進士歷臺省華劇光逢尤規矐自持以中書舍人爲翰林學士時光裔由膳

部郎中知制誥對掌內外命書士歆羨之

裴坦字知進隋營州都督世節裔孫父又福建觀察使坦及進士第沈傳師表置宣州觀察府召拜左拾遺史館修撰歷楚州刺史令狐綯當國薦爲職方郎中知制誥而裴休持不可不能奪故事舍人初詣省視事四丞相送之施一榻堂上壓角而坐坦見休重愧謝休勃然曰此令狐丞相之舉休何力顧左右索肩輿亟出省吏貽駭以爲唐與無有此辱人爲坦羞之再進禮部侍郎拜江西觀察使華州刺史召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不數月卒坦性簡儉子取楊收女齋具多飾金玉坦命撤去曰亂我家法世清其槩從子贄

贄字敬臣及進士第擢累右補闕御史中丞刑部尚書昭宗引拜中書侍郎兼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尋兼戶部尚書帝疑其外風檢而暱帷薄逮問翰林學士韓偓偓曰贄咸通大臣坦從子內雍友合疏屬以居故臧獲猥衆出入無度殆此致謗言者帝每聞咸通事必肅然斂衽故偓稱之爲贄地帝幸鳳翔爲大明宮留守罷俄進尚書左僕射以司空致仕朱全忠將篡貶青州司戶參軍

殺之

鄭延昌字光遠咸通末得進士第遷監察御史鄭畋鎮鳳翔表在其府黃巢亂京師畋倚延昌調兵食且諭慰諸軍畋再秉政擢司勳員外郎翰林學士進累兵部侍郎兼京兆尹判度支拜戶部尚書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刑部尚書無它功以病罷拜尚書左僕射卒

王溥字德潤失其所人第進士擢累禮部員外郎史館脩撰崔胤鎮武安表署觀察府判官胤不赴鎮溥留充集賢殿直學士御史中丞趙光逢奏爲刑部郎中知雜事昭宗蒙難東內溥與胤說衛軍執劉季述等殺之帝反正驟拜翰林學士戶部侍郎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戶部不能有所裨益罷爲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未幾召拜太常卿工部尚書會朱溫侵逼貶淄州司戶參軍賜自盡與裴樞等投尸于河

盧光啓字子忠不詳何所人第進士爲張濬所厚擢累兵部侍郎昭宗幸鳳翔宰相皆不從以光啓權總中書事兼判三司進左諫議大夫參知機務復拜兵

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罷爲太子少保改吏部侍郎初光啓執政韋貽
範蘇檢相繼爲宰相貽範字垂憲以龍州刺史貶通州檢爲洋州刺史二人奔
行在貽範遷給事中用李茂貞薦閱旬爲工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度
支倚權臣恣驚不恭會母喪免踰月奪服不數月卒檢初拜中書舍人貽範薦
於茂貞卽拜工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茂貞與朱全忠通好乃求尙主取
檢女爲景王妃以固恩帝還京師檢長流環州光啓賜死

唐書卷一百八十二

唐書卷一百八十二考證

鄭肅傳荆南節度○舊書作河中節度

劉瑑傳居位半歲卒○舊書罷相又歷方鎮卒沈炳震曰案懿宗紀咸通時未見瑑爲方鎮文當從新書

唐書卷一百八十二考證

唐書卷一百八十三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一百八

畢崔劉陸鄭朱韓

畢誠字存之黃門監構從孫構弟栩生淩淩生勻世失官爲鹽估勻生誠蚤孤夜然薪讀書母卹其疲奪火使寐不肯息遂通經史工辭章性端慤不妄與人交太和中舉進士書判拔萃連中辟忠武杜悰幕府悰領度支表爲巡官又從辟淮南入拜侍御史李德裕始與悰同輔政不協故出悰劍南東川節度使故吏惟誠餞訊如平日德裕忌之出爲慈州刺史累官駕部員外郎倉部郎中故事要家勢人以倉駕二曹爲辱誠沛然如處美官無異言宰相知之以職方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召入翰林爲學士党項擾河西宣宗嘗召訪邊事誠援質古今條破羌狀甚悉帝悅曰吾將擇能帥者孰謂頗牧在吾禁署卿爲朕行乎誠唯唯卽拜刑部侍郎出爲邠寧節度河西供軍安撫使誠到軍遣吏懷諭羌

人皆順向時戍兵常苦調餽乏誠募士置屯田歲收穀三十萬斛以省度支經費詔書嘉美俄徙昭義又遷河東河東尤近胡復脩杞頭七十烽謹候虜寇不敢入懿宗立遷宣武節度使召爲戶部尙書判度支未幾以禮部尙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再期固稱疾改兵部尙書罷旋兼平章事節度河中卒年六十二誠於吏術尤所長旣貴所得祿奉養護宗屬之乏無間然始誠被知於宣宗嘗許以相令狐綯忌之自邠寧凡三徙不得還誠思有以結綯至太原求麗姝盛飾使獻綯曰太原於我無分今以是餌將破吾族矣不受使者留於邸誠亦放之太醫李玄伯者帝所喜以錢七十萬聘之夫婦日自進食得其歡心乃進之帝嬖幸冠後宮玄伯又治丹劑以進帝餌之疽生於背懿宗立收玄伯及方士王岳虞紫芝等俱誅死

崔彥昭字思文其先清河人淹貫儒術擢進士第數應帥鎮辟奏於吏治精明所至課最累進戶部侍郎繇河陽節度使徙河東先是沙陀諸部多犯法彥昭撫循有威惠三年境內大治耆老叩闕願留詔可僖宗立授兵部侍郎諸道鹽

鐵轉運使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判度支初楊收路巖章保衡皆坐朋比賄賂得罪死蕭倣秉政矯革之而彥昭協力故百職修舉察不至苛不六月遷門下侍郎帝因下詔暴收等過惡申勵丁寧以成其美彥昭雖宰相退朝侍母膳與家人齒順色柔聲在左右無違士人多其孝與王凝外昆弟也凝大中初先顯而彥昭未仕嘗見凝凝倨不冠帶嫚言曰不若從明經舉彥昭爲憾至是凝爲兵部侍郎母聞彥昭相敕婢多製履襪曰王氏妹必與子皆逐吾將共行彥昭聞之泣且拜不敢爲怨而凝竟免伶人李可及爲懿宗所寵橫甚彥昭奏逐死嶺南累拜兼尙書右僕射以疾去位授太子太傅卒

劉鄴字漢藩潤州句容人父三復以善文章知名少孤母病廢三復丐粟以養李德裕爲浙西觀察使奇其文表爲掌書記德裕三領浙西及劍南淮南未嘗不從會昌時位宰相擢三復刑部侍郎弘文館學士鄴六七歲能屬辭德裕憐之使與其子共師學德裕旣斥鄴無所依去客江湖間陝號高元裕表署推官高少逸又辟鎮國幕府咸通初擢左拾遺召爲翰林學士賜進士第歷中書舍

人遷承旨鄴傷德裕以朋黨抱誣死海上令狐絢久當國更數赦不爲還官爵至懿宗立絢去位鄴乃申直其冤復官爵世高其義進戶部侍郎諸道鹽鐵轉運使以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度支僖宗嗣位再遷尚書左僕射初韋保衡路巖與鄴同秉政爲迹親俄而蕭做崔彥昭得相罷鄴爲淮南節度使同平章事黃巢方熾詔高駉代之徙節度鳳翔固辭還左僕射帝西狩追乘輿不及與崔沆豆盧瑑將軍張直方家賊捕急三人不肯臣俱見殺

豆盧瑑者字希貞河南人仕歷翰林學士戶部侍郎與崔沆皆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日宣告于廷大風雷雨拔樹未幾及禍初咸通中有治歷者工言禍福或問比宰相多不至四五謂何答曰紫微方災然其人又將不免後楊收韋保衡路巖盧攜劉鄴于琮瑑與沆皆不得終云

陸展字祥文宰相贛族孫客於陝遂爲陝人光啓二年從僖宗幸山南擢進士第累進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展工屬辭敏速若注射然一時書命同僚自以爲不及昭宗優遇之帝嘗作賦詔學士皆和獨展最先就帝覽之嘆曰貞元時陸

贄吳通玄兄弟善內廷文書後無繼者今朕得之始得舉進士時方遷幸而六月榜出至是每甚暑它學士輒戲曰造榜天也以譏展進非其時累爲尙書左丞封嘉興縣男徙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故事自三省得宰相有光署錢留爲宴資學士院未始有至展送光院錢五十萬以榮近司進中書侍郎判戶部嗣覃王以兵伐鳳翔展諫曰國步方安不宜加兵近輔必爲它盜所乘無益也且親王而屬軍事必有後害帝顧軍與責展沮撓貶峽州刺史師果敗久之授工部尙書從天子自華州還以兵部尙書復當國封吳郡公天復初帝密語韓偓曰陸展裴贄孰忠於我偓曰展等皆宰相安有它腸帝曰外言展不喜我復位元日易服奔啓夏門信不偓曰孰爲陛下言此曰崔胤令狐渙偓曰設展如是亦不足責且陛下反正展素不知謀忽聞兵起欲出奔耳陛下責其不死難則可以爲不喜乃讒言也帝遂悟累兼戶部尙書帝至自鳳翔大赦天下諸道皆賜詔獨不及李茂貞展曰國西鳳翔爲最近迹其罪固不可赦然尙修職貢朝廷未之絕無宜於詔書有以異也始崔胤罷相展代之胤內怨望及是

議以爲陰有黨附貶沂王傅分司東都胤死復授吏部尙書從遷洛柳璨始附朱全忠謀去朝廷衣冠有望者貶展濮州司戶參軍殺之白馬驛年五十九辰初名允迪後改云

鄭絜字蘊武及進士第歷監察御史擢累左司郎中困竇甚巧補廬州刺史黃巢掠淮南絜移檄請無犯州境巢笑爲斂兵州獨完僖宗嘉之賜緋魚歲滿去贏錢千緡藏州庫後宅盜至終不犯鄭使君錢及楊行密爲刺史送都還絜王徽爲御史大夫以兵部郎中表知雜事遷給事中杜弘徽任中書舍人絜以其兄讓能輔政不宜處禁要上還制書不報輒移病去召爲右散騎常侍往往條摘失政衆譴傳之宰相怒改國子祭酒議者不直復還常侍大順後王政微絜每以詩謠託諷中人有誦之天子前者昭宗意其有所蘊未盡因有司上班簿遂署其側曰可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絜本善詩其語多俳諧故使落調世共號鄭五歇後體至是省史走其家上謁絜笑曰諸君誤矣人皆不識字宰相亦不及我史言不妄俄聞制詔下歎曰萬一然笑殺天下人旣視事宗戚

詣慶搔首曰歎後鄭五作宰相事可知矣固讓不聽立朝侃然無復故態自以不爲人所瞻望纔三月以疾乞骸拜太子少保致仕卒

朱朴襄州襄陽人以三史舉繇荆門令進京兆府司錄參軍改著作郎乾寧初太府少卿李元實欲取中外九品以上官兩月俸助軍與朴上疏執不可而止擢國子毛詩博士上書言當世事議遷都曰古王者不常厥居皆觀天地興衰隨時制事關中隋家所都我實因之凡三百歲文物資貨奢侈僭偽皆極焉廣明巨盜陷覆宮闕局署帑藏里閭井肆所存十二比幸石門華陰十二之中又亡八九高祖太宗之制蕩然矣夫襄鄧之西夷漫數百里其東漢輿鳳林爲之關南菊潭環屈而流屬於漢西有上洛重山之險北有白崖聯絡乃形勝之地沃衍之墟若廣浚漕渠運天下之財可使大集自古中興之君去已衰之衰就未王而王今南陽漢光武雖起而未王也臣視山河壯麗處多故都已盛而衰難可興已江南土薄水淺人心囂浮輕巧不可以都河北土厚水深人心彊愼狠戾不可以都惟襄鄧實惟中原人心質良去秦咫尺而有上洛爲之限永無

夷狄侵軼之虞此建都之極選也不報朴爲人木彊無宅能方是時天子失政思用特起士任之以中興而朴所善方士許巖士得幸出入禁中言朴有經濟才又水部郎中何迎亦表其賢帝召與語擢左諫議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素無聞人大驚俄判戶部進中書侍郎帝益治兵所處可一委朴朴移檄四方令近者出甲士資饋饜遠者以羨餘上後數月巖士爲韓建所殺朴罷爲祕書監三貶郴州司戶參軍卒與朴皆相者孫偓

孫偓字龍光父景商爲天平軍節度使偓第進士歷顯官以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門下爲鳳翔四面行營都統俄兼禮部尙書行營節度諸軍都統招討處置等使始家第堂柱生槐枝期而茂旣而偓秉政封樂安縣侯與朴皆貶衡州司馬卒偓性通簡不矯飭嘗曰士苟有行不必以己長形彼短己清彰彼濁每對客奴童相詬曳仆諸前不之責曰苦持怒心卽自撓矣兄儲歷天雄節度使終兵部尙書

韓偓字致光京兆萬年人擢進士第佐河中幕府召拜左拾遺以疾解後遷累

左諫議大夫宰相崔胤判度支表以自副王溥薦爲翰林學士遷中書舍人胤嘗與胤定策誅劉季述昭宗反正爲功臣帝疾宦人驕橫欲盡去之胤曰陛下誅季述時餘皆赦不問今又誅之誰不懼死舍垢隱忍須後可也天子威柄今散在方面若上下同心攝領權綱猶冀天下可治宦人忠厚可任者假以恩倖使自翦其黨蔑有不濟今食度支者乃八千人公私牽屬不減二萬雖誅六七巨魁未見有益適固其逆心耳帝前膝曰此一事終始屬卿中書舍人令狐渙任機巧帝嘗欲以當國俄又悔曰渙作宰相或誤國朕當先用卿辭曰渙再世宰相練故事陛下業已許之若許渙可改許臣獨不可移乎帝曰我未嘗面命亦何憚渥因薦御史大夫趙崇勁正雅重可以準繩中外帝知渥崇門生也嘆其能讓初李繼昭等以功皆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謂三使相後稍稍更附韓全誨周敬容皆忌胤胤聞召鳳翔李茂貞入朝使留族子繼筠宿衛渥聞以爲不可胤不納渥又語令狐渙渙曰吾屬不惜宰相邪無衛軍則爲闖豎所圖矣渥曰不然無兵則家與國安有兵則家與國不可保胤聞憂未知所出李彥

弼見帝倨甚帝不平僱請逐之赦其黨許自新則狂謀自破帝不用彥弼譖僱及渙漏禁省語不可與圖政帝怒曰卿有官屬日夕議事奈何不欲我見學士耶繼昭等飲殿中自如帝怒僱曰三使相有功不如厚與金帛官爵毋使豫政事今宰相不得顛決事繼昭輩所奏必聽它日遽改則人人生怨初以衛兵檢中人今敕使衛兵爲一臣竊寒心願詔茂貞還其衛軍不然兩鎮兵鬪闕下朝廷危矣及胤召朱全忠討全誨汴兵將至僱勸胤督茂貞還衛卒又勸表暴內臣罪因誅全誨等若茂貞不如詔卽許全忠入朝未及用而全誨等已劫帝西幸僱夜追及鄂見帝慟哭至鳳翔遷兵部侍郎進承旨宰相韋貽範母喪詔還位僱當草制上言貽範處喪未數月遽使視事傷孝子心今中書事一相可辦陛下誠惜貽範才俟變縷而召可也何必使出峨冠廟堂入泣血柩側毀瘠則廢務勤恪則忘哀此非人情可處也學士使馬從皓逼僱求草僱曰腕可斷麻不可草從皓曰君求死耶僱曰吾職內署可默默乎明日百官至而麻不出宦侍合譟茂貞入見帝曰命宰相而學士不草麻非反邪艷然出姚洎聞曰使我

當直亦繼以死既而帝畏茂貞卒詔貽範還相洎代草麻自是宦黨怒偓甚從
皓讓偓曰南司輕北司甚君乃崔胤王溥所薦今日北司雖殺之可也兩軍樞
密以君周歲無奉入吾等議救接君知之乎偓不敢對茂貞疑帝間出依全忠
以兵衛行在帝行武德殿前因至尙食局會學士獨在宮人招偓偓至再拜哭
曰崔胤甚健全忠軍必濟帝喜偓曰願陛下還宮無爲人知帝賜以麵豆而去
全誨誅宮人多坐死帝欲盡去餘黨偓曰禮人臣無將將必誅宮婢負恩不可
赦然不三十年不能成人盡誅則傷仁願去尤者自內安外以靜羣心帝曰善
崔胤請以輝王爲元帥帝問偓它日累吾兒否偓曰陛下在東內時天陰霧王
聞烏聲曰上與后幽困烏雀聲亦悲陛下聞之惻然有是帝曰然是兒天生
忠孝與人異意遂決偓議附胤類如此帝反正勵精政事偓處可機密率與帝
意合欲相者三四讓不敢當蘇檢復引同輔政遂固辭初偓侍宴與京兆鄭元
規威遠使陳班並席辭曰學士不與外班接主席者固請乃坐既元規班至終
絕席全忠胤臨陛宣事坐者皆去席偓不動曰侍宴無輒立二公將以我爲知

禮全忠怒僱薄己悻然出有譖僱喜侵侮有位胤亦與僱貳會逐王溥陸展帝以王贊趙崇爲相胤執贊崇非宰相器帝不得已而罷贊崇皆僱所薦爲相者全忠見帝斥僱罪帝數顧胤胤不爲解全忠至中書欲召僱殺之鄭元規曰僱位侍郎學士承旨公無遽全忠乃止貶濮州司馬帝執其手流涕曰我左右無人矣再貶榮懿尉徙鄧州司馬天祐二年復召爲學士還故官僱不敢入朝挈其族南依王審知而卒

兄儀字羽光亦以翰林學士爲御史中丞僱貶之明年帝宴文思毬場全忠入百官坐廡下全忠怒貶儀棣州司馬侍御史歸藹登州司戶參軍

贊曰懿僖以來王道日失厥序腐尹塞朝賢人遁逃四方豪英各附所合而奮天子塊然所與者惟佞愎庸奴乃欲鄣橫流支已顛寧不殆哉觀繁朴輩不次而用裨豚臙拒羶牙趣亡而已一韓僱不能容况賢者乎

唐書卷一百八十四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一百九

馬楊路盧

馬植字存之鳳州刺史勳子也第進士又擢制策科補校書郎繇壽州團練副使三遷饒州刺史開成初爲安南都護精吏事以文雅絢飾其政清淨不煩洞夷便安羈縻諸首領皆來納款遣子弟詣府請賦租約束植奏以武陸縣爲陸州卽東首領爲刺史旣而州部廢池珠復生以政最檢校左散騎常侍徙黔中觀察使會昌中召拜光祿卿遷大理植自以譽望在當時諸公右久補外還朝不得要官爲宰相李德裕所抑內怨望宣宗嗣位白敏中當國凡德裕所不善悉不次用之故植以刑部侍郎領諸道鹽鐵轉運使遷戶部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中書侍郎初左軍中尉馬元贄最爲帝寵信賜通天犀帶而植素與元贄善至通昭穆元贄以賜帶遺之宅日對便殿帝識其帶以詰植植震恐具言

狀於是罷爲天平軍節度使既行詔捕親吏下御史獄盡得交私狀貶常州刺史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起爲忠武宣武節度使卒初植兼集賢殿大學士校理楊收道與三院御史遇不肯避朝長馮緘錄其騶僕辱之植怒奏言開元中麗正殿賜酒大學士張說以下十八人不知先舉者說以學士德行相先遂同舉酒今緘辱收與大學士等請斥之中丞令狐綯援故事論救宣宗釋不問因著令三館學士不避行臺自植始臺制三院還臺以一人爲朝長云

楊收字藏之自言隋越國公素之裔世居馮翊父遺直德宗時以上書闕下仕爲濠州錄事參軍客死姑蘇收七歲而孤處喪若成人母長孫親授經十三通大義善屬文所賦輒就吳人號神童里人多造門觀賦詩至壓敗其藩收嘲之曰爾非羸角者奚用觸吾藩切當率類此及壯長六尺二寸廣顙深頤疏眉目寡言笑博學彊記至宅藝無不通解貧甚以母奉浮屠法自幼不食肉約曰爾得進士第乃可食涔陽耕得古鐘高尺餘收扣之曰此姑洗角也旣翻拭有刻在兩鑿果然嘗言琴通黃鍾姑洗無射三均側出諸調由羅薦附灌木然時有

安浼者世稱善琴且知音收問五絃外其二云何浼曰世謂周文武二王所加者收曰能爲文王操乎浼卽以黃鍾爲宮而奏之以少商應大絃收曰止如子之言少商武絃也且文世安得武聲乎浼大驚因問樂意收曰樂亡久矣上古祀天地宗廟皆不用商周人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歌太簇舞咸池以祀地祇大呂黃鍾之合陽聲之首而雲門黃帝樂也咸池堯樂也不敢用黃鍾而以太簇次之然則祭天者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祭地者函鍾爲宮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訖不用商及二少蓋商聲剛而二少聲下所以取其正裁其繁也漢祭天則用商而宗廟不用謂鬼神畏商之剛西京諸儒惑圜鍾函鍾之說故其自受命郊祀宗廟樂唯用黃鍾一均章帝時太常丞鮑業始旋十二宮夫旋宮以七聲爲均均言韻也古無韻字猶言一韻聲也始以某律爲宮某律爲商某律爲角某律爲徵某律爲羽某律少宮某律少徵亦曰變曰比一均成則五聲爲之節族此旋宮也乃取律次之以示浼浼時七十餘以爲未始聞而收未冠也以兄假未仕不肯舉進士旣假褫褐乃入京師明

年擢進士杜悰表署淮南推官悰領度支又節度劍南東西川輒隨府三遷宰相馬植表爲渭南尉集賢校理議補監察御史收又以假方外遷誼不可先固辭植嗟美爲止復爲悰節度府判官蜀有可縣直嵩州西南地寬平多水泉可灌杭稻或謂悰計興屯田省轉饋以飽邊士悰將從之收曰田可致兵不可得且地當蠻衝本非中國今輟西南屯士往耕則姚嵩兵少賊得乘間若調兵捍賊則民疲士怨假令大穰蠻得長驅是資賊糧豈國計耶乃止始周墀罷宰相節度東川表其弟嚴掌書記俄而墀卒悰辟爲觀察府判官兄弟並在幕府未幾假自浙西判官擢監察御史而收亦自西川遷兄弟同臺世榮其友以詳禮學改太常博士而嚴亦自揚州召爲監察御史收因建言漢制總羣官而聽曰省分務而專治曰寺太常分務專治者也所以藏天子之旗常今旗常因車飾隸太僕非是未及行以母喪免服除從淮南崔鉉府爲支使還拜侍御史夏侯孜以宰相領度支引判度支案遷長安令懿宗時擢累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承旨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始南蠻自大中以來火邕州掠交趾調華

人往屯涉氛瘴死者十七戰無功蠻勢益張收議豫章募士三萬置鎮南軍以拒蠻悉教蹋張戰必注滿蠻不能支又峙食汎舟餉南海天子嘉其功進尙書右僕射封晉陽縣男既益貴稍自盛滿爲夸侈門吏童客倚爲姦中尉楊玄价得君而收與之厚收之相玄价實左右之乃招四方賅餉數千諉收不能從玄价以負己大恚陰加毀短知政凡五年罷爲宣歙觀察使不敢當兩使稟料但受刺史俸留公藏錢七百萬韋保衡又劾收前用嚴譟爲江西節度使受謝百萬及宅隱盜明年貶端州司馬吏具大舟以須收不從曰方謫去可乎以二小舸趨官又明年流驩州俄詔內養追賜死收得詔謝曰輔政無狀固宜死今獨一弟嚴以奉先人之祀使者能假須臾使秉筆乎使者從之收自作書謝天子丐弟嚴死奉先臣後以書授使者卽仰鳩死帝見書惻然乃宥嚴坐收流死者十一人後三年詔追雪其辜復官爵子鉅鑄鉅乾寧初爲翰林學士從入洛終散騎常侍鑄至戶部尙書

收兄發字至之登進士又中拔萃累官左司郎中宣宗追加順憲二宗尊號有

司議改造廟主署新諡詔百官議發與都官郎中盧搏以爲改作主求古無文
執不可知禮者肆之改太常少卿爲蘇州刺史治以恭長慈幼爲先徙福建觀
察使又以能政聞朝廷意有治劇才拜嶺南節度使承前寬弛發操下剛嚴軍
遂怨起爲亂囚傳舍貶婺州刺史假字仁之仕終常州刺史收與昆弟護喪葬
偃師會者千人

嚴字凜之舉進士時王起選士三十人而楊知至竇緘源重鄭朴及嚴五人皆
世胄起以聞詔獨收嚴累遷至工部侍郎翰林學士收知政請補外拜浙東觀
察使收貶嚴亦斥爲邵州刺史徙吉王傅乾符中以兵部侍郎判度支卒子涉
注

涉昭宗時仕至吏部侍郎哀帝時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人端重有禮法方
賊臣陵慢王室殘蕩賢人多懼患涉受命與家人泣語其子凝式曰世道方極
吾嬰網羅不能去將重不幸禍且累汝然以謙靖終免于禍注爲翰林學士涉
已相辭內職爲戶部侍郎

路巖字魯瞻魏州冠氏人父羣字正夫通經術善屬文性志純潔親歿終身不肉食累官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承旨文宗優遇之居循循謙飭若不在勢位者所與交雖褐衣之賤待以禮始終一節巖幼惠敏過人及進士第父時故人在方鎮者交辟之久乃答懿宗咸通初自屯田員外郎入翰林爲學士以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年三十六居位八歲進至尙書左僕射於是王政秕僻宰相得用事巖顧天子荒闇且以政委己乃通賂遺奢肆不法俄與韋保衡同當國二人勢動天下時目其黨爲牛頭阿旁言如鬼陰惡可畏也旣權侔則爭故與保衡還相惡俄罷巖爲劍南西川節度使承蠻盜邊後巖力拊循置定邊軍於邛州扼大度治故關取壇丁子弟教擊刺使補屯籍由是西山八國來朝以勞遷兼中書令封魏國公始爲相時委事親吏邊咸會至德令陳蟠叟奏書願請問言財利帝召見則曰臣願破邊咸家可佐軍興帝問咸何人對曰宰相巖親吏也帝怒斥蟠叟自是人無敢言咸乃與郭籌者相依倚爲姦巖不甚制軍中惟邊將軍郭司馬爾妄給與以結士心嘗閱武都場咸籌蒞之其議事以

書相示則焚之軍中驚以有異圖恟恟遂聞京師巖坐是徙荆南節度使道貶
新州刺史至江陵免官流儋州籍入其家巖體貌偉麗美須髯至江陵兩昔皆
白捕誅咸籌等巖至新州詔賜死剔取喉上有司或言巖嘗密請三品以上得
罪誅殛剔取喉驗其已死俄而自及

保衡者京北人字蘊用父慤宣宗時終武昌軍節度使保衡咸通中以右拾遺
尚同昌公主遷起居郎駙馬都尉主郭淑妃所生懿宗所愛而妃有寵故恩禮
最異悉宮中珍玩資予之俄歷翰林學士承旨以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自尚主至是裁再朞又進門下侍郎尚書右僕射性浮淺既恃恩據權以嫌
愛自肆所悅卽擢不悅擠之保衡舉進士王鐸第于籍蕭遘與同升以嘗薄于
己皆見斥逐楊收傾路巖人益畏之主薨而寵遇不衰僖宗立進司徒俄爲怨
家白發陰罪貶賀州刺史再貶澄邁令遂賜死弟保乂自兵部侍郎貶賓州司
戶參軍而劉瞻等坐主薨見貶者偕復起

盧攜字子升其先本范陽世居鄭擢進士第被辟浙東府入朝爲右拾遺歷臺

省累進戶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乾符五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拜中書侍郎刑部尚書弘文館大學士攜姿陋而語不正與鄭畋俱李翱甥同位宰相然所處議多駁初王仙芝起河南攜表宋威齊克讓曾袞皆善將爲招討使及威殺尚君長賊熾結益不制乃以王鐸鎮荆南爲諸道都統攜不悅是時黃巢已破廣州勢張甚表求天平節度使詔宰相百官議攜素厚高駢屬令立功乃固不可巢請又欲激巢使戰而敗鐸因授率府率又徇駢與南詔和親與畋爭相恨置繇是罷爲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俄爲兵部尚書會駢將張璘破賊帝復召攜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及鐸失守以駢代之卽按關東諸將爲鐸畋所任者悉易置內倚田令孜而外寄戎政於駢與奪惟所愛惡後病風足蹇神智瞋塞事多決於親吏楊溫李脩賄賂顯行及巢破淮南璘戰死忠武兵亂天下危懼人皆咎攜始下詔以巢爲天平節度使詔下賊已破潼關明日以太子賓客罷分司東都是夜仰藥死巢入京師斲棺磔尸於長安市子晏天祐初爲河南尉柳璨殺之

贊曰盧攜之敗王鐸私高駢賊遂卷威鎬而西易若舉毛可謂朝無人焉唐將
亡攜爲之鴟梟宜天之假手於賊而磔其枯齒也

唐書卷一百八十四

唐書卷一百八十四考證

路巖傳置定邊軍于邛州○沈炳震曰巖咸通十二年罷相出鎮西川定邊軍
乃咸通九年李師望所置十一年竇滂兵敗已廢矣皆在巖未罷相前此處
誤

盧攜傳乾符五年○舊書作四年臣浩按昭宗紀在元年三處互異

唐書卷一百八十四考證

唐書卷一百八十五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一百一十

鄭二王韋張

鄭畋字台文系出滎陽父亞字子佐爽邁有文舉進士賢良方正書判拔萃三
中其科李德裕爲翰林學士高其才及守浙西辟署幕府擢監察御史李回任
中丞薦爲刑部郎中知雜事拜給事中德裕罷宰相出爲桂管觀察使坐吳湘
獄不能直冤貶循州刺史死於官畋舉進士時年甚少有司上第籍武宗疑索
所試自省乃可奏爲宣武推官以書判拔萃擢渭南尉父喪免宣宗時白敏中
令狐絢繼當國皆怨德裕其賓客並廢斥故畋不調幾十年外更帥鎮幕府絢
去位始爲虞部員外郎右丞鄭薰誣畋罪不可任郎官出之久乃入爲刑部員
外郎劉瞻爲宰相薦授戶部郎中入翰林爲學士俄知制誥會討徐州賊龐勳
書詔紛委畋思不淹晷成文粲然無不切機要當時推之勳平以戶部侍郎進

學士承旨瞻以諫忤懿宗賜罷旼草制書多褻言韋保衡等怨之以爲附下罔
上貶梧州刺史僖宗立內徙郴絳二州以右散騎常侍召還故事兩省轉對延
英獨常侍不與旼建言宜備顧問詔可遂著於令以兵部侍郎進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故時宰相騶哄聯數坊呵止行人旼敕導者止百步禁百官僕史不得
擅至宰相府交廣邕南兵舊取嶺北五道米往餉之船多敗沒旼請以嶺南鹽
鐵委廣州節度使韋荷歲煮海取鹽直四十萬緡市虔吉米以贍安南罷荆洪
等漕役軍食遂饒後以王師甫爲嶺南供軍副使師甫請兼總兵而歲加獻錢
二十萬緡旼曰荷且有功而師甫以利啖朝廷謀奪其兵不可罷之再遷門下
侍郎封滎陽郡侯以星變求去位不許乾符六年黃巢勢寢威據安南騰書求
天平節度使帝令羣臣議咸請假節以紓難旼欲因授嶺南節度使而盧攜方
倚高駢使立功乃曰駢才略無雙淮南天下勁兵又諸道之師方至叢爾賊奈
何捨之令四方解體邪旼曰不然巢之亂本於饑其衆以利合故能興江淮根
蔓天下國家久平士忘戰所在閉壘不敢出如以恩釋罪使及歲豐其下思歸

衆一離巢卽机上肉耳法謂不戰而屈人兵也今不伐以謀而怖以兵恐天下憂未艾也僕射于琮言南海以寶產富天下如與賊國藏竭矣天子內亦屬駢乃然攜議畋曰安危屬吾等而公倚淮南用兵吾不知所稅駕會駢奏南蠻方彊請如西戎以公主下嫁攜又議從之畋以爲損國威靈不可卽抗論至相詬嫚攜怒拂衣去裾屨於硯因抵之帝以大臣爭口語無以示百官乃俱罷以畋爲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俄召拜吏部尙書明年爲鳳翔隴西節度使募銳兵五百號疾雷將境中盜不敢發發輒得會巢陷東都遣兵戍京師以家財勞行妻自絰戎衣給戰士帝出梁洋畋上謁斜谷泣曰將相悞國臣請死以懲無狀帝勞遣之且曰公謹扼賊衝無令得西向畋曰方艱虞時事有機急不可中覆請便宜從事臣當以死報國帝曰利社稷無不可畋還蒐士卒繕器械濬城隍使於梁者道相屬俄而賊使至諸將皆欲附賊畋開諭不可卽悉出金帛請得脫身去復不聽而使以僞赦令示軍中乃去明日詔使至畋召監軍袁敬柔以逆順曉諸將乃聽命刺血以盟畋遣子凝績從帝有詔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賊

將又至畋斬于軍餘黨數百人皆捕誅之遷檢校尙書右僕射西面行營都統
軍中承制除拜乃以前靈武節度使唐弘夫爲行軍司馬中和元年賊將王璠
率衆三萬來攻畋使弘夫設伏以待璠內輕畋儒柔縱步騎鼓而前畋以銳卒
數千當賊疏陣而多旗幟乘高伐鼓賊不測衆寡陣未整伏發衆皆囂日暮軍
四合鏖戰龍尾坡殺賊二萬級積尸數十里多獲鎧仗璠遁去禽璠子斬之威
動京師時諸鎮兵在寰內尙數萬無所歸畋招來之厚加慰結乃與涇原程宗
楚秦州仇公遇鄜延李孝恭夏州拓拔思恭約盟傳檄天下時王命不出劍門
四方謂王室微不能復興及畋檄至遠近咸聳各治兵思立功奔問行在巢大
懼不敢西謀當此時微畋天子幾殆帝聞捷曰朕知畋不盡儒者之勇乃爾弘
夫取咸陽以桴濟兵渭水賊伏甲僞走弘夫與宗楚乘勝入都門爲賊所覆畋
數勅無輕進二人不聽果敗以鄜夏兵屯東渭橋再進司空兼門下侍郎京城
四面行營都統賜御袍犀帶拜而不賀行軍司馬李昌言者屯興平遣麾下求
爲南面都統輒引兵趨府畋不意見襲登城好語曰吾方入朝公能戢兵愛人

爲國滅賊乎能則守此矣遂委軍去昌言自爲留後衛畋出境旣半道內慚負
卽辭疾詔授太子少傅分司東都便醫於興元明年召至行在以王鐸將兵復
拜畋司空門下侍郎平章事軍務一以咨決興州戍將孫鄴坐賊抵死畋奏言
方關輔失守鄴護襁斜有功請免死陳秋兒保嵯峨山拒賊農不廢耕請以檢
校散騎常侍隸奉天軍制皆可舊制使府校書郎以上滿三歲遷監察御史裏
行至大夫常侍滿三十月遷雖節度兼宰相亦不敢越自軍興有歲內數遷者
畋以爲不可請行營節度絲裏行至大夫許滿二十月遷校書郎以上滿二歲
乃奏非軍興者如故事從之時田令孜恃權有所干請畋不應陳敬瑄欲以官
品居宰相上畋曰外宰相安得論品乎卒不肯處其下令孜敬瑄內常銜之賊
平帝將還而李昌言自以襲畋而奪之鎮今畋當國內不喜故三人相結而遣
客上畋過谷帝得其情不許畋乃引疾去位入見帝曰乘輿東還絲大散關幸
鳳翔供張頓峙一委昌言乃可安臣若以宰相從彼且猜阻非所以靖反側也
請以散官養疾或羣臣有疑願出臣章示之使知天子於臣無纖芥者帝以其

誠乃授檢校司徒太子太保罷政事以凝績爲壁州刺史留養徙龍州卒年六十三贈太尉後帝思畋忠力又贈太傅凝績數歲亦卒始李茂貞以博野裨將戍奉天畋召隸麾下委以游邏厚禮之茂貞感其飾擢及畋還葬鄭表爲請謚曰文昭天復初與李思恭配饗僖宗廟廷又贈宗楚弘夫官畋爲人仁恕姿采如峙玉凡與布衣交至貴無少易鄭穀者薰子也方畋秉政擢爲給事中至侍郎其損怨類如此巢之難先諸軍破賊雖功不終而還相天子坐籌帷幄終能復國云

王鐸字昭範宰相播昆弟子也會昌初擢進士第累遷右補闕集賢殿直學士白敏中辟署西川幕府咸通後仕寢顯歷中書舍人禮部侍郎所取多才實士爲世稱挹拜御史中丞以戶部侍郎判度支十二年絲禮部尙書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加門下侍郎尙書左僕射超拜司徒韋保衡緣恩倖輔政始由鐸得進士故謹事之雖竊政權將大斥不附者病鐸持其事不得肆搢紳賴焉鐸亦上疏祈解乃以檢校左僕射出爲宣武節度使僖宗初以左僕射召始鐸當國

練制度智慮周密時論推允會河南盜起天下跋鐸入輔又鄭畋數言其賢復拜門下侍郎平章事乾符六年賊破江陵宋威無功諸將觀望不進天下大震朝廷議置統帥鐸因請自率諸將督羣盜帝卽以鐸爲侍中荆南節度使諸道行營都統封晉國公綏納流冗益募軍完器鎧武備張設李係者西平王晟諸孫敏辯善言兵然中無有鐸信之舉爲將分精兵使守湖南俄而賊捨廣州鼓而北係望風未戰輒潰鐸退營襄陽於是以高駢代之貶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未幾召拜太子少師從天子入蜀拜司徒門下侍郎平章事加侍中復以太子太保平章事是時誅討大計悉屬駢駢內幸多難數偃蹇而外逗撓鐸感慨王室每入對必噫嗚流涕固請行時中和二年也乃以檢校司徒中書令爲義成節度使諸道行營都統判延資戶部租庸等使於是表崔安潛自副鄭昌圖裴贄裴樞王搏等在幕府以周岌王重榮諸葛爽康寶安師儒時溥六節度爲將佐而中尉西門思恭爲監軍率衛兵泊梁蜀師三萬壁整屋移檄天下先是諸將雖環賊莫肯先及鐸檄至號令殷然士氣皆起爭欲破賊故巢戰數蹙官人

田令孜策賊必破欲使功出于己乃構鐸於帝罷爲檢校司徒以義成節度還屯鐸功危就而讒見奪然卒因其勢困賊後數月復京師策勳居關東諸鎮第一四年徙義昌節度使鐸世貴出入裘馬鮮明妾侍且衆過魏樂彥禎子從訓心利之李山甫者數舉進士被黜依魏幕府內樂禍且怨中朝大臣導從訓以詭謀使伏兵高雞泊劫之鐸及家屬吏佐三百餘人皆遇害朝廷微弱不能治其冤天下痛之

弟鐸累官汝州刺史乾符中王仙芝來攻鐸拒之自督勇士與別將董漢勳守南北門城陷漢勳力戰死鐸貶韶州司馬終太子賓客

王徽字昭文京兆人第進士授校書郎沈詢判度支徐商領鹽鐵皆辟署使府始宣宗詔宰相選可尙主者或以徽聞徽本澹聲利聞不喜往見宰相劉瑑曰徽年過四十又多病不應在選瑑爲言乃罷從令狐綯署宣武淮南掌書記召授右拾遺書二十餘上言無回忌公議浩然歸重徐商罷政事守江陵心欲表徽在幕府恐其不樂外忍不言徽自往曰公知徽安得不從商大喜表爲殿中

侍御史署節度府判官御史中丞高湜薦知雜事進考功員外郎故事考簿以朱注上下爲殿最歲久易漫吏輒竄易爲姦徽始用墨遂絕妄欺擢翰林學士廣明元年盧攜罷宰相以徽爲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日黃巢入關僖宗西狩冒夜出徽與崔沆豆盧瑑僕射于琮詰朝乃知追帝不及墮崖樾間爲賊所執迫還將汙以官徽陽瘖不答以刃環脅卒不動賊令歸第使醫護視久之守者懈乃奔河中裂縑書章遣人間走蜀詔拜兵部尙書京城四面宣慰催陣使昭義高潯與賊戰石橋敗績其將劉廣擅還據潞州別將孟方立殺廣因取邢洛磁三州貳于己昭義所隸唯澤一州帝以兵部侍郎鄭昌圖權守潞士心多附方立昌圖不能制朝議以大臣鎮撫卽授徽檢校尙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領昭義節度使是時李克用亦爭澤潞徽商朝廷力未能以兵抗之奉表固辭詔可更爲諸道租庸供軍使因說行營都監楊復光請赦沙陀罪令赴難其夏沙陀會諸軍遂平京師徽助爲多遷右僕射大亂之後宮觀焚殘園陵皆發掘鞠爲丘莽乘輿未有東意詔徽充大明宮留守京畿安撫制置

脩奉使徽外調兵食內撫綏流亡踰年稍稍完聚興復殿寢裁制有宜卽奉表請帝東還又進檢校司空御史大夫仍權京兆尹宦要家爭遣人治第侵冒齊民訟訴滿前徽不屈勢倖一平以法繇是爲帝左右所憎以其黨薛杞爲少尹輕其權杞方居喪徽奏止不使到府衆忿共譖罷徽令赴行在俄授太子少師徽遂移疾河中滿百日免帝還京師復申前授稱疾不任奉謁宰相疾其怨望貶集州刺史會帝避沙陀出次寶雞帝念徽無罪拜吏部尙書封琅邪郡侯未行而嗣襄王煜作亂帝進次漢中煜逼召徽以疴廢自言及煜僭號迫羣臣作誓牒徽託手弱卒不肯署煜平帝至鳳翔召徽爲御史大夫固辭足痺復拜太子少師昭宗立見便殿進對詳洽帝顧宰相曰徽神氣尙彊可用乃復授吏部尙書是時銓選失序吏肆爲姦補調重複不可檢徽爲手籍一驗實之遂無姦滯進右僕射大順元年卒贈司空諡曰貞譜言其先本魏諸公子秦滅魏至漢徙關中霸陵以其故王家爲王氏十世祖罷仕周爲同州刺史死葬咸陽鳳政原子孫因家杜陵曾祖擇從昆第四人曰易從朋從言從皆擢進士第至鳳閣

舍人者三人故號鳳閣王氏自是訖大中時登進士者十八人位臺省牧守者三十餘人徽有雅望拜宰相一日而京師亂故其設施無可道者

韋昭度字正紀京兆人擢進士第踐歷華近累遷中書舍人僖宗西狩以兵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從未幾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還京授司空再狩山南還次鳳翔李昌符亂與倉卒昭度質家族於禁軍誓共討賊士感動乃平昌符遷太保兼侍中昭宗卽位守中書令封岐國公閬州刺史王建攻陳敬瑄於成都以昭度爲西川節度使敬瑄不內詔東川顧彥朗與建合兵以討拜昭度兼行營招撫使乃建幢節行城下諭其衆曰毋久閉壘敬瑄遣人詈曰鐵券先帝所命若何違之淹半歲始拔漢州建給昭度曰公暴師遠出事蠻夷地方山東兵連禍結朝廷不能治腹心疾也宜亟還定之敬瑄小醜當責建等可辦昭度信之請還未半道建以重兵守劍門急攻成都囚敬瑄自稱留後罷昭度爲東都留守杜讓能旣被害以司徒門下侍郎復爲平章事進太傅王行瑜求爲尙書令昭度建言太宗由是卽位後人臣無復拜者郭子儀有大功嘗授之固辭免

況行瑜乎乃更號尙父行瑜怨會用李磈輔政而崔昭緯密語行瑜曰前公已爲尙書令昭度持不可今又引礮叶力此姦人務立黨與惑上聽恐事復有如杜太尉時行瑜乃與李茂貞數上書譏詆朝政昭度懼稱疾罷爲太傅致仕行瑜茂貞韓建聯兵至關下言昭度伐蜀失謀請貶之未及報而行瑜收昭度於都亭驛殺之天子不得已下詔暴其罪行瑜誅乃追復官爵許其家收葬贈太尉

張濬字禹川本河間人性通脫無檢汎知書史喜高論士友擯薄之不得志乃羸服屏居金鳳山學從橫術以捭闔干時樞密使楊復恭遇之以處士薦爲太常博士進度支員外郎黃巢之亂稱疾挾其母走商山僖宗西出衛士食不給漢陰令李康獻糗餌數百馱士皆厭給帝異之曰爾乃及是乎對曰臣安知爲此張濬教臣也乃急召濬至行在再進諫議大夫宰相王鐸任行營都統奏署都統判官時王敬武在平盧軍最彊累召不肯應濬往說之而敬武已臣賊不迎使者濬責之曰公爲天子守藩今使者齎詔至不北面俯伏而敢侮慢公乃

未識君臣大分何以長吏民哉敬武愕貽愧謝濬宣詔已士按兵默默濬召將
佐至鞠場倡言忠義之士當審利害黃巢販鹽虜耳捨天子而臣之何利耶今
諸侯勤王者踵相接公等據一州以觀成敗後賊平將安往誠能此時共誅大
盜迎天子功名富貴可反手而取吾憐公等捨安而蹈危也諸將雜然曰諫議
語是敬武卽引軍從濬西擢濬爲會軍使賊平以戶部侍郎判度支後再狩山
南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判度支濬始繇復恭進復恭中失權更依田令孜
故復恭銜之及爲中尉數被離間昭宗卽位復恭恃援立功專任事帝稍不平
當時多言濬有方略善處大計乃復見委信嘗問致治之要對曰在疆兵兵疆
天下服矣天子繇是甘心於武功後與論古今事濬輒曰漢晉之遠無可道陛
下春秋鼎富天資英特內偏宦臣外迫疆臣故不能安此臣所以痛心而泣血
也是時朱全忠威振關東而安居受殺李克恭以潞州歸全忠全忠乃與幽州
李匡威雲州赫連鐸上言先帝幸梁繇李克用與朱玖連和請舉兵誅之願帥
兵爲掎角帝詔文武四品以上議皆言王室未寧雖得太原猶非所有濬固爭

先帝時身播屯亂蓋克用全忠不相下也請因其弱討之斷兩雄勢帝曰平巢克用功第一今乘危伐之天下其謂我何久不決孔緯曰濬言萬世之利陛下所顧一時事爾臣見師度河賊必破今軍中費尙足支數年幸聽勿疑既濬緯相倡和帝乃決出師詔濬爲河東行營兵馬招討制置使京兆尹孫揆爲昭義節度使副之韓建爲供軍使以全忠匡威鐸並爲招討使樞密使駱全誣爲行營都監以汴甲三千爲帳下發五十二軍邠寧鄜夏雜虜合五萬帝置酒安喜樓臨饒濬飲酣泣下曰陛下偏於賊臣願以死除之復恭聞不懌率中尉等錢長樂坂以酒屬濬濬不肯舉是役也濬外幸成功而內制復恭故銜之先是汴華邠岐兵絕河會平陽汴將朱崇節已戍潞濬慮汴人遂據有之乃令揆分兵趨潞以中人韓歸範持節護送至軍會太原將李存孝方攻潞揆至長子爲存孝所禽汴人亦棄城去濬次陰地關諸軍壁平陽存孝擊之皆大北委仗械去濬斂衆夜遁比明軍失大半存孝進掠晉絳慈隰其鋒甚盛濬間道出王屋奔河清桴而濟麾下略盡全誣飲藥死建遁去克用上書請罪其辭悖慢因韓歸

範以聞朝廷震動卽日下詔罷濬爲武昌軍節度使三貶繡州司戶參軍全忠
爲申請詔聽使便濬乃至藍田依韓建及韋昭度死復用緯爲宰相故濬亦拜
兵部尙書領天下租庸使將復用克用上言若朝以濬爲相暮請以兵見乃止
乾寧中罷使拜尙書右僕射上疏乞骸骨遷左僕射致仕居洛長水墅雖自屏
處然朝廷得失時時言之劉季述亂濬徒步入洛泣諭張全義并致書諸藩請
謀王室之難王師範起兵青州欲取濬爲謀主不克全忠脅帝東遷濬聞曰乘
輿卜洛則大事去矣蓋知其將篡也全忠畏濬構宅鎮兵使全義遣牙將如盜
者夜圍墅殺之屠其家百餘人實天復二年十二月始濬素厚永寧史葉彥彥
知其謀以告濬子格濬度不免父子相持泣曰留則俱死不如去以存吾嗣格
拜而辭彥率士三十人送之泝漢入蜀後事王建少子播間道走淮南依楊行
密時行密得承制除拜播請每除吏必紫極宮玄宗像前致制誥于按乃出之
示不忘朝廷且欲雪家冤而不克終廣陵

贊曰唐之季嗣君暗庸天穢其德久矣織人柄朝靡謀不乖如畋鐸皆社稷之

才當大過之世爲天下倡扶支王室幾致中興俄而爲逆豎亂宦所乘功業無所成就濬以亂止亂悖繆厥心悲夫

唐書卷一百八十五